

新 中 學 文 庫  
唐 宋 傳 奇 選

盧 冀 野 選 註



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

舊



中 國 學 文 補 充 讀 本

第 一 集

唐 宋 傳 奇 選

盧 冀 野 選 註



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



## 導言

## (一)

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上說：「尹師魯初見范文正岳陽樓記，曰：『傳奇體』耳……」「什麼叫做『傳奇體』？」要讀這一本唐宋傳奇選，必先解決這一箇問題。雖然，唐是集傳奇文大成的時代，宋是模擬傳奇文成功的時代；要追本窮源，卻還要從中國初有「小說」時說起。

「小說」這名詞在李善文選註所引桓譚新論上的話：「小說家合殘叢小語，近取譬喻，以作短書；治身理家，有可觀之辭。」與後來小說的意義略似。漢書藝文志載小說十五家，千三百八十篇。班固說：「小說家者流，蓋出於稗官，街談巷語，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。」孔子曰：「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，致遠恐泥。」是以君子弗爲也，然亦弗滅也，閭里小知者之所及，亦使綴而不忘，如或一言而采，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。」一直到唐代長孫無忌等修隋書，於經籍志分經史子集四部，列小說於子部，



記載談笑應對，敘藝術器物游樂，都屬小說，所論小說的話，仍襲漢書藝文志：「小說者，街談巷語之說也。」傳載輿人之頌，詩美詢於芻蕘，古者聖人在上，史爲書、瞽爲詩、工誦箴諫，大夫規誨，士傳言而庶人謗；孟春，徇木鐸以求歌謠，巡省，觀人詩以知風俗；過則正之，失則改之，道聽塗說，靡不畢紀，周官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，道方慝以詔避忌，而職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，誦四方之傳道而觀其衣物是也。孔子曰：「雖小道，必有可觀者焉，致遠恐泥。」這裏「工誦箴諫」四字，正是小說的「作意」，我們要了解中國小說的產生，也是爲著與政教相輔而行的。

說到小說的分類，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，分爲六類：

- 一曰「志怪」：搜神、述異、宣室、酉陽之類是也。
- 一曰「傳奇」：飛燕、太真、崔鶯、霍玉之類是也。
- 一曰「雜錄」：世說、語林、瑣言、因話之類是也。
- 一曰「叢談」：容齋、夢溪、東谷、道山之類是也。
- 一曰「辯訂」：鼠璞、雞肋、資暇、辯疑之類是也。

一曰「箴規」家訓、世範、勸善、省心之類是也。

胡氏將「傳奇」列爲小說六類之一。清紀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卻分小說作三派：

(一)西京雜記六卷。世說新語三卷……

右小說家類雜事之屬……

(二)山海經十八卷。穆天子傳六卷……

右小說家類異聞之屬……

(三)博物志十卷。述異記二卷。酉陽雜俎二十卷。續集十卷……

右小說家類瑣語之屬……

這三派裏，所謂「雜事之屬」就是六類中的「雜錄」，「異聞之屬」，「瑣語之屬」只是「志怪」類罷了。前面那些「叢談」、「辯訂」、「箴規」三類改到雜家去了。傳奇一類，紀氏未著錄。實際上「叢談」等歸於雜家頗有意義，而雜錄、異聞、瑣語也未能盡「小說家」以今日眼光看來，只有「傳奇」最富有「小說的作意」。原來「傳奇」中涉及神仙詭譎之事，能包含異聞、瑣語；所寫

器物衣飾，雋言名句，也可概括雜事，更有工簡箴諫的價值。中國正式之有小說，當然以「傳奇」爲代表了。

(二)

「傳奇」在小說中是體裁的名稱，同時也是另一類型的散文，所以有稱爲「傳奇體」的，也有稱爲「傳奇文」的。爲什麼在唐代集其大成呢？宋趙彥衛在雲麓漫鈔上說得很明白：「唐世舉人先藉當世顯人以姓名達諸主司，然後投獻所業，踰數日又投謂之溫卷。如幽怪錄傳奇等皆是。蓋此等文備衆體，可見史才、詩筆、議論。」當時所謂「行卷」，這與進士們用所作詩爲贄是一樣的。這又正如元人以雜劇試士，同樣以政治的力量幫助文體的發達。

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三十六卷說：「變異之談，盛於六朝，然多是傳錄舛訛，未必盡幻設語，至唐人乃作意好奇，假小說以寄筆端。」這是說明設意去創造小說的，是自唐人這種傳奇文開始。據現存的材料，王度的古鏡記是作於隋唐之間的。唐初不知何人作了補江總白猿傳，說歐陽純妻



被一猿掠去，歸後生子詢，絕肖獼猴，假傳奇以誣讎時人，這種風氣便日益昌盛了。在武后朝，有陸澤人張鷟字文成的遊仙窟，中國雖然久已失傳，但在日本現在仍還保存着，日本文學之士沒有不讀遊仙窟的，相傳紫式部的源氏物語還是受此書的影響，可是中國後來卻沒有刻意去模仿他的。（以上這幾家的作品，本書悉未入選；但敍起「傳奇史」來，我們卻不可不知道。）

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第九篇：「傳奇諸作者中，有特有關係者二人：其一，所作不多而影響甚大，名亦甚盛者，曰元稹；其二，多所著作，影響亦甚大，而名不甚彰者，曰李公佐。」所謂影響，或者是指傳奇給與後來平話、戲曲的題材而言。這於傳奇文的本身關係尙小，若就傳奇文言之，在開元天寶以後，是最蔚盛的時期。大歷中的沈沅濟，太和中的沈亞之，貞元中的陳鴻，白行簡；以及李朝威許堯佐柳珪、蔣防、杜光庭、薛調（以上諸家傳略另見。）皇甫枚、房千里等，皆是重要的作家。日本鹽谷溫就傳奇性質分爲四類：

（一）別傳（史外的逸聞）

如：海山記 迷樓記 開河記 李衛公別傳 李林甫外傳 高力士傳 梅妃傳 長恨歌

傳 太真外傳。

(二) 劍俠 (俠男、俠女的武勇談。)

如：虬髯客傳 紅線傳 劉無雙傳 劍俠傳。

(三) 豔情 (佳人才士的豔情故事。)

如：霍小玉傳 李娃傳 章臺柳傳 會真記 遊仙窟。

(四) 神怪 (神仙、道釋、妖怪談。)

如：柳毅傳 杜子春傳 南柯記 枕中記 非煙傳 離魂記。

(鹽谷溫所根據是唐人說蒼，有許多篇名，是後來改訂的。例如章臺柳傳就是柳氏傳。) 此種四類分法，頗不洽當。例如「神怪」中大都同是「豔情」，而「豔情」中亦有涉及神話的，豈可列爲兩類！別傳亦多非史實，或涉豔情，或涉劍俠，亦不應獨立。

我的意見，傳奇制作有全虛（憑空捏造的事實，）與半實（依託史事）之別。題材有兒女與豪俠之別，文字有綺豔與樸質之別，情調有諷刺與直敘之別。我們可由形式與內容加以此等的區

分，以便於研究。

至於蒼萃傳奇文爲一集者，如牛僧孺的玄怪錄、李復言的續玄怪錄、牛肅的紀聞、薛用弱的集異記、袁郊的甘澤謠、裴鉞的傳奇、皇甫枚的三水小牘。大都散在宋初所修太平廣記裏，輯錄成編者亦不少。所以治傳奇文又可分「單篇」與「專著」二類。

研究傳奇文的方法，以我所見，可分三種：

一、欣賞 這指文字方面而言，例如描寫老人、男子、婦女、釋道等人物之狀貌與個性歡喜、愁歎、壯烈等情態，以及造句、謀篇的技術，這使你不獨明瞭傳奇的體製，亦可見唐人對於散文的工力。

二、考訂 這指內容方面而言，例如「半實」的題材與史實不合之處何在？文中涉及地理部分；以至所記器物、服飾、風俗等等，這使你不獨了解這文學的作品，而且供給不少史料。至於從此篇的故事，演爲戲曲或其他文體，今人頗注視，其實參考這故事本身的演變，是另外的一件事。

三、校勘 這指版本而言，一文的標題、字句、作者姓名，有許多歧見的。我們根據太平廣記、道藏、文苑英華、太平御覽、資治通鑑考異、太平寰宇記、明鈔本說郛、顧氏文房小說、全唐文、古今逸史、說海、

五朝小說、歷代小史、清人的正續說郛、龍威秘書、唐人說蒼及唐人專集小說諸書，或據「引文」而校原文，或以「異文」而求一是。使擅改的篇名，妄題的作者，得以真面目示來者。不獨增加自己的興趣，且有益於人。至於從諸書輯出一家之專集，這種「輯佚」工作，也頗有道理，不再另列。

(三)

宋代在小說上的貢獻，是以俚語所寫的「平話」，雖然也有不少傳奇作家，但是規撫唐人的。魯迅評云：「宋一代文人之爲志怪，既平實而乏文彩，其傳奇又多託往事而避近聞，擬古且遠不逮，更無獨創之可言矣。」論起「託往事」來，傳奇本多此例，宋之託唐，與唐之託隋何異？而出之平實的筆調，所以便不見有生氣了。我們要不讀宋人傳奇，就不知唐人傳奇之可貴。所以仍選錄若干篇。

從唐入宋的作者，是徐鉉翁婿。徐鉉在唐時已作志怪，二十年之功積成稽神錄六卷。他的女婿吳淑，有江淮異人錄三卷。此外如張君房的乘異記、（咸平元年序）張師正的括異志、聶田的祖異

志、(康定元年序)秦再思的洛中紀異、畢仲詢的幕府燕閒錄、(元豐初年作的)皆是一種志怪的作品。宋代本容釋道思想，所以巫鬼之談，好處都有材料。南宋郭象(字次象，歷陽人)有睽車志五卷，最有名而卷帙最多的是洪邁(字景盧，鄱陽人)的夷堅志四百二十卷。

重要的傳奇文家，恐要數秦醇了。他的作品，今存四篇：一、趙飛燕別傳、二、驪山記、三、溫泉記、四、譚意歌傳。極力學唐人，但文辭不免蕪劣。樂史的綠珠傳，楊太真外傳上下，也與他相同；雖間有好語，全篇惜不相稱。不知作者的有大業拾遺記、(假託唐顏師古撰)開河記、迷樓記、海山記、(託唐韓鍾撰)都雜俎語，漸有變為話本的傾向。梅妃傳(託唐曹鄴撰)魯迅謂是南宋人作。唐人喜談本朝的明皇，宋人喜談隋煬帝、(如大業拾遺記、開河記、迷樓記、海山記皆是)宋人自不能如唐人之親切有味，加以傳奇文體需要濃至之文，而宋諸家皆出之枯澀，更為減色。

宋話本以後，要數元人的一章回體，「傳奇文的命運漸斷了，明初如瞿佑的剪燈新話，李禎的剪燈餘話刊行後，一時倣效者多，尙不能並駕宋人，何論唐代。清代如蒲松齡的聊齋志異，雖家喻戶曉，文筆與作意比起唐人來，大不相同。此外更無足數。近人懷寧潘式的蹇安五記，恐怕是最後的一

部傳奇文集了。（鹽谷溫把鈕琇的觚賸、張潮的虞初新志、余懷的板橋雜記、陳球的燕山外史都附於傳奇文之列，這些書有的是散文選集，有的是筆記之類，那裏能算得傳奇文呢？）我們讀完了此書之後，試想一想：「傳奇體的面目究竟是一種怎樣的？」認識了他獨有的面目，自免於指鹿爲馬之誚。

（四）

除以上所說到的許多部書以外，在近人著作中可以供讀者參考的，姑列舉數種如下：

吳曾祺：舊小說。（商務印書館）

汪辟疆：唐人小說。（神州國光社）

胡倫清：傳奇小說集。（正中書局）

魯迅：唐宋傳奇集。（北新書局）

（附）稗邊小綴。

鄭振鐸：中國短篇小說集。（商務印書館）

魯迅：中國小說史略。（北新書局）

孫楷第：中國通俗小說書目。

這些都是隨時可以購得的書籍。我舊時所作讀稗偶記，現在也錄出二十五則，附於本選之末；  
管窺蠡測，塵迹臆見而已。

盧冀野二十六年六月。在暨南大學。





# 目次

## 上卷

### 唐傳奇選

|   |       |     |    |
|---|-------|-----|----|
| 一 | 枕中記   | 沈既濟 | 三  |
| 二 | 謝小娥傳  | 李公佐 | 七  |
| 三 | 廬江馮媪傳 | 李公佐 | 一〇 |
| 四 | 南柯太守傳 | 李公佐 | 一二 |
| 五 | 柳毅傳   | 李朝威 | 二一 |
| 六 | 霍小玉傳  | 蔣防  | 三一 |

|    |       |     |    |
|----|-------|-----|----|
| 七  | 李娃傳   | 白行簡 | 三九 |
| 八  | 長恨歌傳  | 陳鴻  | 四九 |
| 九  | 東城老父傳 | 陳鴻  | 五四 |
| 十  | 異夢錄   | 沈亞之 | 五八 |
| 十一 | 秦夢記   | 沈亞之 | 六〇 |
| 十二 | 湘中怨解  | 沈亞之 | 六三 |
| 十三 | 虬髯客傳  | 杜光庭 | 六五 |
| 十四 | 柳氏傳   | 許堯佐 | 七〇 |
| 十五 | 無雙傳   | 薛調  | 七三 |
| 十六 | 崑崙奴傳  | 裴劍  | 八〇 |
| 十七 | 嬾殘傳   | 袁郊  | 八三 |

# 下卷

## 宋傳奇選

|   |        |     |     |
|---|--------|-----|-----|
| 一 | 王榭傳    | 劉斧  | 八八  |
| 二 | 劍客記    | 張齊賢 | 九三  |
| 三 | 潘辰傳    | 吳淑  | 九六  |
| 四 | 綠珠傳    | 樂史  | 九八  |
| 五 | 楊太真外傳上 | 樂史  | 一〇三 |
| 六 | 楊太真外傳下 | 樂史  | 一一二 |
| 七 | 譚意歌傳   | 秦醇  | 一二〇 |
| 八 | 梅妃傳    | 佚名  | 一二八 |
| 九 | 李師師外傳  | 佚名  | 一三三 |

唐宋傳奇過

四

# 附錄

讀稗偶記

..... 盧前 ..... 一四一



# 唐宋傳奇選上卷

## 唐傳奇十二家計共十七篇

(一) 沈既濟，吳興武康人，一作蘇州吳人。楊炎薦其有良史才，召拜左拾遺史館修撰。德宗時，炎獲罪，貶既濟爲處州司戶參軍。著有建中實錄十卷，有枕中記任氏傳奇文二篇行世。

(二) 李公佐字顯蒙，貞元元和間人，嘗舉進士，爲鍾陵從事，有僕能詩，見全唐詩末卷。本書所錄三傳外，尚有古嶽瀆經等篇。

(三) 李朝威，隴西人。生卒仕履不詳。汪辟疆謂其掇拾傳聞，筆諸篇籍，恐亦在貞元元和之間。

(四) 蔣防，字子微，一作子徵，義興人。長慶（唐穆宗）中，以尙書司封員外郎知制誥，貶汀州刺史。尋改連州。因撰霍小玉傳著名，又有詩一卷。

(五) 白行簡，字知退，下邳人，居易之弟。貞元（唐德宗）末，登進士第，累遷至司門員外郎主

客郎中。所撰傳奇文除李娃傳外，有三夢記。

(六) 陳鴻字大亮，貞元間登太常第，始開居遂志，修大統記三十卷。官尚書主客郎中。長恨歌傳，東城老父傳外，尚有開元昇平源一卷。

(七) 沈亞之，字下賢，吳興人，元和十年進士，累進殿中丞御史內供奉。太和三年，柏耆宣慰德州，取爲判官。耆貶，亞之亦貶南康尉。嘗遊韓愈門。李賀，杜牧，李商隱，皆有一擬沈下賢詩，頗爲當時名輩所推許，有集十二卷。

(八) 杜光庭字聖賓，處州縉雲人。生於大中(唐宣宗)四年，以後唐明宗長興四年卒，年八十三。以應試未中，入天台爲道士。王建嘗賜號廣成先生。

(九) 許堯佐，康佐之弟，貞元中，舉進士第，又舉宏辭，爲太子校書郎，位諫議大夫。有文六篇載全唐文六百三十三卷中。無柳氏傳。

(十) 薛調，河中寶鼎人。美姿貌，人呼爲生菩薩，威通(唐懿宗)十一年，以戶部員外郎，加駕部郎中，充翰林承旨學士，次年，加知制誥。郭妃悅其貌，嘗曰：「駙馬盍若薛調乎？」後，暴卒，或謂鳩死，

年四十三

(十一)裴鏘，鏘一作鉏，咸通中，爲高駢掌書記，加侍御史內供奉。乾符（唐僖宗）五年，以御史大夫，爲成都節度副使。著有傳奇三卷，長樂鄭氏輯本，見世界文庫中，太平廣記存四篇。

(十二)袁郊字之乾，蔡州朗山人，官至虢州刺史。所著甘澤謠一卷，載譎異事九章。咸通中，久雨臥疾所著，故曰甘澤謠。汪辟疆曰：「其文辭之駘宕，設想之超奇，使之馳逐於裴鏘皇甫枚之間，正未策其後先也。」（皇甫枚三水小牘，亦傳奇文集，頗易得，落選未錄。）

## 枕中記（一）

沈既濟

開元（二）七年，道士有呂翁者，得神仙術，行邯鄲（三）道中，息邸舍，攝帽弛帶，隱囊而坐，俄見旅中少年，乃盧生也。衣短褐，乘青駒，將適於田，亦止於邸中，與翁共席而坐，言笑殊暢。久之，盧生顧其衣裝敝褻，乃長歎息曰：「大丈夫生世不諧，困如是也！」翁曰：「觀子形體，無苦無恙，談諧方適，而歎其

困者何也？』生曰：『吾此苟生耳，何適之謂？』翁曰：『此不謂適，而何謂適？』答曰：『士之生世，當建功樹名，出將入相，列鼎而食，選聲而聽，使族益昌而家益肥，然後可以言適乎？吾嘗志於學，富於遊藝，自惟當年青紫可拾，（四）今已壯適，猶勤畎畝，非困而何？』言訖，目昏思寐。

時主人方蒸黍，翁乃探囊中枕以授之，曰：『子枕吾枕，當令子榮適如志。』其枕青蘘，而竅其兩端。生俛首就之，見其竅漸大，明朗，乃舉身而入。遂至其家，數月，娶清河崔氏女。女容甚麗，生資愈厚，生大悅，由是衣裝服馭，日益鮮盛。明年，舉進士，登第，釋褐祕校，應制，轉渭南尉；俄遷監察御史，轉起居舍人，知制誥。三載，出典同州，（五）遷陝牧，生性好上功，自陝西鑿河八十里，以濟不通，邦人利之，刻石紀德。移節汴州，（六）領河南道採訪使，徵爲京兆尹。是歲，神武皇帝方事戎狄，恢宏土宇，會吐番（七）悉抹邏及燭龍莽布支攻陷瓜沙，而節度使王君奭新被殺，河湟（八）震動。帝思將帥之才，遂除生御史中丞，河西道節度。大破戎虜，斬首七千級，開地九百里，築三大城以遮要害。邊人立石於居延山（九）以頌之。歸朝冊勳，恩禮極盛。轉吏部侍郎，遷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，時望清重，羣情翕習，大爲時宰所忌，以飛語中之，貶爲端州刺史。三年，徵爲常侍。未幾，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與蕭中令嵩，裴侍中光庭同



執大政十餘年，嘉謨密令，一日三接，獻替啓沃，（一〇）號爲賢相。同列害之，（一一）復誣與邊將交結，所圖不軌。制下獄。府吏引從至其門而急收之。生惶駭不測，謂妻子曰：「吾家山東，有良田五頃，足以禦寒餒，何苦求祿而令及此。思衣短褐，乘青駒，行邯鄲道中，不可得也。」引刃自刎，其妻救之，獲免。其罹者皆死，獨生爲中官保之，減罪死，投驩州。數年，帝知冤，復追爲中書令，封燕國公，恩旨殊異，生五子：儉、傳、位、侗、倚，皆有才器。儉進士登第，爲考功員外；傳爲侍御史，位爲太常丞；侗爲萬年尉；倚最賢，年二十八，爲左襄。其姻媾皆天下望族。有孫十餘人。兩竄荒徼，再登令鉉，出入中外，迴翔臺閣，五十餘年，崇盛赫奕。性頗奢蕩，甚好伏樂，後庭聲色，皆第一綺麗。前後賜良田、甲第、佳人、名馬，不可勝數。後年漸衰邁，屢乞骸骨，不許。病，中人候問，相踵於道，名醫上藥，無不至焉。將歿，上疏曰：「臣本山東諸生，以田圃爲娛。偶逢聖運，得列官敍。過蒙殊獎，特秩鴻私，出擁節旌，入昇台輔，周旋中外，綿歷歲時。有忝天恩，無裨聖化。負乘（一二）貽寇，履薄（一三）增憂，日懼一日，不知老至。今年逾八十，位極三事，（一四）鐘漏並歇，（一五）筋骸俱耄，彌留沈頓，待時益盡。顧無成效，上答休明，（一六）空負深恩，永辭聖代，無任感戀之至。謹奉表陳謝。」詔曰：「卿以俊德，作朕元輔，出擁藩翰，入贊雍熙。昇平二紀，（一七）

實卿所賴。比嬰疾疹，日謂痊平，豈斯沈痼，良用憫惻。今令驃騎大將軍高力士就第候省。其勉加鍼石，爲予自愛。猶冀無妄，（一八）期於有瘳。」是夕，薨。

盧生欠伸而悟，見其身方偃於邸舍，呂翁坐其旁，主人蒸黍未熟，觸類如故。生蹶然而興，曰：「豈其夢寐也！」翁謂生曰：「人生之適，亦如是矣。」生憮然良久，謝曰：「夫寵辱之道，窮達之運，得喪之理，死生之情，盡知之矣。此先生所以窒吾欲。」稽首再拜而去。

- （一）枕中記見文苑英華卷八百八十三，又見太平廣記卷八十二。唐人說書作張泌撰非也。（二）開元爲唐玄宗年號，公元七一三至七七四。（三）邯鄲在今河北邯鄲縣。故城在西南十里，俗稱趙王城。（四）漢代公侯印綬用紫色，九卿青色，青紫，指官而言。（五）同州，今陝西大荔縣。（六）汴州，今河南省城。（七）吐蕃卽吐魯番，國名，在今西藏。（八）湟河謂黃河與湟水流域。（九）居延今甘肅酒泉縣邊外蒙古額濟納旗。（一〇）蔡中郎集：「智淺謀陋，無所獻替。」謂獻可替否。書：「啓乃心，沃朕心。」啓沃謂開陳善道以奉告也。（一一）同列，指同在官位者。害之，謂嫉忌也。（一二）負乘，易繫辭上：「負且乘，致寇至，負也者，小人之事也。乘也者，君子之器也。小人而乘君子之器，盜思奪之矣。」（一三）履薄，詩：「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。」有戒懼之義。（一四）古稱三公曰三事大夫。（一五）鐘漏並歇，喻人之殘年。（一六）休明，謂盛德美顯也。（一七）十二年爲一紀，二紀者二十四年也。（一八）國策：世有無妄之福，又有無妄之禍。無妄獨無望，不望而忽至也。（一九）易損：「君子以懲忿窒欲。」窒，閉塞也。閉塞人世功名富貴之欲念，是謂窒欲。

## 謝小娥傳(一)

李公佐

小娥，姓謝氏，豫章(一)人，估客女也。生八歲，喪母。嫁歷陽俠士段居貞，居貞負氣重義，交遊豪俊。小娥父畜巨產，隱名商賈間，常與段婿同舟(二)貨，往來江湖。時小娥年十四，始及笄。父與夫俱爲盜所殺，盡掠金帛。段之弟兄，謝之生姪，與童僕輩數十，悉沉於江。小娥亦傷胸折足，漂流水中，爲他船所獲，經夕而活。因流轉乞食至上元縣，依妙果寺尼淨悟之室。初，父之死也，小娥夢父謂曰：「殺我者，車中猴，門東草。」又數日，復夢其夫謂曰：「殺我者，禾中走，一日夫。」小娥不自解悟，當書此語，廣求智者辨之，歷年不能得。元和(四)八年春，余罷江西從事，扁舟東下，淹泊建業(五)登瓦官寺閣。有僧齊物者，重賢好學，與余善。因告余曰：「有孀婦名小娥者，每來寺中，示我十二字謎語，某不能辨。」余遂請齊公書於紙，乃憑檻書空，凝思默慮，坐客未倦，予悟其文。令寺童疾召小娥前至，詢訪其由。小娥嗚咽良久，乃曰：「我父及夫，皆爲賊所殺。邇後嘗夢父告曰：「殺我者，車中猴，門東草。」又夢夫告曰：「殺

我者，禾中走，一日夫。」歲久無人悟之。余曰：「若然者，吾審詳矣。殺汝父是申蘭，殺汝夫是申春。且車中猴字，去上下各一畫，是申字；又申屬猴，故曰車中猴。草下有門，門中有東，乃蘭字也。又禾中走是穿田過，亦是申字。一日夫者，夫上更一畫，下有日，是春字也。殺汝父是申蘭，殺汝夫是申春，足可明矣。」小娥慟哭再拜，書申蘭申春四字於衣中，誓將訪殺二賊，以復其冤。娥因問余姓氏官族，垂涕而去。

爾後（六），小娥便爲男子服，傭保於江湖間。歲餘，至潯陽郡，見竹戶上有紙榜子，云「召傭者。」小娥乃應召詣門，問其主，乃申蘭也。蘭引歸，娥心憤貌順，在蘭左右，甚見親愛，金帛出入之數，無不委娥。已二歲餘，竟不知娥之女人（七）也。先是謝氏之金寶錦繡衣物器具，悉掠在蘭家，小娥每執舊物，未嘗不暗泣移時。蘭與春，宗昆弟也。時春一家住大江北獨樹浦，與蘭往來密洽。蘭與春同去經月，多獲財帛而歸。每留娥與蘭妻蘭氏同守家室，酒肉衣服，給娥甚豐。或一日，春攜文鯉兼酒詣蘭，娥私歎曰：「李君精悟玄鑒，皆符夢言，此乃天啓其心，志將就矣。」是夕，蘭與春會羣賊，畢至酣飲，暨諸兇既去，春沉醉，臥於內室；蘭亦露寢於庭。小娥潛鑲春於內，抽佩刀先斷蘭首，呼號鄰人並至，春擒於內，蘭死於外，獲贓收貨，數至千萬。初，蘭春有黨數十，暗記其名，悉擒就戮。時潯陽太守張公，善其志行，爲具

其事上旌表，乃得免死。時元和十二年夏歲也。

復父夫之讐畢，歸本里，見親屬。里中豪族爭求聘，娥誓心不嫁，遂剪髮被褐，訪道於牛頭山，師事大士尼將律師。娥志堅行苦，霜春雨薪，不倦筋力。十三年四月，始受具戒於泗州開元寺，竟以小娥爲法號。(八)不忘本也。其年夏月，余始歸長安，途經泗濱，過善義寺，謁太德尼令，操戒新見者數十，淨髮鮮帔，威儀雍容，列侍師之左右。中有一尼問師曰：「此官豈非洪州李判官二十三郎者乎？」師曰：「然。」曰：「使我獲報家仇，得雪冤恥，是判官恩德也。」顧余悲泣。余不之識，詢訪其由。娥對曰：「某名小娥，頃乞食孀婦也。判官時爲辨申蘭申春二賊名字，豈不憶念乎？」余曰：「初不相記，今卽悟也。」娥因泣，具寫記申蘭申春復父夫之仇，志願相畢，經營終始艱苦之狀。小娥又謂余曰：「報判官恩，當有日矣。」豈徒然哉！嗟呼！余能辨二盜之姓名，小娥又能竟復父夫之讐冤，神道不昧，昭然可知。小娥厚貌深辭，聰敏端特，鍊指跛足，誓求真如。(九)爰自入道，衣無絮帛，齋無鹽酪，非律儀禪理，口無所言，後數日，告我歸牛頭山，扁舟汎淮，雲遊南國，不復再遇。君子曰：「誓志不捨，復父夫之仇，節也。備保雜處，不知女子，貞也。女子之行，唯貞與節，能終始全之而已。如小娥，足以儆天下逆道亂常之心，足以觀天下

貞夫孝婦之節。』余備詳前事，發明隱文，暗與冥會，符於人心。知善不錄，非春秋之義也。故作傳以旌美之。(一〇)

(一) 謝小娥傳本太平廣記三百四十三注云出異聞集。此事差爲近實，新唐書據以入列女傳。(二) 豫章今江西省。(三) 貨，謂貿易也。(四) 元和，唐憲宗年號。(五) 建業卽上文之上元縣。(六) 爾後者，自是而後也。(七) 竟不知娥之女人，此之字乃「之爲」之省文。(八) 僧尼皈依佛法後，所定名號曰法名，或法號。(九) 真如，謂佛法勝義。(一〇) 大凡唐人傳奇文，每於篇終，撰者自述其作文之意，此卽一例。

## 廬江馮媪傳(一)

李公佐

馮媪者，廬江(二)里中嗇夫(三)之婦，窮寡無子，爲鄉民賤棄。元和四年，淮楚大歉，媪遂食於舒，(四)途經牧犢墅。值風雨，止於桑下。忽見路隅一室，燈燭熒熒。(五)媪因詣求宿。見一女子，年二十餘，容服美麗。攜三歲兒，倚門悲泣。前，又見老叟與媪，據牀而坐。神氣慘戚，言語咕囁。(六)有若徵索財物，迫逐之狀。見馮媪至，叟默然捨去。女久乃止泣，入戶備餼食。理牀榻，邀媪食息焉。媪問其故。女復泣

曰：「此兒父，我之夫也。明日別娶。」媪曰：「向者二老人，何人也？於汝何求而發怒？」女曰：「我舅姑也。今嗣子別娶，徵我筐篋刀尺祭祀舊物，以授新人。我不忍與，是有斯責。」媪曰：「汝前夫何在？」女曰：「我淮陰令梁倩女，適董氏七年，有二男一女。男皆隨父，女即此也。今前邑中董江，即其人也。江官爲鄼丞，家累巨產。」發言不勝嗚咽。媪不之異；又久困寒餓，得美食甘寢，不復言。女泣至曉。媪辭去，行二十里，至桐城縣。縣東有甲第，張簾帷，具羔鴈，人物紛然，云今夕有官家禮事。媪問其郎，即董江也。媪曰：「董有妻，何更娶焉？」邑人曰：「董妻及女亡矣。」媪曰：「昨宵我遇雨，寄宿董妻梁氏舍，何得言亡？」邑人詢其處，即董妻墓也。詢其二老容貌，即董江之先父母也。董江本舒州人，里中之人皆得詳之。有告董江者，董以妖妄罪之，令部者（七）迫逐媪去。媪言於邑人，邑人皆爲感歎。是夕，董竟就婚焉。元和六年夏五月，江淮從事李公佐使至京，回次漢南，與渤海高鉞，天水趙儻，河南宇文鼎會於傳舍，宵話徵異，各盡見聞。鉞具道其事，公佐爲之傳。（八）

（一）馮媪傳亦見太平廣記三百四十三注，出異聞集。惟廣記無傳字。

（二）廬江，今安徽廬江縣。

（三）舊夫謂

細民也。（四）舒，即舒州，今安徽舒城縣。（五）熒熒，微光也。（六）咕囁，附耳小語聲也。（七）部者，謂主管地方

者。(八)段成式酉陽雜俎內諸舉記，謂公佐書吏王庚夜行遇冥官一條，與此事相類。此傳雖屬神話，寫馮媼遇鬼，而情溢言表，於梁女之悲，隱然紙背。

## 南柯太守傳(一)

李公佐

東平淳于棼，吳楚游俠之士。嗜酒使氣，不守細行。累巨產，養豪客。曾以武藝補淮南軍裨將，因使酒忤帥，斥逐落魄。(二)縱誕飲酒爲事。家住廣陵郡東十里。所居宅南有大古槐一株，枝幹修密，清陰數畝。淳于生日與羣豪，大飲其下。

貞元七年九月，因沈醉致疾。時二友人於坐扶生歸家，臥於堂東廡之下。二友謂生曰：『子其寢矣！余將秣馬濯足，俟子小愈而去。』生解巾就枕，昏然忽忽，髣髴若夢見二紫衣使者，跪拜生曰：『槐安國王遣小臣致命奉邀。』生不覺下榻整衣，隨二使至門。見青油小車，駕以四牡，左右從者七八，扶生上車，出大戶，指古槐穴而去。使者即驅入穴中。生意頗甚異之，不敢致問。



忽見山川風候草木道路，與人世甚殊。前行數十里，有郭郭城堞。車輿人物，不絕於路。生左右傳車者傳呼甚嚴，行者亦爭闢於左右。又入大城，朱門重樓，樓上有金書，題曰：『大槐安國。』執門者趨拜奔走。旋有一騎傳呼曰：『王以駟馬（三）遠降，令且息東華館。』因前導而去。俄見一門洞開，生降車而入。彩檻雕楹，華木珍果，列植於庭下；几案茵褥，簾幃殺膳，陳設於庭上。生心甚自悅。復有呼曰：『右相且至。』生降階祇奉。有一人紫衣象簡前趨，賓主之儀敬盡焉。右相曰：『寡君不以敵國遠僻，奉迎君子，託以姻親。』生曰：『某以賤劣之軀，豈敢是望。』

右相因請生同詣其所。行可百步，入朱門，矛戟斧鉞，布列左右，軍吏數百，辟易（四）道側。生有平生酒徒周弁者，亦趨其中。生私心悅之，不敢前問。右相引生升廣殿。御衛嚴肅，若至尊之所。見一人長大端嚴，居正位，衣素練服，簪朱華冠。生戰慄，不敢仰視。左右侍者令生拜。王曰：『前奉賢尊命，不棄小國，許令次女瑤芳，奉事君子。』生但俯伏而已，不敢致詞。玉曰：『且就賓宇，續造儀式。』有旨，右相亦與生偕還館舍，生思念之意，以爲父在邊將，因歿虜中，不知存亡。將謂父北蕃交遜，而致茲事，心甚迷惑，不知其由。

是夕，羔雁。(五)幣帛，威容儀度，妓樂絲竹，殽膳燈燭，車騎禮物之用，無不咸備。有羣女，或稱華陽姑，或稱青溪姑，或稱上仙子，或稱下仙子，若是者數輩。皆侍從數千，冠翠鳳冠，衣金霞帔，綵碧金鈿，目不可視。遨遊戲樂，往來其門，爭以淳于郎爲戲弄。風態妖麗，言詞巧豔，生莫能對。

復有一女謂生曰：「昨上巳日，吾從靈芝夫人過禪智寺，於天竺院觀右延舞婆羅門，吾與諸女坐北牖石榻上，時君少年，亦解騎來看。君獨強來親洽，言調笑謔。吾與窮英妹結絳巾，拄於竹枝上，君獨不憶念之乎？又七月十六日，吾於孝感寺悟上真子，聽契玄法師講觀音經。吾於講下捨金鳳釵兩隻，上真子捨水犀合子一枚。時君亦講筵中於師處請釵合視之。賞歎再三，嗟異良久。顧余輩曰：「人之與物，皆非世間所有。」或問吾民，或訪吾里，吾亦不答。情意戀戀，矚盼不捨。君豈不思念之乎？」生曰：「中心藏之，何日忘之。」(六)羣女曰：「不意今日與君爲眷屬。」

復有三人，冠帶甚偉，前拜生曰：「奉命爲駙馬相者。」可一人與生且故。生指曰：「子非馮翊田子華乎？」田曰：「然。」生前執手敘舊久之。生謂曰：「子何以居此？」子華曰：「吾放遊，獲受知於右相武成侯段公，因以棲託。」生復問曰：「周弁在此，知之乎？」子華曰：「周生，貴人也。職爲司隸，權勢

甚盛。吾數蒙庇護。」言笑甚歡。

俄傳聲曰：「駙馬可進矣。」三子取劍佩冕服，更衣之。子華曰：「不意今日獲覩盛禮，無以相忘也。」有仙姬數十，奏諸異樂，宛轉清亮，曲調悽悲，非人間之所聞聽，有執燭引導者，亦數十。左右見金翠步障，彩碧玲瓏，不斷數里。生端坐車中，心意恍惚，甚不自安。田子華數言笑以解之。向者羣女姑姊，各乘鳳翼輦，亦往來其間。至一門，號「修儀宮」。羣仙姑姊亦紛然在側，令生降車輦拜，揖讓升降，一如人間。徹障去扇，見一女子，云號金枝公主。年可十四五，儼若神仙，交歡之禮，頗亦明顯。

生自爾情義日洽，榮曜日盛。出入車服，遊宴賓御，次於王者。王命生與羣寮備武衛，大獵於國西靈龜山。山阜峻秀，川澤廣遠，林樹豐茂，飛禽走獸，無不蓄之，師徒大獲，竟夕而還。

生於他日，啓王曰：「臣頃結好之日，大王云奉臣父之命。臣父頃佐邊將，用兵失利，陷沒胡中。爾來絕書信十七八歲矣。王既知所在，臣請一往拜觀。」王遽謂曰：「親家翁職守北土，信問不絕。卿但具書狀知聞，未用便去。」遂命妻致饋賀之禮，一以遣之。數夕還答。生驗書本意，皆父平生之跡，書中憶念教誨，情意委曲，皆如昔年。復問生親戚存亡，閭里興廢。復言路道乖遠，風煙阻絕，詞意悲苦，言語

哀傷。又不令生來覲，云「歲在丁丑，當與女相見。」生捧書悲咽，情不自堪。

他日，妻謂生曰：「子豈不思爲政乎？」生曰：「我放蕩不習政事。」妻曰：「卿但爲之，余當奉贊。」妻遂白於王。累日，謂生曰：「吾南柯政事不理，太守黜廢，欲藉卿才，可曲屈之，便與小女同行。」生敦授教命。王遂勅有司備太守行李，因出金玉錦繡，箱奩僕妾車馬，列於廣衢，以餞公主之行。

生少遊俠，曾不敢有望，至是甚悅。因上表曰：「臣將門餘子，素無藝術，猥當大任，必敗朝章。自悲負乘，坐致覆餗。」（七）今欲廣求賢哲，以贊不逮。伏見司隸潁川周弁，忠亮剛直，守法不回，有毗佐之器。處士馮翊田子華，清慎通變，達政化之源。二人與臣有十年之舊，備知才用，可託政事。周請署南柯司憲，田請署司農。庶使臣政績有聞，憲草不紊也。」王並依表以遣之。其夕，王與夫人餞於國南。王謂生曰：「南柯國之大郡，土地豐穰，人物豪盛，非惠政不能以治之，況有周田二贊，卿其勉之，以副國念。」夫人戒公主曰：「淳于郎性剛好酒，加之少年，爲婦之道，貴乎柔順。爾善事之，吾無憂矣。」南柯雖封境不遙，晨昏有間，（八）今日睽別，寧不沾巾。」生與妻拜首南去，登車擁騎，言笑甚歡。累夕達郡。郡有官吏，僧道，耆老，音樂，車輦，武衛，鑾鈴，爭來迎奉。人物闐咽，鐘鼓喧嘩，不絕十數里。見雉堞臺觀，佳氣鬱鬱。

入大城門。門亦有大榜，題以金字，曰『南柯郡城。』見朱軒棨戶，森然深邃，生下車省風俗，療病苦，政事委以周田，郡中大理。自守郡二十載，風化廣被，百姓歌謠，建功德碑，立生祠宇，王甚重之，賜食邑，錫爵位，居台輔。周田皆以政治著聞，遞遷大位。生有五男二女。男以門蔭授官；女亦娉於王族。榮耀顯赫，一時之盛，代莫比之。

是歲，有檀羅國者，來伐是郡。王命生練將訓師以征之。乃表周弁將兵三萬，以拒賊之衆於瑤臺城。弁剛勇輕敵，師徒敗績，弁單騎裸身潛逃。夜歸城，賊亦收輜重鎧甲而還。生因囚弁以請罪。王並捨之。是月，司憲周弁疽發背，卒。生妻公主遘疾，旬日又薨。生因請罷郡，護喪赴國。王許之。便以司農田子華行南柯太守事。生哀慟發引，威儀在途，男女叫號，人吏奠饌，攀轅遮道者不可勝數。遂達於國。王與夫人素衣哭於郊，候靈輿之至。諡公主曰：『順儀公主。』備儀仗羽葆鼓吹，葬於國東十里盤龍岡。是月，故司憲子榮信亦護喪赴國。

生久鎮外藩，結好中國，貴門豪族，靡不是洽。自罷郡還國，出入無恆，交游賓從，威福日盛。王意疑憚之。時有國人上表云：『玄象（九）謫見，國有大恐，都邑遷徙，宗廟崩壞。覺起他族，事在蕭牆。（一〇）』

時議以生侈僭之應也。遂奪生侍衛，禁生遊從，處之私第。生自恃守郡多年，曾無敗政，流言怨悖，鬱鬱不樂。王亦知之，因命生曰：「姻親二十餘年，不幸小女夭枉，不得與君子偕老，（一一）良用痛傷！」夫人因留孫自鞠育之，又謂生曰：「卿離家多時，可暫歸本里，一見親族。諸孫留此，無以爲念。後三年，當令迎生。」生曰：「此乃家矣，何更歸焉？」王笑曰：「卿本人間，家非在此。」生忽若昏睡，惛然久之，乃發悟前事，遂流涕請還。王顧左右以送生，生再拜而去，復見前二紫衣使者從焉。至大戶外，見所乘車甚劣，左右親使御僕，送無一人，心甚歎異。生上車，行可數里，復出大城，宛是昔年東來之途，山川原野，依然如舊。所送二使者，甚無威勢，生愈快快。生問使者曰：「廣陵郡（一二）何時可到？」二使謳歌自若。久乃答曰：「少頃卽至。」俄出一穴，見本里閭巷，不改往日，潛然自悲，不覺流涕。二使者別生下車，入其門，升其階。己身臥於堂東廡之下，生甚驚畏，不敢前近。二使因大呼生之姓名數聲，生遂發寤如初。見家之僮僕擁簾（一三）於庭，一客濯足於榻，斜日未隱於西垣，餘樽尙湛於東牖。夢中倏忽，若度一世矣。

生感念嗟歎，遂呼二客而語之。驚駭，因與生出外，尋槐下穴。生指曰：「此卽夢中所經入處。」二

客將謂狐狸木媚之所爲祟。遂命僕夫荷斤斧，斷擁腫，折查枿，尋穴究源。旁可袤丈，有大穴，根洞然明，可容一榻。上有積土壤以爲城郭臺殿之狀。有蟻數斛，隱聚其中。中有小臺，其色若丹，二大蟻處之，素翼朱首，長可三寸。左右大蟻數十輔之，諸蟻不敢近。此其王矣。卽槐安國都也。又窮一穴：直上南枝，可四丈，宛轉方中，亦有土城小樓，羣蟻亦處其中。卽生所領南柯郡也。又一穴：西去二丈，磅礴空（一四）坊，嵌窞（一五）異狀。中有一腐龜殼，大如斗。積雨浸潤，小草叢生，繁茂翳蒼，掩映振殼，卽生所獵靈龜山也。又窮一穴：東去丈餘，古根盤曲，若龍虺之狀。中有小土壤，高尺餘，卽生所葬妻盤龍岡之墓也。追想前事，感歎於懷，披閱窮跡，皆符所夢。不欲二客壞之，遽令掩塞如舊。是夕風雨暴發。旦視其穴，遂失羣蟻，莫知所去。故先言『國有大恐，都邑遷徙，』此其驗矣。復念檀羅征伐之事，又請二客訪跡於外。宅東一里有古涸澗，側有大檀樹一株，藤蘿擁織，上不見日。旁有小穴，亦有羣蟻隱聚其間。檀羅之國，豈非此耶？嗟乎！蟻之靈異，獨不可窮，況山藏木伏之大者所變化乎？時生酒徒周弁田子華並居六合縣，不與生過從旬日矣。生遽遣家僮疾往候之，周生暴疾已逝，田子華亦寢疾於牀。生感南柯之虛浮，悟人世之倏忽，遂棲心道門，絕棄酒色。後三年，歲在丁丑，亦終於家。時年四十七。將符宿契之限矣。

公佐貞元十八年秋八月，自吳之洛，暫泊淮浦，偶覲淳于生，詢訪遺跡，翻覆再三，事皆摭實，輒編錄成傳，以資好事。雖稽神語怪，事涉非經，而竊位著生，冀將爲戒。後之君子，幸以南柯爲偶然，無以名位驕於天壤間云。

前華州參軍李肇（一六）贊曰：

貴極祿位，權傾國都，達人視此，蟻聚何殊。

- （一）南柯太守傳，見太平廣記四百七十五，題作淳于棼，今從唐語林題。（二）杜牧詩：「落魄江湖載酒行，」落魄，無聊賴也。（三）魏晉以來，尙主者，拜駙馬都尉。（四）辟易，退避也。（五）禮：「凡贄，卿羔，大夫雁。」（六）「中心藏之，何日忘之。」用詩經語。（七）易：「昇折足，覆公餗，」謂不勝任也。（八）違離父母，曰晨昏有間。（九）玄象，卽天象。（一〇）論語：「吾恐季孫之憂，不在顓臾，而在蕭牆之內也。」注云：「蕭之言肅也，牆謂屏也，君臣相見之禮，至屏而加肅敬焉，是以謂之蕭牆。」（一一）詩：「執子之手，與子偕老。」言夫婦永諧也。（一二）廣陵郡，今江蘇江都縣。（一三）簾，卽簾也。（一四）磅礴空坊，有混同虛大之義。（一五）嵌卽坎，陷下之處。窞，深坎也。易：「入於坎窞。」（一六）李肇，唐憲宗時人。累官尙書左司郎中，遷左補闕，入翰林爲學士。有國史補，翰林志。



## 柳毅傳(一)

李朝威

儀鳳(二)中，有儒生柳毅著，應舉下第，將還湘濱。念鄉人有客於涇陽(三)者，遂往告別。去至六七里，鳥起馬驚，疾逸道左。又六七里，乃止。

見有婦人，牧羊於道畔。毅怪視之，乃殊色也。然而蛾臉不舒，巾袖無光，凝聽翔立，若有所伺。毅詰之曰：『子何苦而自辱如是？』婦始笑而謝，終泣而對曰：『賤妾不幸，今日見辱問於長者。然而恨貫肌骨，亦何能媿避，幸一聞焉。妾，洞庭(四)龍君小女也。父母配嫁涇川次子，而夫婿樂逸，爲婢僕所惑，日以厭薄。旣而將訴於舅姑，舅姑愛其子，不能禦。逮訴頻切，又得罪舅姑。舅姑毀黜以至此。』言訖，歔欷流涕，悲不自勝。又曰：『洞庭於茲，相遠不知其幾多也？長天茫茫，信耗莫通，心目斷盡，無所知哀。聞君將還吳，密邇洞庭。或以尺書，寄託侍者，未卜將以爲可乎？』毅曰：『吾義夫也。聞子之說，氣血俱動，恨無毛羽，不能奮飛。是何可否之謂乎！然而洞庭，深水也。吾行塵間，寧可致意邪？唯恐道塗顯晦，不相

通達，致負誠託，又乖懇願。子有何術，可導我邪？女悲泣且謝曰：『負載珍重，不復言矣，脫獲回耗，雖死必謝。君不許，何敢言。既許而問，則洞庭之與京邑，不足爲異也。』毅請聞之。女曰：『洞庭之陰，有大橘樹焉，鄉人謂之社橘。君當解去茲帶，束以他物。然後叩樹三發，當有應者。因而隨之，無有礙矣。幸君子書敍之外，悉以心誠之話倚託，千萬無渝。』毅曰：『敬聞命矣。』女遂于襦間解書，再拜以進，東望愁泣，若不自勝。毅深爲之戚。乃置書囊中，因復問曰：『吾不知子之牧羊，何所用哉？神祇豈宰殺乎？』女曰：『非羊也，雨工也。』『何爲雨工？』曰：『雷霆之類也。』毅顧視之，則皆矯顧怒步，飲齧甚異。而大小毛角，則無別羊焉。毅又曰：『吾爲使者，他日歸洞庭，幸勿相避。』女曰：『寧止不避，當如親戚耳。』語竟，引別東去，不數十步，迴望女與羊，俱亡所見矣。

其夕，至邑而別其友。月餘到鄉，還家，乃訪於洞庭。洞庭之陰，果有社橘。遂易帶向樹，三擊而止。俄有武夫出于波間，再拜請曰：『貴客將自何所至也？』毅不告其實，曰：『走謁大王耳。』武夫揭水指路，引毅以進。謂毅曰：『當閉目，數息可達矣。』毅如其言，遂至其宮。始見臺閣相向，門戶千萬，奇草珍木，無所不有。夫止毅，停於大室之隅，曰：『客當居此以伺焉。』毅曰：『此何所也？』夫曰：『此靈虛殿。』

也。』諦視之，則人間珍寶，畢盡於此。柱以白璧，砌以青玉，牀以珊瑚，簾以水精，雕琉璃於翠楣，飾琥珀於虹棟。奇秀深香，不可殫言。然而王久不至。毅謂夫曰：『洞庭君安在哉？』夫曰：『吾君方幸玄珠閣，與太陽道士講火經，少選當畢。』毅曰：『何謂火經？』夫曰：『吾君，龍也，龍以水爲神，舉一滴可包陵谷。道士，乃人也。人以火爲神聖，發一燈可燎阿房。』（五）然而靈用不同，玄化各異。太陽道士精於入理，吾君邀以聽焉。』

語畢而宮門闕。景從雲合，而見一人，披紫衣，執青玉。夫躍曰：『此吾君也！』乃至前以告之。君望毅而問曰：『豈非人間之人乎？』毅對曰：『然。』毅卽設拜，命亦拜，命坐於靈虛之下，謂毅曰：『水府幽深，寡人暗昧，夫子不遠千里，將有爲乎？』毅曰：『毅，大王之鄉人也。長於楚，遊學于秦。昨下第，閒驅涇水之涘，見大王愛女牧羊于野，風鬟雨鬢，所不忍視。毅因詰之。謂毅曰：『爲夫壻所薄，舅姑不念，以至於此。』悲泗淋漓，誠怛人心。遂託書於毅。毅許之，今以至此。』

因取書進之。洞庭君覽畢，以袖掩面而泣曰：『老父之罪，不診鑒聽，（六）坐貽龔瞽，使閨窗孺弱，遠罹構害。公，乃陌上人也，而能急之。幸被齒髮，何敢負德！』詞畢，又哀咤良久。左右皆流涕。時有宦人

密侍君者，君以書授之，令達宮中。

須臾，宮中皆慟哭。君驚謂左右曰：「疾告宮中，無使有聲，恐錢塘所知。」毅曰：「錢塘，何人也？」曰：「寡人之愛弟。昔爲錢塘長，今則致政矣。」毅曰：「何故不使知？」曰：「以其勇過人耳。昔堯遭洪水九年者，乃此子一怒也。近與天將失意，塞其五山。上帝以寡人有薄德於古今，遂寬其同氣（七）之罪。然猶縻繫於此。故錢塘之人，日來候焉。」語未畢，而大聲忽發，天拆地裂，宮殿擺簸，雲烟沸湧。俄有赤龍長千餘尺，電目血舌，朱鱗火鬣，項掣金鎖，鎖牽玉柱，千雷萬霆，激繞其身，霰雪雨雹，一時皆下。乃擘青天而飛去。毅恐蹶仆地。君親起持之曰：「無懼，固無害。」毅良久稍安，乃獲自定。

因告辭曰：「願得生還，以避復來。」君曰：「必不如此。其去則然，其來則不然，幸爲少盡繾綣。」因命酌互舉，以款人事。俄而祥風慶雲，融融怡怡，幢節玲瓏，簫韶以隨。紅妝千萬，笑語熙熙，中有一人，自然蛾眉，明璫滿身，綃縠參差，迫而視之，乃前寄辭者。然而若喜若悲，零淚如絲。須臾紅烟蔽其左，紫氣舒其右，香氣環旋，入於宮中。君笑謂毅曰：「涇水之囚人至矣。」君乃辭歸宮中。須臾，又聞怨苦，久而不已。

有頃，君復出，與毅飲食。又有一人，披紫裳，執青玉，貌聳神溢，立於君左。君謂毅曰：「此錢塘也。」毅起，趨拜之。錢塘亦盡禮相接，謂毅曰：「女姪不幸，爲頑童所辱。賴明君子信義昭彰，致達遠冤。不然也，是爲涇陵之士矣。饗德懷恩，詞不悉心。」毅攜退辭謝，俯仰唯唯。然後回告兄曰：「向者辰發靈虛，已至涇陽，午戰於彼，未還於此。中間馳至九天，以告上帝。帝知其冤，而宥其失。前所譴責，因而獲免。然而剛腸激發，不遑辭候。驚擾宮中，復忤賓客。愧惕慚懼，不知所失。」因退而再拜。君曰：「所殺幾何？」曰：「六十萬。」「傷稼乎？」曰：「八百里。」「無情郎安在？」曰：「食之矣！」君憮然曰：「頑童之爲是心也，誠不可忍。然汝亦太草草。賴上帝靈聖，諒其至冤。不然者，吾何辭焉。從此已去，勿復如是。」錢塘復再拜。

是夕，遂宿毅於凝光殿。明日，又宴毅於凝碧宮。會友戚，張廣樂，具以醪醴，羅以甘潔。初，笳角鼙鼓，旌旗劍戟，舞萬夫於其右。中有一夫前曰：「此錢塘破陣樂。」旌鏗傑氣，顧驟悍慄。坐客視之，毛髮皆豎。復有金石絲竹，羅綺珠翠，舞千女於其左。中有一女前進曰：「此貴主還宮樂。」清音宛轉，如訴如慕，坐客聽之，不覺淚下。二舞既畢，龍君大悅，錫以紈綺，頒於舞人。然後密席貫坐，縱酒極娛。酒酣，洞庭

君乃擊席而歌曰：『大天蒼蒼兮，大地茫茫。人各有志兮，何可思量。狐神鼠聖兮，薄社依牆。雷霆一發兮，其孰敢當。荷貞人兮信義長，令骨肉兮還故鄉。齊言慚愧兮何時忘！』洞庭君歌罷，錢塘君再拜而歌曰：『上天配合兮，生死有塗。此不當婦兮，彼不當夫。腹心辛苦兮，涇水之隅。風霜滿鬢兮，雨雪羅縑。賴明公兮引素書，令骨肉兮家如初。永言珍重兮無時無。』錢塘君歌闕，洞庭君俱起，奉觴於毅。毅踞踏（八）而受爵，飲訖，復以二觴奉二君。乃歌曰：『碧雲悠悠兮，涇水東流。傷美人兮，雨泣花愁。尺書遠達兮，以解君憂。哀冤果雪兮，還處其休。荷和雅兮感甘羞，山家寂寞兮難久留。欲將辭去兮悲綢繆。』歌罷，皆呼萬歲。洞庭君因出碧玉箱，貯以開水犀；錢塘君復出紅珀盤，貯以照夜璣；皆起進毅。毅辭謝而受，然後宮中之人，咸以綃綵珠璧，投於毅側，重疊煥赫，須臾埋沒前後。毅笑語四顧，媿揖不暇。泊酒闌歡極，毅辭起，復宿於凝光殿。

翌日，又宴毅於清光閣。錢塘因酒，作色踞謂毅曰：『不聞猛石可裂不可捲，義士可殺不可羞邪？愚有衷曲，欲一陳於公。如可，則俱履雲霄；如不可，則皆夷糞壤。足下以爲何如哉？』毅曰：『請聞之。』錢塘曰：『涇陽之妻，則洞庭君之愛女也。淑性茂質，爲九姻所重。不幸見辱於匪人。（九）今則絕矣。將

欲求託高義，世爲親戚。使受恩者知其所歸，懷愛者知其所付，豈不爲君子始終之道耶？」毅肅然而作，歛然而笑曰：「誠不知錢塘君孱困如是！毅始聞誇九洲，懷五嶽，洩其憤怒。復見斷鎖金，掣玉柱，赴其急難。毅以爲剛決明直，無如君者。蓋犯之者不避其死，感之者不愛其生，此真丈夫之志。奈何簫管方洽，親賓正和，不顧其道，以威加人？豈僕之素望哉！若遇公於洪波之中，玄山之間，鼓以鱗鬚，被以雲雨，將迫毅以死，毅則以禽獸視之，亦何恨哉。今體被衣冠，坐談禮義，盡五常之志性，窮百行之微旨，雖人世豪傑，有不如者。況江河靈類乎？而欲以蠢然之軀，悍然之性，乘酒假氣，將迫於人，豈近直哉！且毅之質，不足以藏王一甲之間。然而敢以不伏之心，勝王不道之氣，惟王籌之！」錢塘乃逡巡致謝曰：「寡人生長宮房，不聞正論。向者詞述疎狂，妄突高明。退自循顧，戾不容責。幸君子不爲此乖間可也。」其夕，復歡宴，其樂如舊。毅與錢塘，遂爲知心友。

明日，毅辭歸。洞庭君夫人別宴毅於潛景殿。男女僕妾等，悉出預會。夫人泣謂毅曰：「骨肉受君子深恩，恨不得展媿戴，遂至睽別。」使前涇陽女當席拜毅，以致謝。夫人又曰：「此別豈有復相遇之日乎？」毅始雖不諾錢塘之請，然當此席，殊有歎恨之色。宴罷辭別，滿宮悽然。贈遺珍寶，怪不可述。毅

於是復循塗出江岸，見從者十餘人，擔囊以隨，至其家而辭去。毅因適廣陵寶肆，鬻其所得，百未發一，財已盈兆。故淮右富族，咸以爲莫如。

遂娶於張氏，亡，又娶韓氏。數月，韓氏又亡。徙家金陵。常以鰥曠多感，或謀新匹。有媒氏告曰：「有盧氏女，范陽人也。父名曰浩，嘗爲清流宰。晚歲好道，獨遊雲泉，今則不知所在矣。母曰鄭氏。前年適清河張氏，不幸而張夫早亡。母憐其少，惜其慧美，欲擇德以配焉。不識何如？」毅乃卜日就禮。既而男女二姓，俱爲豪族，法用禮物，盡其豐盛。金陵之士，莫不敬仰。居月餘，毅因晚入戶，視其妻，深覺類於龍女，而逸豔豐厚，則又過之。因與話昔事，妻謂毅曰：「人世豈有如是之理乎？」

經歲餘，有一子，毅益重之。既產，踰月，乃穠飾換服，召親戚，相會之間，笑謂毅曰：「君不憶余之於昔也？」毅曰：「夙爲洞庭君傳書，至今睽憶。」妻曰：「余卽洞庭君之女也。涇川之冤，君使得白。銜君之恩，誓心求報。泊錢塘，季父論親不從，遂至睽違，天各一方，不能相問。父母欲配嫁於濯錦小兒某。惟以心誓難移，親命難背，旣爲君子棄絕，分無見期。而當初之冤，雖得以告諸父母，而誓報不得其志，復欲馳白於君子，值君子累娶，當娶於張，已而又娶於韓。迨張、韓繼卒，君卜居於茲，故余之父母乃喜余



得遂報君之意。今日獲奉君子，感喜終世，死無恨矣。」因嗚咽，泣涕交下。對毅曰：「始不言者，知君無重色之心。今乃言者，知君有感余之意。婦人匪薄，不足以確厚永心，故因君愛子，以託相生。未知君意如何？愁懼兼心，不能自解。君附書之日，笑謂妾曰：『他日歸洞庭，慎無相避。』誠不知當此之際，君豈有意於今日之事乎？其後季父請於君，君固不許。君乃誠將不可邪，抑忿然邪？君其話之！」毅曰：「似有命者。僕始見君於長涇之隅，枉抑憔悴，誠有不平之志。然自約其心者，達君之冤，餘無及也。以言慎勿相避者，偶然耳，豈有意哉。洎錢塘逼迫之際，唯理有不可直，乃激人之怒耳。夫始以義行爲之志，寧有殺其壻而納其妻者邪？一不可也。某素以操真爲志尙，寧有屈於己而伏於心者乎？二不可也。且以率肆胸臆，醇醪紛綸，唯直是圖，不遑避害。然而將別之日，見君有依然之容，心甚恨之。終以人事扼束，無由報謝。吁，今日君，盧氏也，又家於人間。則吾始心未爲惑矣。從此以往，永奉歡好，心無纖慮也。」妻因深感嬌泣，良久不已。有頃，謂毅曰：「勿以他類，遂爲無心，固當知報耳。夫龍壽萬歲，今與君同之。水陸無往不適。君不以爲妄也。」毅嘉之曰：「吾不知國客乃復爲神仙之餌。」

乃相與覲洞庭。既至，而賓主盛禮，不可具紀。後居南海，僅四十年，其邸第輿馬珍鮮服玩，雖侯伯

之室，無以加也。毅之族咸遂濡澤。以其春秋積序，容狀不衰，南海之人，靡不驚異。

洎開元中，上方屬意於神仙之事，精索道術。毅不得安，遂相與歸洞庭，凡十餘歲，莫知其跡。

至開元末，毅之表弟薛嘏爲京畿令。謫官東南，經洞庭，晴晝長望，俄見碧山出於遠波，舟人皆側立，曰：「此本無山，恐水怪耳。」指顧之際，山與舟相逼，乃有彩船自山馳來，迎問於嘏，其中有一人呼之曰：「柳公來候耳。」嘏省然記之，乃促至山下，攝衣疾上。山有宮闕如人世，見毅立於宮室之中，前列絲竹，後羅珠翠，物玩之盛，殊倍人間。毅詞理益玄，容顏益少，初迎嘏於砌，持嘏手曰：「別來瞬息，而髮毛已黃。」嘏笑曰：「兄爲神仙，弟爲枯骨，命也。」毅因出藥五十九丸，遺嘏，曰：「此藥一丸，可增一歲耳，歲滿復來，無久居人世，以自苦也。」歡宴畢，嘏乃辭行。自是已後，遂絕影響。

嘏常以是事告於人世，殆四紀，嘏亦不知所往。

隴西李朝威敍而歎曰：五蟲之長，（一〇）必以靈者，別斯見矣。人裸也，移信鱗蟲。洞庭含吐大直，錢塘迅疾磊落，宜有承焉。嘏詠而不載，獨可鄰其境，愚義之，爲斯文。（一一）

（一）柳毅傳見太平廣記四一九，注云：出異聞集。原題無傳字。

（二）儀鳳爲唐高宗年號。

（三）涇陽，今陝西涇

陽縣，故城在東南三十里。(四)洞庭湖爲湖南衆水之匯，周圍八九百里。(五)阿房宮，秦始皇所建，在長安西北。(六)不診鑿聽，謂對於所見聞未加考驗也。(七)同氣連枝，謂兄弟也。(八)踉蹌，不安貌。(九)易：「比之匪人。」匪人者行爲不正之人也。(一〇)五蟲者，禽爲羽蟲，獸爲毛蟲，龜爲甲蟲，魚爲鱗蟲，人爲裸蟲。見大戴禮。鱗鳳龜龍，又稱四靈，而龍爲鱗蟲之長。(一一)據霍世休考訂，謂此文龍女故事，出於印度。

## 霍小玉傳(一)

蔣防

大歷(二)中，隴西李生名益，(三)年二十，以進士擢第。其明年，拔萃，俟試於天官。夏六月，至長安，舍於新昌里。生門族清華，(四)少有才思，麗詞嘉句，時謂無雙。先達丈人，翕然推伏。每自矜風調，思得佳偶。博求名妓，久而未諧。

長安有媒鮑十一娘者，故薛駙馬家青衣(五)也。折券(六)從良，十餘年矣。性便辟，巧言語，豪家戚里，無不經過，追風挾策，推爲渠帥。常受生誠託厚賂，意頗德之。

經數月，李方閒居舍之南亭，申未間，忽聞扣門甚急，云是鮑十一娘至，攝衣從之，迎問曰：「鮑卿

今日何故忽然而來？」鮑笑曰：「蘇姑子（七）作好夢也未？有一神仙謫在下界，不邀財貨，但慕風流。如此色目，共十郎相當矣。」生聞之驚躍，神飛體輕，引鮑手且拜且謝曰：「一生作奴，死亦不憚。」因問其名居。鮑具說曰：「故霍王小女，字小玉。王甚愛之。母曰淨持。——淨持，卽王之寵婢也。王之初薨，諸弟兄以其出自賤庶，不甚收錄。因分與資財，遣居於外，易姓爲鄭氏，人亦不知其王女。資質穠豔，一生未見，高情逸態，事事過人，音樂詩書，無不通解。昨遣某求一好兒郎，格調相稱者，某具說十郎，他亦知有李十郎名字，非常歡愜。住在勝業坊古寺曲甫上車門宅（八）是也。已與他作期約，明日午時，但至曲頭覓桂子，卽得矣。」

鮑旣去，生便備行計。遂令家僮秋鴻，於從兄京兆參軍尙公處假青驪駒，黃金勒。其夕，生澣衣沐浴，修飾容儀，喜躍交并，通夕不寐。遲明，巾幘引鏡自照，惟懼不諧也。

徘徊之間，至於亭午。遂命駕疾驅，直抵勝業。至約之所，果見青衣立候，迎問曰：「莫是李十郎否？」卽下馬，令牽入屋底，急急鎖門。見鮑果從內出來，遙笑曰：「何等兒郎，造次入此？」生調誚未畢，引入中門。庭間有四櫻桃樹；西北懸一鸚鵡籠，見生入來，卽語曰：「有人入來，急下簾者。」生本性雅淡，心

猶疑懼，忽見鳥語，愕然不敢進。遂巡，鮑引淨持下階相迎，延入對坐。年可四十餘，綽約多姿，談笑甚媚。因謂生曰：『素聞十郎才調風流，今又見儀容雅秀，名下固無虛士。某有一女子，雖拙教訓，顏色不至醜陋，得配君子，頗爲相宜。頻見鮑十一娘說意旨，今亦便令承奉箕箒。』生謝曰：『鄙拙庸愚，不意顧盼，倘垂採錄，生死爲榮。』遂令酒饌，卽令小玉自堂東閣子中而出，生卽拜迎，但覺一室之中，若瓊林玉樹，互相照耀，轉盼精彩動人。旣而遂坐母側。母謂曰：『汝嘗愛念「開簾風動竹，疑是故人來。」卽此十郎詩也，爾終日吟想，何如一見。』玉乃低鬟微笑，細語曰：『見面不如聞名，才子豈能無貌？』生遂連起拜曰：『小娘子愛才，鄙夫重色，兩好相映，才貌相兼。』母女相顧而笑，遂舉酒數巡。生起，請玉唱歌，初不肯，母固強之，發聲清亮，曲度精奇。

酒闌，及暝，鮑引生就西院憩息。閒庭邃宇，簾幕甚華。鮑令侍兒桂子浣沙與生脫靴解帶。須臾，玉至，言敘溫和，辭氣宛媚。解羅衣之際，態有餘妍，低幃瞰枕，極其歡愛。生自以爲巫山洛浦（九）不過也。中宵之夜，玉忽流涕，顧生曰：『妾本倡家，自知非匹。今以色愛，託其仁賢。但慮一旦色衰，恩移情替，使女蘿無託，（一〇）秋扇見捐，（一一）極歡之際，不覺悲至。』生聞之，不勝感歎。乃引臂替枕，徐謂玉曰：

『平生志願，今日獲從，粉骨碎身，誓不相捨。夫人何發此言！請以素縑，著之盟約。』玉因收淚，命侍兒櫻桃，褰幄執燭，授生筆研。——玉管絃之暇，雅好詩書，筐箱筆研，皆王家之舊物。遂取繡囊，出越姬烏絲欄，素縑三尺，以授生。生素多才思，援筆成章，引諭山河，指誠日月，句句懇切，聞之動人。染畢，命藏於寶篋之內。自爾婉孌（一一）相得，若翡翠之在雲路也。如此二歲，日夜相從。

其後年春，生以書判拔萃登科，授鄭縣主簿。至四月，將之官，便拜慶於東洛。長安親戚，多就筵餞。時春物尙餘，夏景初麗，酒闌賓散，離思縈懷。玉謂生曰：『以君才地名聲，人多景慕，願結婚媾，固亦衆矣。況堂有嚴親，室無冢婦，君之此去，必就佳姻。盟約之言，徒虛語耳。然妾有短願，欲輒指陳，永委君心，復能聽否？』生驚怪曰：『有何罪過，忽發此辭？試說所言，必當敬奉。』玉曰：『妾年始十八，君纔二十有二，迨君壯室之秋，猶有八歲。一生歡愛，願畢此期。然後妙選高門，以諧秦晉（一二）亦未爲晚。妾便捨棄人事，剪髮披緇（一四）夙昔之願，於此足矣。』生且媿且感，不覺涕流。因謂玉曰：『皎日之誓，死生以之，與卿偕老，猶恐未愜素志，豈敢輒有二三。固請不疑！但端居相待至八月，必當卻到華州，尋使奉迎，相見非遠。』更數日，生遂訣別東去。

到任旬日，求假往東都（一五）覲親。未至家日，太夫人已與商量表妹盧氏，言約已定。太夫人素嚴毅，生逡巡不敢辭讓，遂就禮謝，便有近期。盧亦甲族也，嫁女於他門，聘財必以百萬爲約，不滿此數，義在不行。生家素貧，事須求貸，便託假故，遠投親知，涉歷江淮，自秋及夏。生自以孤負盟約，大愆回期，寂不知聞，欲斷其望。遙託親故，不道漏言。

玉自生逾期，數訪音信，虛詞詭說，日日不同。博求師巫，遍詢卜筮，懷憂抱恨，周歲有餘，羸臥空閨，遂成沈疾。雖生之書題竟絕，而玉之想望不移，賂遺親知，使通消息。尋求既切，資用屢空，往往私令侍婢潛賣篋中服玩之物，多託於西市寄附鋪侯景先家貨賣。

曾令侍婢浣沙將紫玉釵一隻，詣景先家貨之。路逢內作老玉工，見浣沙所執，前來認之曰：『此釵，吾所作也。昔歲霍王小女將欲上鬢，令我作此，酬我萬錢。我嘗不忘。汝是從何而得？』浣沙曰：『我小娘子，卽霍王女也。家事破散，失身於人。夫婿昨向東都，更無消息。悵快成疾，今欲二年。令我賣此，賂遺於人，使求音信。』玉工悽然下泣曰：『貴人男女，失機落節，一至於此。我殘年向盡，見此盛衰，不勝傷感。』遂引至延先公主宅，具言前事。公主亦爲之悲歎良久，給錢十二萬焉。

時生所定盧氏女在長安，生既畢於聘財，還歸鄭縣，其年臘月，又請假入城就親。潛卜靜居，不令人知。有明經崔允明者，生之中表弟也。性甚長厚，昔歲常與生同飲於鄭氏之室，盃盤笑語，曾不相間。每得生信，必誠告於玉。玉常以薪芻衣服，資給於崔。崔頗感之。生既至，崔具以誠告玉。玉恨歎曰：「天下豈有是事乎！」遍請親朋，多方召致。生自以愆期負約，又知玉疾候沈綿，慚恥忍割，終不肯往。晨出暮歸，欲以迴避。玉日夜涕泣，都忘寢食，期一相見，竟無因由，冤憤益深，委頓牀枕。自是長安中稍有知者。風流之士，共感玉之多情；豪俠之倫，皆怒生之薄行。

時已三月，人多春遊。生與同輩五六人詣崇敬寺，翫牡丹花，步於西廊，遞吟詩句。有京兆韋夏卿（一六）者，生之密友，時亦同行。謂生曰：「風光甚麗，草木榮華。傷哉鄭卿，銜冤空室！足下終能棄置，實是忍人。丈夫之心，不宜如此。足下宜爲思之！」

歎讓之際，忽有一豪士，衣輕黃紵衫，挾弓彈，丰神雋美，衣服輕華，唯有一剪頭胡雛從後，潛行而聽之。俄而前揖生曰：「公非李十郎者乎？某族本山東，姻連外戚。雖乏文藻，心嘗樂賢。仰公聲華，常思觀止。今日幸會，得覩清揚。某之敝居，去此不遠，亦有聲樂，足以娛情。妖姬八九人，駿馬十數匹，唯公所



欲。但願一過。』生之儕輩，共聆斯語，更相歎美。因與豪士策馬同行，疾轉數坊，遂至勝業。生以近鄭之所止，意不欲過，便託事故，欲回馬首。豪士曰：『敝居咫尺，忍相棄乎？』乃輓挾其馬，牽引而行。遷延之間，已及鄭曲，生神情恍惚，鞭馬欲回。豪士遽命奴僕數人，抱持而進。疾走推入車門，便令鎖卻，報云：『李十郎至也！』一家驚喜，聲聞於外。

先此一夕，玉夢黃衫丈夫抱生來。至席，使玉脫鞋，驚寤而告母。因自解曰：『鞋者，諧也。夫婦再合。脫者，解也。既合而解，亦當永訣。由此徵之，必遂相見，相見之後，當死矣。』凌晨，請母妝梳。母以其久病，心意惑亂，不甚信之，僮勉之間，強爲妝梳。妝梳纔畢，而生果至。玉沈繇日久，轉側須人。忽聞生來，欵然自起，更衣而出，恍若有神。遂與生相見，含怒凝視，不復有言。羸質嬌姿，如不勝致，時復掩袂，返顧李生，感物傷人，坐皆欵歔，頃之，有酒餚數十盤，自外而來。一座驚視，遽問其故，悉是豪士之所致也。因遂陳設，相就而坐。玉乃側身轉面，斜視生良久，遂舉杯酒，酌地曰：『我爲女子，薄命如斯。君是丈夫，負心若此。韶顏稚齒，飲恨而終。慈母在堂，不能供養。綺羅絃管，從此永休。微痛黃泉，皆君所致。李君李君，今當永訣！我死之後，必爲厲鬼，使君妻妾，終日不安！』乃引左手握生臂，擲杯於地，長慟號哭數聲而絕。母

乃舉尸，寘於生懷，令喚之，遂不復蘇矣。生爲之縞素，旦夕哭泣甚哀。

將葬之夕，生忽見玉總帷之中，容貌妍麗，宛若平生。着石榴裙，紫榼檔，紅綠帔子，斜身倚帷，手引繡帶，顧謂生曰：『媿君相送，尙有餘情；幽冥之中，能不感歎。』言畢，遂不復見。明日，葬於長安御宿原。生至墓所，盡哀而返。

後月餘，就禮於盧氏。傷情感物，鬱鬱不樂。夏五月，與盧氏偕行，歸於鄭縣。至縣旬日，生方與盧氏寢，忽帳外叱叱作聲。生驚視之，則見一男子，年可二十餘，姿狀溫美，藏身暎幔，連招盧氏。生惶遽走起，遶幔數匝，倏然不見。生自此心懷疑惡，猜忌萬端（一七），夫妻之間，無聊生矣。或有親情，曲相勸喻，生意稍解。後旬日，生復自外歸，盧氏方鼓琴於床，忽見自門拋一斑犀細花合子，方圓一寸餘，中有輕絹，作同心結，墜於盧氏懷中。生開而視之，見相思子二，叩頭蟲一，發殺觜一，驢駒媚少許。生當時憤怒叫吼，聲如豺虎，引琴撞擊其妻，詰令實告。盧氏亦終不自明。爾後往往暴加捶楚，備諸毒虐，竟訟於公庭而遣之。盧氏既出，生或侍婢媵妾之屬，暫同枕席，便加妬忌。或有因而殺之者。生嘗遊廣陵，得名姬曰營十一娘者，容態潤媚，生甚悅之。每相對坐，嘗謂營曰：『我嘗於某處得某姬，犯某事，我以某法殺之。』

日日陳說，欲令懼己，以肅清閨門，出則以浴斛覆營於牀，週迴封署，歸必詳視，然後乃開。又畜一短劍，甚利，顧謂侍婢曰：『此信州葛溪鐵，唯斷作罪過頭！』大凡生所見婦人，輒加猜忌，至於三娶，率皆如初焉。

- (一) 霍小玉傳見太平廣記四百八十七。(二) 大歷，唐代宗年號。(三) 李益字君虞，隴西人。(四) 益為宰相李揆族子，故謂之門族清華。(五) 青衣，婢女也。(六) 折券，謂毀其賣身文契，不再隸樂籍，為家妓也。(七) 益屬隴西姑藏，「蘇姑」疑係姑藏倒譌，姑藏子所以稱益也。(八) 「曲甫上車門宅」此語未可解，惟上車門為左門，想此宅在寺左門，曲甫兩字，待考。(九) 巫山洛浦，指男女私情而言。巫山，見宋玉高唐賦。洛浦，指洛神，曹植有洛神賦。(一〇) 女蘿無託，謂生所依傍，古詩十九首：「與君為新婚，兔絲附女蘿。」(一一) 秋扇見捐，喻婦人因色衰而見棄。本班婕妤怨歌行。(一二) 婉孌，猶言綢繆。(一三) 秦晉謂聯姻也。(一四) 剪髮披緇，言出家為尼。(一五) 東都，即洛陽。(一六) 夏卿字雲客，京兆萬年人。兩唐書有傳。(一七) 唐書：「世謂妒癡為李益疾。」

## 李娃傳(一)

## 白行簡

汧國夫人李娃，長安之倡女也。節行瓌奇，有足稱者，故監察御史白行簡為傳述。(二)

天寶(三)中，有常州刺史滎陽公者，略其名氏，不書。時望甚崇，家徒甚殷。知命之年，(四)有一子，始弱冠矣，雋朗有詞藻，迥然不羣，深爲時輩推伏。其父愛而器之，曰：『此吾家千里駒也。』應鄉賦秀才舉，將行，乃盛其服玩車馬之飾，計其京師薪儲之費，謂之曰：『吾覺爾之才，當一戰而霸。今備二載之用，且豐爾之給，將爲其志也。』生亦自負，視上第如指掌。自毗陵(五)發，月餘抵長安，居於布政里。嘗游東市，還自平康(六)東門入，將訪友於西南。至鳴珂曲，見一宅，門庭不甚廣，而室宇嚴邃，闔一扉，有娃方凭一雙髻，青衣立，妖姿要妙，絕代未有。生忽見之，不覺停驂久之，徘徊不忍去。乃詐墜鞭於地，候其從者勅取之。累眄於娃，娃回眸凝睇，情甚相慕，竟不敢措辭而去。

生自爾意若有失，乃密徵其友遊長安之熟者，以訊之。友曰：此狹邪(七)女李氏宅也。曰：『娃可求乎！』對曰：『李氏頗贍，前與通之者多貴戚豪族，所得甚廣。非累百萬，不能動其志也。』生曰：『苟患其不諧，雖百萬，何惜。』

他日，乃潔其衣服，盛賓從，而往扣其門。俄有侍兒啓扃。生曰：『此誰之第耶？』侍兒不答，馳走大呼曰：『前時遺策(八)郎也！』娃大悅，曰：『爾姑止之，吾當整妝易服而出。』生聞之私喜，乃引至蕭牆。

間，見一姥垂白上樓，（九）卽娃母也。生跪拜前致詞曰：『聞茲地有隙院，願稅以居，信乎？』姥曰：『懼其淺陋湫隘，不足以辱長者所處，敢言直耶。』延生於遲賓之館，館宇甚麗。與生偶坐，因曰：『某有女嬌小，技藝薄劣，欣見賓客，願將見之。』乃命娃出，明眸皓腕，舉步豔冶。生遽驚起，莫敢仰視。與之拜畢，敝寒燠，觸類妍媚，目所未覩。復坐，烹茶斟酒，器用甚潔。

久之，日暮，鼓聲四動。姥訪其居遠近，生給之曰：『在延平門（一〇）數里。』冀其遠而見留也。姥曰：『鼓已發矣，當速歸，無犯禁。』生曰：『幸接歡笑，不知日之云夕，道里遼闊，城內又無親戚，將若之何？』娃曰：『不見責僻陋，方將居之，宿何害焉。』生數日，姥曰：『唯唯。』生乃召其家僮，持雙縑，請以備一宵之饌。娃笑而止之曰：『賓主之儀，且不然也。今夕之費，願以貧窶之家，隨其粗糲以進之。其餘以俟他辰。』固辭，終不許。

俄徙坐西堂，幃幙簾榻，煥然奪目；妝奩衾枕，亦皆侈麗。乃張燭進饌，品味甚盛。徹饌，母起。生娃談話方切，談諧調笑，無所不至。生曰：『前偶過卿門，遇卿適在屏間，厥後心常勤念，雖寢與食，未嘗或捨。』娃答曰：『我心亦如之。』生曰：『今之來，非直求居而已。願償平生之志，但未知命也若何？』言未終，

姥至，詢其故，具以告。姥笑曰：「男女之際，大欲存焉。情苟相得，雖父母之命，不能制也。女子固陋，曷足薦君子之枕席？」生遂下階，拜而謝之曰：「願以己爲廝養。」（二二）姥遂目之爲郎，飲酣而散。

及旦，盡徙其囊橐，因家於李之第。自是生屏跡戢身，不復與親知相聞。日會倡優儕類，狎戲遊宴。囊中盡空，乃鬻駿乘，及其家童。歲餘，資財僕馬蕩然。邇來姥意漸怠，娃情彌篤。

他日，娃謂生曰：「與郎相知一年，尙無孕嗣。常聞竹林神者，報應如響，將致薦醑求之，可乎？」生不知其計，大喜。乃質衣於肆，以備牢醴。（二三）與同謁祠宇而禱祝焉，信宿而返。策驢而後至里北門，娃謂生曰：「此東轉小曲中，某之姨宅也。將憩而覲之，可乎？」生如其言，前行不踰百步，果見一車門。窺其際，甚弘敞。其青衣自車後止之曰：「至矣。」生下，適有一人出訪曰：「誰？」曰：「李娃也。」乃入告。俄有一嫗至，年可四十餘，與生相迎，曰：「吾甥來否？」娃下車，嫗迎訪之曰：「何久疏絕？」相視而笑。娃引生拜之。旣見，遂偕入西戟門（二四）偏院中，有山亭，竹樹葱蒨。池榭幽絕。生謂娃曰：「此姨之私第耶？」笑而不答，以他語對。俄獻茶果，甚珍奇。食頃，有一人控大宛（二五）汗流馳至曰：「姥遇暴疾頗甚，殆不識人，宜速歸。」娃謂姨曰：「方寸亂矣。某騎而前去，當令返乘，便與郎偕來。」生擬隨之，

其姨與侍兒偶語，以手揮之，令生止於戶外，曰：「姥且歿矣。當與之議喪事以濟其急，奈何遽相隨而去。」乃止，共計其凶儀齊祭之用。日晚，乘不至，姨言曰：「無復命何也？郎驟往覘之。某當繼至。」生遂往，至舊宅，門扃鑰甚密，以泥緘之。生大駭，詰其鄰人。鄰人曰：「李本稅此而居，約已周矣。第主自收，姥徙居，而且再宿矣。」徵「徙何處？」曰：「不詳其所。」生將馳赴宣陽，以詰其姨，日已晚矣，計程不能達。乃弛其裝服，質饌而食，賃榻而寢，生恚怒方甚，自昏達旦，目不交睫。質明，乃策蹇而去。既至，連扣其扉，食頃無人應。生大呼數四，有宦者徐出，生遽訪之：「姨氏在乎？」曰：「無之。」生曰：「昨暮在此，何故匿之？」訪其誰氏之第，曰：「此崔尙書宅。昨者有一人稅此院，云遲中表之遠至者，未暮去矣。」

生惶惑發狂，罔知所措，因返訪布政舊邸。邸主哀而進膳。生怨懣，絕食三日，遘疾甚篤，旬餘愈甚，邸主懼其不起，徙之於凶肆（一五）之中，縣綴移時，合肆之人共傷歎而互飼之。後稍愈，杖而能起。由是凶肆日假之，令執總帷，獲其直以自給。累月，漸復壯，每聽其哀歌，自歎不及逝者，輒嗚咽流涕，不能自止。歸則效之，生聰敏者也，無何，曲盡其妙，雖長安無有倫比。

初二肆之傭凶器者，互爭勝負。其東肆車輦皆奇麗，殆不敵，唯哀挽劣焉。其東肆長知生妙絕，乃

釀錢二萬索願焉。其黨者舊，共較其所能者，陰教生新聲，而相讚和。累旬，人莫知之。其二肆長相謂曰：「我欲各閱所備之器於天門街，以較優劣，不勝者罰直五萬，以備酒饌之用，可乎？」二肆許諾。乃邀立符契，署以保證，然後閱之。士女大和會，聚至數萬。於是里胥告於賊曹，賊曹聞於京尹，四方之士，盡赴趨焉，巷無居人。

自旦閱之，及亭午，歷舉輦輿威儀（一六）之具，西肆皆不勝，師有慚色。乃置層榻於南隔，有長髯者擁鐸而進，翊衛數人，於是奮髯揚眉，扼腕頓顙而登，乃歌白馬之詞（一七）恃其夙勝，顧盼左右，旁若無人，齊聲讚揚之，自以爲獨步一時，不可得而屈也。有頃，東肆長於北隅上，設連榻，有烏巾少年，左右五六人，秉髮（一八）而至，卽生也。整衣服，俯仰甚徐，申喉發調，容若不勝。乃歌薤露（一九）之章，舉聲清越，響振林木，曲度未終，聞者欷歔掩泣。西肆長爲衆所誚，益慚恥，密置所輸之直於前，乃潛遁焉。四座愕眙，莫之測也。

先是，天子方下詔，俾方外之牧，歲一致闕下，謂之入計。時也，適遇生之父在京師，與同列者易服章竊往觀焉。有老豎，卽生乳母壻也，見生之舉措辭氣，將認之而未敢，乃泣然流涕。生父驚而詰之。因



曰：「歌者之貌，酷似郎之亡子。」父曰：「吾子以多財爲盜所害，奚至是耶？」言訖，亦泣。及歸，豎聞馳往，訪於同黨曰：「向歌者誰？若斯之妙歟？」皆曰：「某氏之子。」徵其名，且易之矣。豎凜然大驚，徐往迫而察之。生見豎色動，回翔將匿於衆中。豎遂持其袂曰：「豈非某乎？」相持而泣，遂載以歸。至其室，父責之曰：「志行若此，污辱吾門，何施面目，復相見也？」乃徒行出，至曲江西杏園東（二〇）去其衣服，以馬鞭鞭之數百，生不勝其苦而斃，父棄之而去。

其師命相狎暱者陰隨之，歸告同黨，共加傷歎。令二人齋葦席瘞焉。至，則心下微溫。舉之，良久，氣稍通，因共荷而歸，以葦筒灌勺飲，經宿乃活。月餘，手足不能自舉。其楚撻之處皆潰爛，穢甚。同輩患之，一夕，棄於道周。行路咸傷之，往往投其餘食，得以充腸。十旬，方杖策而起。被布裘，裘有百結，檻樓如懸鶉。（二二）持一破甌，巡於閭里，以乞食爲事。自秋徂冬，夜入於糞壤窟室，晝則周遊塵肆。

一旦大雪，生爲凍餒所驅，冒雪而出，乞食之聲甚苦；聞見者莫不悽惻。時雪方甚，人家外戶多不發。至安邑東門，循理垣北轉第七八，有一門獨啓左扉，卽娃之第也。生不知之，遂連聲疾呼。「飢凍之甚，」音響悽切，所不忍聽。娃自閣中聞之，謂侍兒曰：「此必生也，我辨其音矣。」連步而出，見生枯瘠

疥厲，殆非人狀。娃意感焉，乃謂曰：『豈非某郎也？』生憤懣絕倒，口不能言，頷頤而已。娃前抱其頸，以繡襦擁而歸於西廂，失聲長慟曰：『令子一朝至此，我之罪也！』絕而復蘇。姥大駭奔至，曰：『何也？』娃曰：『某郎。』姥遽曰：『當逐之，奈何令至此。』娃斂容却睇曰：『不然，此良家子也。當昔驅高車，持金裝，至某之室，不踰期而蕩盡。且互設詭計，捨而逐之，殆非人。令其矢志，不得齒於人倫，父子之道，天性也，使其情絕，殺而棄之，又因躓若此，天下之人盡知爲某也。生親戚滿朝，一旦當權者熟察其本末，禍將及矣。況欺天負人，鬼神不祐，無自貽其殃也。某爲姥子，迄今有二十歲矣，計其貲，不啻直千金，今姥年六十餘，願計二十年衣食之用以贖身，當與此子別卜所詣。所詣非遙，晨昏得以溫清，（二三）某願足矣。』姥度其志不可奪，因許之。給姥之餘，有百金，北隅因五家稅一隙院。乃與生沐浴，易其衣服，爲湯粥，通其腸；次以酥乳潤其臟。旬餘，方薦水陸之饌，頭巾履襪，皆取珍異者衣之。未數月，肌膚稍腴，卒歲，平愈如初。

異時，娃謂生曰：『體已康矣，志已壯矣，淵思寂慮，默想曩昔之藝業，可溫習乎？』生思之，曰：『十得二三耳。』娃命車出游，生騎而從。至旗亭南偏門鬻墳典之肆，令生揀而市之，計費百金，盡載以歸，

因令生斥棄百慮以志學，俾夜作書，孜孜矻矻。娃常偶坐，宵分乃寐。伺其疲倦，卽諭之作詩賦。二歲而業大就，海內文籍，莫不該覽。生謂娃曰：『可策名試藝矣。』娃曰：『未也，且令精熟以俟百戰。』更一年，曰：『可行矣。』於是遂一上登甲科，（二三）聲振禮闈。（二四）雖前輩見其文，罔不斂衽敬羨，願友之而不可得。娃曰：『未也。今秀士苟獲擢一科第，則自謂可以取中朝之顯職，擅天下之美名。子行穢跡鄙，不侔於他士。當礪淬利器，（二五）以求再捷，方可以連衡多士，爭霸羣英。』生由是益自勤苦，聲價彌甚。其年，遇大比，（二六）詔徵四方之雋，生應直言極諫科，策名第一，授成都府參軍。三事以降，皆其友也。

將之官，娃謂生曰：『今之復子本軀，某不相負也。願以殘年，歸養老姥。君當結媛鼎族，以奉蒸嘗。（二七）中外婚媾，無自瀆也。勉思自愛，某從此去矣。』生泣曰：『子若棄我，當自剄以就死。』娃固辭不從，生勤請彌懇，娃曰：『送子涉江，至於劍門，（二八）當令我回。』生許諾。

月餘，至劍門。未及發而除書至，生父由常州詔入，拜爲成都尹，兼劍南採訪使。浹辰，父到。生因投刺，謁於郵亭，父不敢認，見其祖父官諱，方大驚，命登階，撫背慟哭移時，曰：『吾與爾父子如初。』因詰

其由，具陳其本末，大奇之，詰娃安在。曰：送某至此，當令復還。父曰：『不可。』翌日，命駕與生先之成都，留娃於劍門，築別館以處之。明日，命媒氏通二姓之好，備六禮（二九）以迎之，遂如秦晉之偶。

娃既備禮，歲時伏臘，婦道甚修，治家嚴整，極爲親所眷。向後數歲，生父母偕歿，持孝甚至。有靈芝產於侍廬，一穗三秀，本道上聞。又有白鷲數十，巢其層甍。（三〇）天子異之，寵錫加等。終制，累遷清顯之任。十年間，至數郡。娃封汧國夫人。有四子，皆爲大官，其卑者猶爲太原尹。弟兄姻媾皆甲門，內外隆盛，莫之與京。嗟乎，倡蕩之姬，節行如是，雖古先烈女，不能踰也。焉得不爲之歎息哉！

予伯祖嘗收晉州，（三一）轉戶部，爲水陸運使，三任皆與生爲代，故暗詳其事。貞元中，予與隴西公佐話婦人操烈之品格，因遂述汧國之事。公佐附掌竦聽，命予爲傳。乃握管濡翰，疏而存之。時乙亥（三三）歲秋八月太原白行簡云。

（一）李娃傳見太平廣記四百八十四，注云：出異聞集。（二）撰者自述作意於端，在傳奇文中另成一格。（三）

天寶，唐玄宗年號。（四）論語：「五十而知天命。」知命謂五十歲也。（五）毗陵，今江蘇省武進縣。（六）平康，長安

有平康坊，妓女所處之地。（七）狹邪，謂狎妓飲酒之事。（八）策，馬鞭也。（九）上僂，駝背也。（一〇）延平門，爲

長安城西南門。（一一）侍役之人，謂之駢養。（一二）牢者，牛羊豕三牲。醴者，旨酒，所以酬神用者。（一三）貴顯之

家，其門立戟，謂之戟門。(一四)古大宛產馬，故馬之良者曰大宛。(一五)專售喪事用品之店鋪，曰凶肆。(一六)輿也，謂出喪時之喪車儀仗。(一七)白馬之詞，謂挽歌也。(一八)鬘，音雲，棺之飾物。(一九)薤露，古挽歌名。(二〇)曲江在長安東，其水曲折，故名。杏園居其西。(二一)敝衣補綴者，曰懸鶉。鶉，鳥名，尾秃。(二二)禮：「凡爲人子之禮，冬溫而夏凊，昏定而晨省。」(二三)唐制進士有甲乙科，後世謂進士爲甲科，舉人爲乙科，其制不同。(二四)禮部掌貢舉，故稱禮部爲禮闈。(二五)躡泮，謂磨鍊。(二六)大比，謂考試，周禮：「三年則大比。」(二七)秋曰嘗，冬曰蒸，祭禮也。(二八)劍門，今四川劍閣縣北。(二九)婚有六禮：納采，問名，納吉，納徵，請期，請迎。(三〇)薨，屋棟也。(三一)晉州，今山西臨汾縣。(三二)德宗貞元十一年，乙亥。

## 長恨歌傳(一)

陳鴻

開元中，秦階平，(一)四海無事。玄宗在位歲久，勸於旰食宵衣，(二)政無大小，始委於右丞相，稍深居遊宴，以聲色自娛。先是元獻皇后(四)武淑妃(五)皆有寵，相次卽世。宮中雖良家子千數，無可悅目者，上心忽忽不樂！

時每歲十月，駕幸華清宮，（六）內外命婦燿燿景從，（七）浴日餘波，（八）賜以湯沐，春風靈液，澹蕩其間。上心油然，若有所遇，顧左右前後，粉色如土。詔高力士潛搜外宮，得弘農楊玄琰女於壽邸，（九）既笄矣。鬢髮膩理，纖穠中度，舉止閒冶，如漢武帝李夫人。（一〇）別疏湯泉，詔賜藻瑩，既出水，體弱力微，若不勝羅綺，光彩煥發，轉動照人。上甚悅。進見之日，奏霓裳羽衣曲。（一一）以導之；定情之夕，授金釵鈿合以固之。又命戴步搖，垂金鐙。明年，冊爲貴妃，半后服用。繇是治其容，敏其詞，婉孌萬態，以中上意，上益嬖焉。時省風九州，泥金五嶽。（一二）驪山雪夜，上陽春朝，與上行同輦，止同室，宴專席，寢專房，雖有三夫人、九嬪、二十七世婦、八十一御妻，暨後宮才人、樂府妓女，使天子無顧盼意，自是六宮無復進幸者，非徒殊豔尤態致是，蓋才智明慧，善巧便佞，先意希旨，有不可形容者。叔父昆弟（一三）皆列位清貴，爵爲通侯，姊妹封國夫人。（一四）富埒王宮，車服邸第，與大長公主侔矣。而恩澤勢力，則又過之，出入禁門不問，京師長吏爲之側目。故當時謠詠有云：『生女勿悲酸，生男勿喜歡。』又曰：『男不封侯女作妃，看女却爲門上楣。』其爲人心羨慕如此。

天寶末，兄國忠盜丞相位，（一五）愚弄國柄，及安祿山（一六）引兵嚮關，以討楊氏爲詞。潼關不

守翠華南幸，（一七）出咸陽，道次馬嵬亭。（一八）六軍徘徊，持戟不進。從官郎吏伏上馬前，請誅晁錯（一九）以謝天下。國忠奉釐纓盤水，（二〇）死於道周。左右之意未快。上問之，當時敢言者，請以貴妃塞天下怨。上知不免，而不忍見其死，反袂掩面，使牽之而去。倉皇展轉，竟就死於尺組之下。

既而玄宗狩成都，肅宗禪靈武。明年大赦改元，大駕還都。尊玄宗爲太上皇，就養南宮，自南宮遷於西內。時移事去，樂盡悲來。每至春之日，冬之夜，池蓮夏開，宮槐秋落。梨園子弟，玉琯發音，聞霓裳羽衣一聲，則天顏不怡，左右欷歔。三載一意，其念不衰，求之夢魂，杳不能得。

適有道士自蜀來，知上心念楊妃如是，自言有李少君之術。（二二）玄宗大喜，命致其神。方士乃竭其術以索之，不至。又能遊神馭氣，出天界，沒地府以求之，不見。又旁求四虛上下，東極天海，跨蓬壺。（二三）見最高仙山，上多樓闕，西廂下有洞戶，東嚮，闔其門，署曰「玉妃太真院。」方士抽簪扣扉，有雙鬟童女，出應其門。方士造次未及言，而雙鬟復入。俄有碧衣侍女又至，詰其所從。方士因稱唐天子使者，且致其命。碧衣云：「玉妃方寢，請少待之。」

於時雲海沈沈，洞天日曉，瓊戶重闔，悄然無聲。方士屏息斂足，拱手門下。久之，而碧衣延入，且曰：

「玉妃出。」見一人冠金蓮，披紫綃，珮紅玉，曳鳳鳥，左右侍者七八人，揖方士問：「皇帝安否？」次問天寶十四載已還事。言訖憫然，指碧衣取金釵鈿合，各折其半，授使者曰：「爲我謝太上皇，謹獻是物，尋舊好也。」方士受辭與信，將行，色有不足。玉妃因徵其意，復前跪致詞：「請當時一事，不爲他人聞者，驗於太上皇，不然，恐鈿合金釵負新垣平之詐也。」（二三）玉妃茫然退立，若有所思，徐而言曰：「昔天寶十載，侍輦避暑於驪山宮。秋七月，牽牛織女相見之夕，秦人風俗，是夜張錦繡，陳飲食，樹瓜果，焚香於庭，號爲乞巧。宮掖間尤尙之。時夜殆半，休侍衛於東西廂，獨侍上。上凭肩而立，因仰天感牛女事，密相誓心，願世世爲夫婦。言畢，執手各嗚咽。此獨君王知之耳。」因自悲曰：「由此一念，又不得居此。復墮下界，且結後緣。或爲天，或爲人，決再相見，好合如舊。」因言：「太上皇亦不久人間，幸惟自安，無自苦耳。」使者還奏太上皇，皇心震悼，日日不豫，其年夏四月，南宮宴駕。（二四）

元和（二五）元年冬十二月，太原白樂天自校書郎尉于藍屋（二六）鴻與琅邪（二七）王質夫家於是邑，暇日相携遊仙遊寺，話及此事，相與感歎。質夫舉酒於樂天前曰：「夫希代之事，非遇出世之才潤色之，則與時消沒，不聞於世。樂天深於詩，多於情者也，試爲歌之，如何？」樂天因爲長恨歌。意



者不但感其事，亦欲懲尤物，窒亂階，垂於將來者也。歌既成，使鴻傳焉。世所不聞者，予非開元遺民，不得知。世所知者，有玄宗本紀在。今但傳長恨歌云爾。

- (一) 長恨歌傳見太平廣記四百八十六，及文苑英華。皆無歌字，說書作歌傳，今從之。(二) 秦階，星名。此言天下太平也。(三) 盱食，晚食也。宵衣，未明而衣也。言其政事之勤，勸同倦。(四) 元獻皇后，姓楊，華陰人，肅宗生母。(五) 武淑妃，武姓恆安王攸止女。後尊貞順皇后。(六) 華清宮，在臨潼縣南驪山上。(七) 熠燿，燐火也。猶言夜行。(八) 浴日，喻沐天子之恩。(九) 壽王瑁之邸，稱壽邸。(一〇) 漢李延年女弟，武帝寵幸之，死而求方士少翁致其神。(一一) 霓裳羽衣本婆羅門曲，傳自西涼，楊敬述以獻玄宗。(一二) 巡省九州，以觀風俗。泥金者，封也。(一三) 叔玄珪，從兄劍(即國忠)兄銛從弟。銛(一四) 長姊封韓國夫人，三姊封虢國夫人，八姊封秦國夫人。(一五) 天寶十一年，李林甫死，國忠遂爲右相。(一六) 安祿山本姓康，名軋，華山少孤，隨母嫁安延偃，遂襲安姓。(一七) 天子之旗，翠羽爲飾，故稱翠華。(一八) 馬嵬亭在陝西興平縣西二十五里。(一九) 漢景帝時，晁錯用事，吳楚七國反，以誅錯爲名。(二〇) 盤纒以毛爲纒，凶冠之飾，罪人服之。盤水者，水性平，以已有罪，求君以平法治之。(二一) 漢武帝時，臨淄方士李少君嘗獻「祠竈却老方」。(二二) 蓬壺卽蓬萊，海上三神之一。(二三) 新垣平，漢文帝時人，自言能望氣，後被夷三族。(二四) 玄宗居南宮，宴駕者，崩也。(二五) 元和，唐憲宗年號。(二六) 盤屋，今陝西縣名，讀如周至。(二七) 瓊哥，郡名，今山東臨沂縣。

## 東城老父傳（一）

陳鴻

老父，姓賈名昌，長安宣陽里人。開元元年癸丑生。元和庚寅歲，九十八年矣。視聽不衰，言甚安徐，心力不耗，語太平事歷歷可聽。父忠，長九尺，力能倒曳牛，以材官爲中宮幕士。景龍四年，持幕竿隨玄宗入大明宮，誅韋氏，（二）奉睿宗朝羣后，遂爲景雲功臣，以長刀備親衛。詔徙家東雲龍門。

昌生七歲，趨捷過人，能搏柱乘梁，善應對，解鳥語音。玄宗在藩邸時，樂民間清明節鬪雞戲，及卽位，治雞坊於兩宮間。索長安雄雞，金毫鐵距高冠昂尾千餘，養於雞坊，選六軍小兒五百人，使馴擾教飼。上之好之，民風尤甚。諸王世家，外戚家，貴主家，侯家，傾帑破產市雞，以償雞直。都中男女，以弄雞爲事；貧者弄假雞。帝出遊，見昌弄木雞於雲龍門道旁，召入，爲雞坊小兒，衣食右龍武軍。三尺童子，入雞羣，如狎羣小，壯者、弱者、勇者、怯者，水穀之時，疾病之候，悉能知之。舉二雞，雞畏而馴，使令如人。護雞坊中謁者王承恩言於玄宗，召試殿庭，皆中玄宗意。卽日爲五百小兒長。加之以忠厚謹密，天子甚愛幸。

之。金帛之賜，日至其家。開元十三年，籠雞三百，從封東岳。父忠死太山下，得子禮奉尸歸葬雍州。縣官爲葬器喪車，乘傳至洛陽道。十四年三月，衣鬪雞服，會玄宗於溫泉。當時天下號爲「神雞童」。時人爲之語曰：「生兒不用識文字，鬪雞走馬勝讀書。賈家小兒年十三，富貴榮華代不如。能令金距期勝負，白羅繡衫隨軟舉。父死長安千里外，差夫持道挽喪車。」

昭成皇后之在王府，誕聖於八月五日。中興之後，制爲千秋節。賜天下民牛酒肉三日，命之曰酺。以爲常也。大合樂於宮中，歲或酺於洛。元會與清明節，率皆在驪山。每至是日，萬樂具舉，六宮畢從。昌冠雕翠金華冠，錦袖繡襦袴，執鐸拂道，羣雞敍立於廣場，顧眄如神，指揮風生。樹毛振翼，礪吻磨距，抑怒待勝，進退有期，隨鞭指低昂不失。昌度勝負既決，強者前，弱者後，隨昌鴈行，歸於雞坊。角觝（三）萬夫，跳劍尋撞，蹴毬踏繩，舞於竿顛者，索氣沮色，逡巡不敢入，豈教猱擾龍（四）之徒歟？

二十三年，玄宗爲娶梨園弟子潘大同女，男服珮玉，女服繡襦，皆至御府。昌男至信至德。天寶中，妻潘氏以歌舞重幸於楊貴妃。夫婦席寵四十年，恩澤不渝，豈不敏於伎，謹於心乎？

上生以乙酉雞辰，使人朝服鬪雞，兆亂於太平矣。上心不悟。十四載，胡羯陷洛，潼關不守。大駕幸

成都，奔衛乘輦。夜出便門，馬踏道穿，傷足不能進，杖入南山。每進雞之日，則向西南大哭。

祿山往年朝於京師，識昌於橫門外。及亂二京，以千金購昌。昌長安洛陽市。昌變姓名，依於佛舍，除地擊鐘，施力於佛。泊太上皇歸興慶宮，肅宗受命於別殿，昌還舊里。居室爲兵掠，家無遺物。布衣憔悴，不復得入禁門矣。明日，復出長安南門，道見妻兒於招國里，菜色黯焉。兒荷新，妻負故絮。昌聚哭，訣於道。遂長逝。息長安佛寺，學大師法旨。大歷元年，依資聖寺大德僧運平住東市海池，立陁羅尼石幢，書能紀姓名；讀釋氏經，亦能了其深義。至道，以善心化市井人。建僧房佛舍，植美草甘木。晝把土擁根，汲水灌竹。夜正觀於禪室。建中三年，僧運平人壽盡。服禮畢，奉舍利塔于長安東門外鎮國寺東偏，手植松柏百株。構小舍，居於塔下，朝夕焚香灑掃，事師如生。順宗在東宮，捨錢三十萬，爲昌立大師影堂及齋舍。又立外屋，居游民，取傭給。昌因日食粥一杯，漿水一升，臥草席，絮衣。過是，悉歸於佛。妻潘氏後亦不知所往。貞元中，長子至信衣并州甲，隨大司徒燧入覲，省昌於長壽里，昌如己不生，絕之使去。次子至德歸，販繒洛陽市，來往長安間，歲以金帛奉昌，皆絕之。遂俱去，不復來。

元和中，潁川陳鴻祖携友人出春明門，見竹柏森然，香煙聞於道，下馬覲昌於塔下。聽其言，忘日

之暮。宿鴻祖於齋舍，話身之出處，皆有條貫。遂及王制。鴻祖問開元之理亂。昌曰：「老人少時，以鬪雞求媚於上。上倡優畜之，家於外宮，安足以知朝廷之事。然有以爲吾子言者。老人見黃門侍郎杜暹，(五)出爲磧西節度，攝御史大夫，始假風憲以威遠。見哥舒翰(六)之鎮涼州也，下石堡，(七)戍青海城，出白龍，(八)逾葱嶺，界鐵關，總管河左道，七命始攝御史大夫。見張說(九)之領幽州也，每歲入關，輒長轅輓輻車，輦河間蘇州傭，調繒布，駕轉連輓，入關門，輸於王府，江淮綺縠，巴蜀錦繡，後宮玩好而已。河州燉煌道歲屯田，實邊食，餘粟轉輸靈州，漕下黃河，入太原倉，備關中凶年。關中粟米，藏於百姓。天子幸五嶽，從官千乘萬騎，不食於民。老人歲時伏臘得歸休，行都市間，見有賣白衫白壘布。行隣比鄰間，有人禳病，法用皂布一匹，持重價不克致，竟以幘頭羅代之。近者老人扶杖出門，閱街衢中，東西南北視之，見白衫者不滿百，豈天下之人皆執兵乎？開元十二年，詔三省侍郎有缺，先求曾任刺史者。郎官缺，先求曾任縣令者。及老人見四十三省郎吏，有理刑才名，大者出刺郡，小者鎮縣。自老人居大道旁，往往有郡太守休馬於此，皆慘然不樂朝廷沙汰使治郡。開元取士，孝弟理人而已，不聞進士宏詞拔萃之爲其得人也。大略如此。」因泣下。復言曰：「上皇北臣穹廬，東臣雞林，南臣滇池，西臣昆

夷，三歲一來會。朝覲之禮容，臨照之恩澤，衣之錦絮，飼之酒食，使展事而去，都中無留外國賓。今北胡與京師雜處，娶妻生子。長安中少年有胡心矣。吾子視首飾鞞服之制，不與向同，得非物妖乎？鴻祖默不敢應而去。

(一)東城老父傳見太平廣記四百八十五。(二)韋氏指中宗后，後弑中宗，立殤帝，臨朝亂政，玄宗時爲臨淄王，誅之。景雲，爲睿宗年號。(三)兩兩相當角力，技藝射御，故名角觝，觝一作抵，見西京賦注。(四)狻，猿屬，擾，馴養也。象龍，爲養龍之專官。(五)杜暹，濮陽人，以清節著名，爲夷夏所服。(六)哥舒翰，突厥人，有戰功，後封涼國公。(七)石堡城在青海，爲唐時要塞。(八)白龍爲青海中龍駒島，天寶七年有白龍見於島上，故名。(九)張說，濟陽人，封燕國公，爲文屬思精壯，一切高文典冊，都出其手，號大手筆。

## 異夢錄(一)

## 沈亞之

元和十年，沈亞之以記室從隴西公軍涇州。(二)而長安中賢士，皆來客之。(三)五月十八日，隴西公與客期，宴於東池便館。既坐，隴西公曰：「余少從邢鳳游，得記其異，請語之。」客曰：「願備聽。」

隴西公曰：「鳳帥家子，無他能，後寓居長安平康里南，以錢百萬，質得故豪家洞門曲房之第，卽其寢而晝偃。」(三)夢一美人，自西櫺來，環步從容，執卷且吟。爲古粧，而高鬢長眉，衣方領，繡帶脩紳，被廣袖之襦。鳳大說。(四)曰：「麗者何自而臨我哉？」美人笑曰：「此妾家也。而君容妾宇下，焉有自耶？」鳳曰：「願示其書之目。」美人曰：「妾好詩，而常綴此。」鳳曰：「麗人幸少留，得觀覽。」於是美人授詩，坐西床。鳳發卷，示其首篇，題之曰春陽曲，纔四句。其後他篇，皆累數十句。美人曰：「君必欲傳之，無令(五)過一篇。」鳳卽起，從東廡下几上，取綵牋，傳春陽曲。其詞曰：「長安少女蹈春陽，何處春陽不斷腸。舞袖弓彎渾忘卻，羅衣空換九秋霜。」鳳卒詩，請曰：「何謂弓彎？」曰：「妾傅昔年父母使教妾爲此舞。」美人乃起，整衣張袖，舞數拍，爲弓彎狀，以示鳳。旣罷，美人泫然良久，卽辭去。鳳曰：「願復少賜須臾間。」竟去。鳳亦覺，昏然忘有所記。鳳更衣，於襟袖得其詞，驚眎復省所夢，事在貞元中。後鳳爲余言如是。是日，監軍使與賓府郡佐，及宴客隴西獨孤鉉，范陽盧簡辭，常山張又新，武功蘇滌，皆歎息曰：「可記。」故亞之退而著錄。明日客有後至者，渤海高允中，京兆韋諒，晉昌唐炎，廣漢李瑀，吳興姚合，泊亞之，復集於明玉泉，因出所著以示之。(以上十六字據太平廣記)

姚合(六)曰：「吾友王炎者，元和初，夕夢遊吳，侍吳王久，聞宮中出輦，鳴笳簫擊鼓，言葬西施。王悼悲不止，立詔詞客作挽歌。炎遂應教，詩曰：『西望吳王國，雲書鳳字牌。連江起珠帳，擇水葬金釵。滿地紅心草，三層碧玉階。春風無處所，悽恨不勝懷。』」詞進，王甚嘉之。及寤，能記其事。炎，本太原人也。  
(七)

(一) 異夢錄，見太平廣記二百八十二，及沈下賢文集卷四。  
(二) 客，勸詞。猶言旅居。  
(三) 卽，就也。寢，住室。偃，仰臥也。  
(四) 說，同悅。  
(五) 無令，猶無寧。過，抄寫也。  
(六) 姚合，名詩人。新唐書有傳。  
(七) 因本文增王炎一節，此與後來平話，本文前增「楔子」一段同例。

## 秦夢記(一)

## 沈亞之

太和(二)初，沈亞之將之邠，出長安城，客橐泉邸舍。春時，晝夢入秦，主內使廖舉亞之，秦公召至殿，膝前席曰：「寡人欲強國，願知其方，先生何以教寡人？」亞之以昆彭齊桓對，公悅，遂試補中涓，(秦官名)使佐西乞伐河西，(晉秦郊也)亞之帥將卒前攻，下五城，還報，公大悅，起勞曰：「大夫



良苦，休矣。」居久之，公幼女弄玉（三）聳（四）蕭史先死。公謂亞之曰：「微大夫，晉五城非寡人有，甚德大夫。寡人有愛女，而欲與大夫備洒掃，可乎？」亞之少自立，雅不欲遇幸臣，蓄之固辭，不得請，拜左庶長，尙公主，賜金二百斤，民間猶謂蕭家公主。其日，有黃衣中貴騎疾馬來，迎亞之入宮，闕甚嚴，呼公主出，鬢髮著偏袖衣，裝不多飾。其芳姝明媚，筆不可模樣。侍女祇承，分立左右者數百人。召見亞之，便館，居亞之於宮，題其門曰：「翠微宮。」宮人呼沈郎院。雖備位下大夫，繇公主故，出入禁衛。公主喜鳳簫，每吹簫，必下翠微宮高樓上，聲調遠逸，能悲人，聞者莫不自廢。公主七月七日生，亞之嘗無貺壽，內史廖曾爲秦以女樂遺西戎，戎主與廖水犀兩合，亞之從廖得以獻公主，公主悅受，嘗結裙帶之上。穆公遇亞之禮兼同列，恩賜相望於道。復一年春，秦公之始平，公主忽無疾卒，公追傷不已，將葬咸陽原。公命亞之作挽歌，應教而作曰：「泣葬一枝紅，生同死不同。金鈿墜芳草，香繡滿春風。舊日聞簫處，高樓月當中。梨花寒食夜，深閉翠微宮。」進公，公讀詞，善之，時宮中有出聲若不忍者，公隨泣下。又使亞之作墓誌銘，獨憶其銘曰：「白楊風哭兮石磬髯莎，雜英滿地兮春色煙和。珠愁粉瘦兮不生綺羅，深深埋玉兮其恨如何。」亞之亦送葬咸陽原，宮中十四人殉之，亞之以悼悵過戚，被病，臥在翠微宮，

然處殿外特室，不入宮中矣。居月餘，病良已。公謂亞之曰：「本以小女將託久要，（五）不謂不得周奉君子，而先物故，敝秦區區小國，不足辱大夫，然寡人每見子，卽不能不悲悼，大夫盍適大國乎？」亞之對曰：「臣無狀，肺腑公室，待罪右庶長，不能從死公主，君免罪戾，使得歸骨父母國，臣不忘君恩，如今日。」將去，公追酒高會，聲秦聲，舞秦舞，舞者擊膊拊髀鳴鳴，而音有不快，聲甚怨，公執酒亞之前曰：「予願此聲少善，願沈郎廣楊歌以塞別。」公命趣進（六）筆硯，亞之受命，立爲歌，辭曰：「擊體舞，恨滿煙光無處所。淚如雨，欲擬著辭不成語。金鳳銜紅舊繡衣，幾度宮中同看舞。人間春日正歡樂，日暮東歸何處去？」歌卒，授舞者，雜其聲而道之，四座皆泣。旣再拜辭去，公復命至翠微宮，與公主侍人別，重入殿內時，見珠翠遺碎青階下，窗紗檀點依然，宮人泣對亞之，亞之感咽良久，因題宮門，詩曰：「君王多感放東歸，從此秦宮不復期。春景自傷秦喪主，落花如雨淚臙脂。」竟別去。公命車駕送出函谷關，已，送吏曰：「公命盡此，且去。」亞之與別，語未卒，忽驚覺，臥邸舍。

明日，亞之爲友人崔九萬具道，九萬博陵人，諳古，謂余曰：「皇覽云：『秦穆公葬雍橐泉祈年宮下。』非其神靈憑乎？」亞之更求得秦時地誌，說如九萬云。嗚呼！弄玉旣仙矣，惡又死乎？（七）

(一) 秦夢記，見太平廣記二百八十二，及沈下賢文集卷二。(二) 太和，唐文宗年號。(三) 弄玉，秦穆公女，後與蕭史仙去，公爲築蕭臺。(四) 聲，同姁。(五) 久要，猶言永好也。(六) 趣進，謂往致也。(七) 案此文疑指主事，唐代公主頗多遣行，亞之故托以弄玉耳。

## 湘中怨解(一)

沈亞之

湘中怨者，事本怪媚，爲學者未嘗有述。然而淫溺之人，往往不寤。今欲概其論，以著誠而已。從生章敖，善譏樂府，故牽而廣之，以應其詠。

垂拱(二)年中，駕幸上陽宮，太學進士鄭生，晨發銅駝里，(三)乘曉月度洛橋。聞橋下有哭聲，甚哀。生下馬，循聲索之。見有艷女，翳然蒙袖曰：「我孤，養於兄嫂，惡常苦我。今欲赴水，故留哀須臾。」生曰：「能隨我歸之乎？」應曰：「婢御無悔！」遂與居，號曰汜人。能誦楚人九歌，招魂九辯之書。(四)亦常擬其調，賦爲怨句，其詞麗絕，莫有屬者。因譏風光詞曰：「隆桂秀兮昭盛時，播薰綠兮淑華歸。顧室黃與處，藁兮潛重房以飾姿。見雅態之韶羞兮，蒙長靄以爲幃。醉融光兮渺瀾，迷千里兮涵涸。晨陶陶

兮暮熙熙，舞婀娜之穠條兮，騁盈盈以披遲。酡遊顏兮倡蔓卉，穀流電兮髮髓旒。生居貧，汜人常解篋，出輕繒一端，與賣，胡人酬之千金。居數歲，生遊長安。是夕，謂生曰：「我湘中蛟宮之娣也，謫而從君，今歲滿，無以久留君所，欲爲訣（五）耳。」卽相持啼泣。生留之，不能竟去。

後十餘年，生之兄爲岳州（六）刺史。會上巳（七）日，與家徒登岳陽樓，望鄂渚，張宴。樂酣，生愁吟曰：「情無垠兮蕩洋洋，懷佳期兮屬三湘。」聲未終，有畫臚浮漾而來。中爲綵樓，高百餘尺，其上施幃帳，欄籠畫飾。帷褰，有彈絃鼓吹者，皆神仙娥眉，被服煙霓，裙袖皆廣長。其中一人起舞，含嚔悽怨，形類汜人。舞而歌曰：「泝青山兮江之隅，拖湘波兮屢（八）綠裙，荷拳拳兮未舒，匪同歸兮將焉如！」舞畢，歛袖，翔然凝望，樓中縱觀方怡。須臾，風濤崩怒，遂迷所往。「元和十三年余聞之於朋中，因悉補其詞，題之曰湘中怨，蓋欲南昭嗣煙中之志，爲偶倡也。（九）」

（一）湘中怨見太平廣記二百九十八及沈下賢文集卷三。（二）垂拱，武后年號。（三）銅駝里，洛陽街坊名。

（四）九歌，招魂，九辯，具見楚辭中。（五）訣，言別也。（六）岳州，今湖南岳州。（七）三月三日，上巳。（八）屢，

音縵，組帶也。（九）太平廣記刪去篇首五十二字自序，篇末又刪去元和十三年以下之三十五字。

## 虬髯客傳（二）

杜光庭

隋煬帝（二）之幸江都，命司空楊素（三）守西京。（四）素驕貴，又以時亂，天下之權重望崇者莫我若也，奢貴自奉，禮異人臣。每公卿入言，賓客上詣，未嘗不踞牀而見，令美人捧出，侍婢羅列，頗僭於上。末年愈甚，無復知其負荷，有扶危持顛之心。

一日，衛公李靖（五）以布衣上謁，獻奇策，素亦踞見。公前謁曰：「天下方亂，英雄競起，公爲帝室重臣，須以收羅豪傑爲心，不宜踞見賓客。」素斂容而起，謝公與語，大悅，收其策而退。

當公之騁辨也，一妓有殊色，執紅拂立於前，獨目公。公旣去，而執拂者臨軒指吏曰：「問去者處士第幾住何處？」公具以對，妓誦而去。

公歸逆旅，其夜五更初，忽聞叩門而聲低者，公起問焉。乃紫衣戴帽人，杖揭一囊。公問誰，曰：「妾，楊家之紅拂妓也。」公遽延入。脫衣去帽，乃十八九佳麗人也。素面畫衣而拜。公驚答拜，曰：「妾侍楊

司空久，閱天下之人多矣，無如公者。絲蘿非獨生，願託喬木，故來奔耳。」公曰：「楊司空權重京師，如何？」曰：「彼屍居餘氣，不足畏也。諸妓知其無成，去者甚衆矣。彼亦不甚逐也。計之詳矣。幸無疑焉。」問其姓，曰：「張。」問伯仲之次，曰：「最長。」觀其肌膚儀狀，言詞氣性，真天人也。公不自意獲之，愈喜，愈懼，瞬息萬慮不安，而窺戶者無停履。數日，亦聞追討之聲，意亦非峻，乃雄服乘馬，排闥而去，將歸太原。行次靈石（六）旅舍，既設牀，爐中烹肉且熟。張氏以髮長委地，立梳牀前。公方刷馬，忽有一人，中形赤髯而虬，乘蹇驢而來，投革囊於爐前，取枕欹臥，看張梳頭。公怒甚，未決，猶刷馬。張氏熟視其面，一手握髮，一手映身搖示公，令勿怒。急急梳頭畢，斂袂前問其姓。臥客答曰：「姓張。」對曰：「妾亦姓張，合是妹。」遽拜之。問第幾，曰：「第三。」因問妹第幾，曰：「最長。」遂喜曰：「今日幸逢一妹。」張氏遙呼：「李郎且來見三兄！」公驟拜之。遂環坐。曰：「羹者何肉？」曰：「羊肉，計已熟矣。」客曰：「飢。」公出市胡餅。（七）客抽腰間七首切肉共食。食竟，餘肉亂切，送驢前食之，甚速。客曰：「觀李郎之行，貧士也，何以致斯異人？」曰：「靖雖貧，亦有心者焉。他人見問，故不言，兄之間，則不隱耳。」具言其由。曰：「然則將何之？」曰：「將避地太原。」曰：「然吾故非君所能致也。」曰：「有酒乎？」曰：「主人西，則酒肆

也。』公取酒一斗。既巡，客曰：『吾有少下酒物，李郎能同之乎？』曰：『不敢。』於是開革囊，取一人頭，并心肝，卻頭囊中，以匕首切心肝，共食之。曰：『此人天下負心者，銜之十年，今始獲之，吾憾釋矣。』又曰：『觀李郎儀形器宇，真丈夫也，亦聞太原有異人乎？』曰：『嘗識一人，愚謂之真人也。其餘將帥而已。』曰：『何姓？』曰：『靖之同姓。』曰：『年幾？』曰：『僅二十。』曰：『今何爲？』曰：『州將之子。』曰：『似矣，亦須見之，李郎能致吾一見乎？』曰：『靖之友劉文靜（九）者，與之狎，因文靜見之可也。然兄何爲？』曰：『望氣者言太原有奇氣，使訪之，李郎明發，何日到太原？』靖計之日曰：『達之明日，日方曙，候我於汾陽橋。』言訖，乘驢而去。其行也若飛，迴顧已失。公與張氏且驚且喜，久之，曰：『烈士不欺人，固無畏。』促鞭而行。

及期，入太原，果復相見。大喜，偕詣劉氏所，謂文靜曰：『有善相者，思見郎君，請迎之。』文靜素奇其人，一旦聞有客善相，遽致使迎之。使迴而至，不衫不履，褐裘而來，神氣揚揚，貌與常異。軋髯默居末坐，見之心死，飲數杯。招靖曰：『真天子也！』公以告劉，劉益喜，自負。既出，而虬髯曰：『吾見十八九矣。然須道兄見。』李郎宜與一妹復入京，某日午時，訪我於馬行東酒樓下。下有此驢及瘦驢，卽我與道兄

俱在其上矣。到卽登焉。』又別而去，公與張氏復應之。及期訪焉，宛見二乘。攬衣登樓，虬髯與一道士方對飲，見公驚喜，召坐圍飲。十數巡，曰：樓下櫃中有銀十萬，擇一深穩處駐一妹，某日復會於汾陽橋。如期至，卽道士與虬髯已到矣。俱謁文靜，時方弈棋，起揖而語。少焉，文靜飛書迎文皇看棋。道士對弈，虬髯與公旁侍焉，俄而文皇到來，精采驚人，長揖就坐，神氣清朗，滿坐風生，顧盼煒如（一一）也。道士一見，慘然斂棋子曰：『此局全輸矣！於此失卻局哉！救無路矣！復奚言！』罷弈而請去。旣出，謂虬髯曰：『此世界非公世界。他方可也。勉之，勿以爲念。』因共入京。虬髯曰：『計李郎之程，某日方到。到之明日，可與一妹同詣某坊曲小宅相訪。李郎相從一妹，懸然如磬，欲新婦祇謁從容，無令前卻。』言畢，吁嗟而去。

公策馬而歸，卽到京，遂與張氏同往，乃一小版門子，叩之有應者，拜曰：『三郎令候李郎一娘子久矣。』延入重門，門愈壯，婢四十人羅列庭前，奴二十人引公入東廳。廳之陳設，窮極珍異，巾箱妝奩冠鏡首飾之盛，非人間之物。巾櫛妝飾畢，請更衣，衣又珍異。旣畢，傳云：『三郎來。』乃虬髯紗帽褐裘而來，亦有龍虎之狀。（一二）歡然相見，催其妻出拜，蓋亦天人也。四人對饌訖，陳女樂，列奏其前。飲食



妓樂，若從天降，非人間之曲，食畢，行酒。家人自堂東舁出二十牀，各以錦繡帕覆之，既陳，盡去其帕，乃文簿鑰匙耳。虬髯曰：「此盡寶貨泉貝之數，吾之所有，悉以充贈。何者？欲於此世界求事，當龍戰（二三）三二十載，建少功業。今既有主，住亦何爲？太原李氏，真英主也。三五年內，即當太平。李氏以奇特之才，輔清平之主，竭心盡善，必極人臣。一妹以天人之姿，蘊不世之藝，從夫而貴，以盛軒裳。非一妹不能識李郎，非李郎不能遇一妹，起陸之漸，際會如期。（一四）虎嘯風生，龍吟雲萃，固非偶然也。持余之贈，以佐真主，贊功業也，勉之哉！此後十年，當東南數千里外有異事，是吾得事之秋也。一妹與李郎可瀝酒東南相賀。」因命家童列拜曰：「李郎一妹，是汝主也。」言訖，與其妻從一奴乘馬而去，數步，遂不復見。

公據其宅，乃爲豪家，得以助文皇締構之貲，遂匡天下。

貞觀十年，公以左僕射平章事，適南蠻入奏曰：「有海船千艘，甲兵十萬，入扶餘國，殺其主自立。國已定矣。」公心知虬髯得事也，歸告張氏，具衣拜賀，瀝酒東南祝拜之。乃知真人之興也，非英雄所冀，況非英雄者乎！人臣之謬思亂者，乃螳臂之拒走輪耳。我皇家垂福萬葉，豈虛然哉！或曰：「衛公

之兵法，半乃虬髯所傳也。」

- (一) 虬髯客傳見太平廣記一百九十三，顧氏文房小說亦載之。(二) 隋煬帝楊廣，南巡至江都，爲宇文化及所弑。
- (三) 楊素字處道，華陰人。卒於大業二年，留守之事，非實。(五) 靖字藥師三原人。太宗朝，封衛國公。(六) 靈石，今山西縣名。(七) 胡餅卽今燒餅。(八) 世民父淵，仕隋爲太原留守。(九) 文靜字肇仁，武功人。(二〇) 汾陽橋在太原城東。(一一) 煒如，形容視瞻不凡也。(一二) 龍虎之狀，俗謂龍行虎步。(一三) 易：「龍戰於野。」謂羣雄交戰也。(一四) 「起陸之漸，際會如期。」言蛟龍起陸，風雲際會也。

## 柳氏傳(一)

許堯佐

天寶中，昌黎韓翊(二)有詩名，性頗落拓，羈滯貧甚。有李生者，與翊友善，家累千金，負氣愛才。其幸姬曰柳氏，豔絕一時，喜談諧，善謳詠。李生居之別第，與翊爲宴歌之地，而館翊於其側。翊素知名，其所候問，皆當時之彥。柳氏自門窺之，謂其侍者曰：「韓夫子豈長貧賤者乎！」遂屬意焉。

李生素重翊，無所恹惜。後知其意，乃具膳請翊飲，酒酣，李生曰：「柳夫人容色非常，韓秀才文章

特異。欲以柳薦枕於韓君，可乎？」翊驚慄，避席曰：「蒙君之恩，解衣輟食久之，豈宜奪所愛乎？」李堅請之，柳氏知其意誠，乃再拜，引衣接席，李坐翊於客位，引滿極歡。李生又以資三十萬，佐翊之費。翊仰柳氏之色，柳氏慕翊之才，兩情皆獲，喜可知也。

明年，禮部侍郎楊度擢翊上第，屏居（三）間歲。柳氏謂翊曰：「榮名及親，昔人所尚。豈宜濯浣之賤，稽采蘭之美乎？且用器資物，足以待君之來也。」翊於是省家於清池。歲餘，乏食，鬻妝具以自給。

天寶末，盜覆二京，（四）士女奔駭。柳氏以豔獨異，且懼不免，乃剪髮毀形，寄跡法靈寺。是時候希逸自平盧節度淄青，素藉翊名，請爲書記。洎宣皇帝以神武返正，翊乃遣使間行求柳氏，以練囊盛麩金（五）題之曰：「章臺（六）柳，章臺柳，昔日青青今在否？縱使長條似舊垂，亦應攀折他人手。」柳氏捧金嗚咽，左右悽惻。答之曰：「楊柳枝，芳菲節，所恨年年贈離別。一葉隨風忽報秋，縱使君來豈堪折。」無何，有蕃將沙吒利者，初立功，竊知柳氏之色，劫以歸第，寵之專房。及希逸除左僕射，入覲，翊得從行。至京師，已失柳氏所止，歎想不已。

偶於龍首岡見蒼頭以駁牛駕輜駟，（七）從兩女奴。翊偶隨之。自車中問曰：「得非韓員外乎？某

乃柳氏也。」使女奴竊言失身沙吒利，阻同車者，請詰旦幸相待於道政里門。及期而往，以輕素結玉合，實以香膏，自車中授之曰：「當遂永訣，願真誠念。」乃回車，以手揮之，輕袖遙遙，香車麟麟，目斷意迷，失於驚塵，翊大不勝情。

會淄青諸將合樂酒樓，使人請翊。翊強應之，然意色皆喪，音韻悽咽。有虞侯許俊者，以材力自負，撫劍言曰：「必有故，願一效用。」翊不得已，具以告之。俊曰：「請足下數字，當立致之。」乃衣縵胡，佩雙鞬，從一騎，遙造沙吒利之第，候其出行里餘，乃被衽執轡，犯關排闥，急趨而呼曰：「將軍中惡，使召夫人。」僕侍辟易，無敢仰視，遂升堂，出翊札示柳氏，挾之跨鞍馬，逸塵斷鞅，倏忽乃至。引裾而前曰：「幸不辱命。」四座驚歎，柳氏與翊執手涕泣，相與罷酒。

是時沙吒利恩寵殊等，翊俊懼禍，乃詣希逸。希逸大驚曰：「吾平生所爲事，俊乃能爾乎？」遂獻狀曰：「檢校尚書金部員外郎兼御史韓翊，久列參佐，累彰勳效，頃從鄉賦，有妾柳氏，阻絕兇寇，依止名尼。今文明撫運，遐邇率化，將軍沙吒利兇恣撓法，憑恃微功，驅有志之妾，干無爲之政，臣部將兼御史中丞許俊，族本幽薊，雄心勇決，卻奪柳氏，歸於韓翊，義切中抱，雖昭感激之誠，事不先聞，因乏訓齊

之令。」尋有詔，柳氏宜還韓翊，沙吒利賜錢二百萬。柳氏歸翊，翊後累遷至中書舍人。

然卽柳氏志防閑而不克者，許俊慕感激而不達者也。向使柳氏以色選，則當熊辭輦（八）之誠可繼；許俊以才舉，則曹柯澠池（九）之功可建。夫事由跡彰，功待事立。惜鬱堙不偶，義勇徒激，皆不入於正，斯豈變之正乎？蓋所遇然也。

（一）柳氏傳見太平廣記四百八十五。（二）韓翊（一作翊）字君平，南陽人，大歷十才子之一。（三）屏居，退居也。（四）安祿山反，連陷洛陽與長安。（五）本草云：「藏器曰，麩金出水沙中，氈上淘收；或鵝鴨腹中得之，卽便打成器物，亦不重。煉煎取金汁，便堪鎮心。」（六）章臺，長安街名。（七）駁，與駁通，駁牛云者，牛之青白雜色；輻輳，爲婦人所乘有屏蔽之車。（八）漢元帝時，一熊逸出圈，馮婕妤直前當熊而立，熊遂止。是謂當熊。漢成帝時，欲與班婕妤同輦，班辭之。是謂辭輦。（九）春秋時，曹沫爲魯將，與齊戰，三敗北，魯乃獻遂邑地以和。後魯與齊會於柯以盟，柯地名。沫以匕首劫齊桓公，遂歸沫三敗所亡地於魯。澠池則秦王與趙王相會之地。趙蔣相如以善辨制勝。

## 無雙傳（一）

## 薛調

王仙客者，建中（二）中朝臣劉震之甥也。初，仙客父亡，與母同歸外氏。震有女曰無雙，小仙客數歲，皆幼稚，戲弄相狎。震之妻常戲呼仙客爲王郎子。如是者凡數歲，而震奉孀姊及撫仙客尤至。

一日，王氏姊疾且重，召震約曰：「我一子，念之可知也。恨不見其婚室。無雙端麗聰穎，我深念之。異日無令歸他族。我以仙客爲託。爾誠許我，瞑目無所恨也。」震曰：「姊宜安靜自頤養，無以他事自撓。」其姊竟不痊。仙客護喪，歸葬襄鄧。（三）服闋，（四）思念：「身世孤子如此，宜求婚娶，以廣後嗣。無雙長成矣。我舅氏豈以位尊官顯，而廢舊約耶？」於是飾裝抵京師。

時震爲尙書租庸使，門館赫奕，冠蓋填塞。仙客旣覲，置於學舍，弟子爲伍，舅甥之分，依然如故。但寂然不聞選取之議。又於窗隙間窺見無雙，姿質明豔，若神仙中人。仙客發狂，唯恐姻親之事不諧也。遂嚮囊橐，得錢數百萬。舅氏舅母左右給使，達於廝養，皆厚遺之。又因復設酒饌，中門以內，皆得入之矣。諸表同處，悉敬事之。遇舅母生日，市新奇以獻，雕鏤犀玉，以爲首飾。舅母大喜。又旬日，仙客遣老嫗以求親之事聞於舅母，舅母曰：「是我所願也，卽當議其事。」又數夕，有青衣告仙客曰：「娘子適以親事言於阿郎，阿郎云：『向前亦未許之。』模樣云云，恐是參差也。」仙客聞之，心氣俱喪，達旦不寐，

恐舅氏之見棄也，然奉事不敢懈怠。

一日，震趨朝，至日初出，忽然走馬入宅，汗流氣促，唯言：「鑰却大門！鑰却大門！」一家惶駭，不測其由。良久，乃言：「涇原兵士反，(五)姚令言領兵入含元殿，天子出苑北門，百官奔赴行在。我以妻女爲念，略歸部署。疾召仙客與我勾當家事，我嫁與爾無雙。」仙客聞命，驚喜拜謝。乃裝金銀羅錦二十馱，謂仙客曰：「汝易衣服，押領此物出開遠門，覓一深隙店安下。我與汝舅母及無雙出啓夏門，遶城續至。」仙客依所教。至日落，城外店中待久不至。城門自午後扃鎖，南望目斷。遂乘驄，秉燭遶城至啓夏門，門亦鎖。守門者不一，持白棓，或立，或坐。仙客下馬，徐問曰：「城中有何事如此？」又問：「今日有何人出此？」門者曰：「朱太尉(六)已作天子。午後有一人重載，領婦人四五輩，欲出此門，街中人皆識，云是租庸使劉尙書，門司不敢放出。近夜，追騎至，一時驅向北去矣。」仙客失聲慟哭，却歸店。三更向盡，城門忽開，見火炬如晝。兵士皆持兵挺刃，傳呼斬斫使出城，搜城外朝官。仙客捨輜騎驚走，歸襄陽，村居三年。

後知剋復，京師重整，海內無事。乃入京，訪舅氏消息。至新昌南街，立馬彷徨之際，忽有一人馬前

拜，熟視之，乃舊使蒼頭塞鴻也。鴻本王家生，其舅常使得力，遂留之。握手垂涕。仙客謂鴻曰：「阿舅舅母安否？」鴻云：「並在興化宅。」仙客喜極云：「我便過街去。」鴻曰：「某已得從良，客戶有一小宅子，販繒爲業。今日已夜，郎君且就客戶一宿，來早同去未晚。」遂引至所居，飲饌甚備。至昏黑，乃聞報曰：「尙書受僞命官，與夫人皆處極刑，無雙已入掖庭（七）矣。」仙客哀怨號絕，感動鄰里。謂鴻曰：「四海至廣，舉目無親戚，未知託身之所。」又問曰：「舊家人誰在？」鴻曰：「唯無雙所使婢採蘋者，今在金吾將軍王遂中宅。」仙客曰：「無雙固無見期，得見採蘋，死亦足矣。」由是乃刺謁，以從姪禮見遂中，具道本末，願納厚價以贖採蘋，遂中深見相知，感而許之。仙客稅屋，與鴻蘋居。塞鴻每言：「郎君年漸長，合求官職。悒悒不樂，何以遣時？」仙客感其言，以情懇告遂中。遂中薦見仙客於京兆尹李齊運。

（八）齊運以仙客前銜，爲富平縣尹，知長樂驛。

累月，忽報有中使押領內家三十人往園陵，（九）以備灑掃，宿長樂驛，羶車子十乘下訖。仙客謂塞鴻曰：「我聞宮嬪選在掖庭，多是衣冠子女。我恐無雙在焉，汝爲我窺可乎？」鴻曰：「宮嬪數千，豈便及無雙。」仙客曰：「汝但去，人事亦未可定。」因令塞鴻假爲驛吏，烹茗於簾外。仍給錢三千，約



曰：「堅守茗具，無暫捨去。忽有所覩，卽疾報來。」塞鴻唯唯而去。宮人悉在簾下，不可得見之，但夜語喧譁而已。

至夜深，羣動皆息。塞鴻滌器構火，不敢輒寐。忽聞簾下語曰：「塞鴻，塞鴻，汝爭得知我在此耶？郎健否？」言訖嗚咽。塞鴻曰：「郎君見知此驛，今日疑娘子在此，令塞鴻問候。」又曰：「我不久語，明日我去後，汝於東北舍閣子中紫褥下，取書送郎君。」言訖便去。忽聞簾下極鬧云：「內家中惡。」中使索湯醫甚急，乃無雙也。塞鴻疾告仙客，仙客驚曰：「我何得一見？」塞鴻曰：「今方修渭橋。」（一〇）郎君可假作理橋官，車子過橋時，近車子立，無雙若認得，必開簾子，當得瞥見耳。」仙客如其言，至第三車子，果開簾子，窺見，真無雙也。仙客悲感怨慕，不勝其情。塞鴻於閣子中褥下得書送仙客。花牋五幅，皆無雙真跡，詞理哀切，敘述周盡，仙客覽之，茹恨涕下。自此永訣矣。

其書後云：「常見敕便說富平縣古押衙（一二）人間有心人，今能求之否？」仙客遂申府，請解驛務，歸本官。遂尋訪古押衙，則居於村墅。仙客造謁，見古生。生所願，必力致之。繒綵寶玉之贈，不可勝紀。一年未開口。秩滿，閒居於縣。古生忽來，謂仙客曰：「洪一武夫，年且老，何所用？郎君於某竭分，祭郎

君之意，將有求於老夫。老夫乃一片有心人也。感郎君之深恩，願粉身以答效。』仙客泣拜，以實告古生。古生仰天以手拍腦數四，曰：『此事大不易，然與郎君試求，不可朝夕便望。』仙客拜曰：『但生前得見，豈敢以遲晚爲限耶。』半歲無消息。

一日，扣門，乃古生送書。書云：『茅山（二二）使者回，且來此。』仙客奔馬去，見古生，生乃無一言。又啓使者，復云：『殺卻也，且吃茶。』夜深，謂仙客曰：『宅中有女家人識無雙否？』仙客以採蘋對。仙客立取而至。古生端相，且笑且喜云：『借留三五日，郎君且歸。』

後累日，忽傳說曰：『有高品過，處置園陵宮人。』仙客心甚異之。令塞鴻探所殺者，乃無雙也。仙客號哭，乃歎曰：『本望古生，今死矣！爲之奈何！』流涕欷歔，不能自己。是夕更深，聞叩門甚急，及開門，乃古生也。領一籩子（二三）入，謂仙客曰：『此無雙也，今死矣。心頭微暖，後日當活，微灌湯藥，切須靜密。』言訖，仙客抱入閣子中，獨守之。至明，遍體有暖氣。見仙客，哭一聲遂絕。救療至夜方愈。古生又曰：『暫借塞鴻於舍後掘一坑。』坑稍深，抽刀斷塞鴻頭於坑中。仙客驚怕。古生曰：『郎君莫怕，今日報郎君恩足矣。比聞茅山道士有藥術，其藥服之者立死，三日卻活。某使人專求，得一丸，昨令採蘋假作

中使，以無雙逆黨，賜此藥令自盡。至陵下，託以親故，百緡贖其尸，凡道路郵傳，皆厚賂矣，必免漏泄，茅山使者及昇鑿人，在野外處置訖，老夫爲郎君亦自刎。君不得更居此。門外有擔子一十人，馬五匹，絹二百匹。五更，挈無雙便發，變姓名浪迹以避禍。一言訖，舉刀。仙客救之，頭已落矣。遂并尸蓋覆訖。未明發，歷四蜀下峽，寓居於渚宮，（一四）悄不聞京兆之耗，乃挈家歸襄鄧別業，與無雙偕老矣，男女成羣。噫！人生之契闊會合多矣，罕有若斯之比，常謂古今所無。無雙遭亂世籍沒，而仙客之志，死而不奪。卒遇古生之奇法取之，冤死者十餘人，艱難走竄後，得歸故鄉，爲夫婦五十年，何其異哉！

（一）無雙傳，見太平廣記四百八十六。（二）建中，唐德宗年號。（三）襄陽鄧城縣，簡稱襄鄧，今湖北襄陽縣。

（四）三年喪服既滿，曰服闋。（五）建中四年，冬十月，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兵過京師，以賞薄兵變，事起倉卒，帝奔奉天。

（六）朱泚時任太尉，天子出奔，泚乃自稱大秦皇帝，改元應天，尋更國號曰漢，改元天皇。（七）掖庭者，宮中旁舍也。別於

正宮而名。（八）李齊運，唐宗室，蔣王暉之孫也。（九）圍陵，謂天子墓地。（一〇）渭橋有中東西三橋，均在長安附近。

（一一）古姓，任押衙。押衙，管領儀仗之官也。（一二）茅山，卽句曲山，在江蘇句容縣東南。漢茅盈與弟衷固居此，世號

三茅君，因以名山。（一三）夔，竹器。夔子，昇鑿之人。（一四）渚宮，今湖北江陵縣城內西北隅，春秋時，楚之別宮。

## 崑崙奴傳(二)

裴 鉞

大歷(二)中有崔生者，其父爲顯僚，與蓋代之勳臣一品(三)者熟。生是年爲千牛，(四)其父使往省一品疾。

生少年容貌如玉，性稟孤介，舉止安詳，發言清雅。一品命妓軸簾(五)召生入室，生拜傳父命，一品忻然愛慕，命坐與語。

時三妓人，豔皆絕代，居前以金甌貯含桃(六)而擘之，沃以甘酪而進。一品遂命衣紅綃妓者，擎一甌與生食，生少年赧妓輩，終不食。一品命紅綃妓以匙進之，生不得已而食。妓哂之，遂告辭而去。一品曰，『郎君閒暇，必須一相訪，無間老夫也。』命紅綃送出院。

時生回顧，妓立三指，又反三掌者，(七)然後指胸前小鏡子，云：『記取。』餘更無言。  
生歸達一品意。

返學院，神迷意奪，語減容沮，恍然凝思，日不暇食。但吟詩曰：『誤到蓬山頂上遊，明璫玉女動星眸。朱扉半掩深宮月，應照瑤芝雪豔愁。』左右莫能究其意。

時家中有崑崙奴磨勒，顧瞻郎君曰：『心中有何事，如此抱恨不已？何不報老奴？』生曰：『汝輩何知，而問襟懷間事？』磨勒曰：『但言，當爲郎君解釋，遠近必能成之。』生駭其言異，遂具告知。磨勒曰：『此小事耳，何不早言之，而自苦耶？』生又白其隱語。勒曰：『有何難會。立三指者，一品宅中有十院歌姬，此乃第三院耳。返掌三者，數十五指，以應十五日之數。胸前小鏡子，十五夜月圓如鏡，令郎來耶？』生大喜，不自勝。謂磨勒曰：『何計而能導我鬱結？』磨勒笑曰：『後夜乃十五夜，請深青絹兩疋，爲郎君製束身之衣。一品宅有猛犬守歌妓院門，非常人不得輒入，入必噬殺之，其警如神，其猛如虎，卽曹州孟海之犬也。世間非老奴不能斃此犬。兒今夕當爲郎君搗殺之。』遂宴犒以酒肉。

至三更，攜鍊椎而往，食頃而回曰：『犬已斃訖，固無障塞耳。』

是夜三更，與生衣青衣，遂負而逾十重垣，乃入歌妓內，止第三門。

繡戶不扃，金釭微明，惟聞妓長嘆而坐，若有所俟。翠環初墜，紅臉纔舒，玉恨無妍，珠愁轉瑩。但吟

詩曰：『深洞鸞啼恨阮郎，（八）偷來花下解珠璫。碧雲飄斷音書絕，空倚玉簫愁鳳凰。』侍衛皆寢，鄰近聞然。生遂緩褰簾而入。良久，驗是生。姬躍下榻執生手曰：『知郎穎悟，必能默識，所以手語耳。又不知郎君有何神術，而能至此？』生具告磨勒之謀，負荷而至。姬曰：『磨勒何在？』曰：『簾外耳。』遂召入，以金甌酌酒而飲之。

姬白生曰：『某家本富，居在朔方。主人擁旄，逼爲姬僕。不能自死，尙且偷生，臉雖鉛華，心頗鬱結。縱玉筋舉饌，金鑪泛香，雪屏而每進綺羅，繡被而常眠珠翠，皆非所願，如在桎梏，賢爪牙既有神術，何妨爲脫狴牢。所願旣申，雖死不悔。請爲僕隸，願侍光容。又不知郎君高意如何？』生愀然不語。

磨勒曰：『娘子旣堅確如是，此亦小事耳。』姬甚喜。

磨勒請先爲姬負其囊橐妝奩。如此三復焉。然後曰：『恐遲明，』遂負生與姬而飛出峻垣十餘重。一品家之守禦，無有警者，遂歸學院而匿之。

及旦，一品家方覺。又見犬已斃。一品大駭曰：『我家門垣，從來邃密，扃鎖甚嚴，勢似飛騰，寂無形跡，此必俠士而挈之。無更聲聞，徒爲患禍耳。』

姬隱崔生家二歲，因花時駕小車而遊曲江，爲一品家人潛誌認。遂白一品。一品異之。召崔生而詰之。生懼而不敢隱。遂細言端由，皆因奴磨勒負荷而去。一品曰：「是姬大罪過。但郎君驅使踰年，卽不能問是非。某須爲天下人除害。」

命甲士五十人，嚴持兵仗，圍崔生院，使擒磨勒。磨勒遂持七首飛去高垣，警若翅翎，疾同鷹隼，攢矢如雨，莫能中之。頃刻之間，不知所向。

然崔家大驚愕。後一品悔懼，每夕多以家童持劍戟自衛。如此周歲方止。

後十餘年，崔家有人見磨勒賣藥於洛陽市，容顏如舊耳。

- (一) 崑崙奴傳，見太平廣記一百九十四。原列裴劍傳奇三卷中。  
(二) 大歷，唐代宗年號。  
(三) 一品，指汾陽王郭子儀。  
(四) 千牛，禁衛之名。唐置左右千牛衛。  
(五) 軸，捲也。  
(六) 含桃，今櫻桃也。  
(七) 反三掌，猶言掌反三次也。  
(八) 阮郎，指阮肇入天台山遇仙女於桃源洞事。

## 嬾殘傳(一)

## 袁郊

懶殘者，天寶初，衡嶽寺執役僧也。退食卽收所餘而食，性懶而食殘，故號懶殘也。晝專一寺之工，夜止羣牛之下，曾無倦色，已二十年矣。時鄴侯李泌寺中讀書，察懶殘所爲，曰：『非凡物也。』聽其中宵（一）梵唱，（二）響徹山林，李公情頗知音，能辨休戚，謂：『懶殘經音悽惋，而後喜悅，必謫墮之人，時將去矣。』候中夜，李公潛往謁焉，望席門通名而拜。懶殘大詬，仰空而唾曰：『是將賊我。』李公愈加敬謹，惟拜而已。懶殘正撥牛糞火，出芋啗之，良久，乃曰：『可以席地。』取所啗芋之半，以授焉。李公捧承盡食而謝。謂李公曰：『慎勿多言，領取十年宰相。』公又拜而退。居一月，刺史祭嶽，修道甚嚴。忽中夜風雷，而一峯頽下，其緣山磴道，（四）爲大石所攔。（五）乃以十牛糜絆以挽之，又以數百人鼓噪以推之，力竭而愈固，更無他途，可以修事。懶殘曰：『不假人力，我試去之。』衆皆大笑，以爲狂人。懶殘曰：『何必見嗤，試可乃已。』寺僧笑而許之。遂履石而動，忽轉盤而下，聲若雷震。山路旣開，衆僧皆羅拜，一郡皆呼至聖，刺史奉之如神。懶殘悄然，乃懷去意。寺外虎豹，忽爾成羣，日有殺傷，無由禁止。懶殘曰：『授我箠，（六）爲爾盡驅除。』衆皆曰：大石猶可推，虎豹當易制。遂與之荆挺，（七）皆躡而觀之。纔出門，見一虎銜之而去。懶殘旣去之後，虎豹亦絕跡。後李公果十年爲相也。



(一) 嬾殘傳，見太平廣記九十六，注云：出甘澤謠。  
 (二) 中宵，謂午夜也。  
 (三) 梵唱，誦佛經聲也。  
 (四) 磴道，山中石階級也。  
 (五) 闌阻也。  
 (六) 錘，鞭也。  
 (七) 荆挺，謂荆木之杖。





# 唐宋傳奇選下卷

## 宋傳奇五家 計共九篇

(一) 劉斧，北宋時秀才。著有青瑣高議二十七卷。分前集，後集，別集。

(二) 張齊賢，字師亮，冤句人，宋太宗時，以大理寺評通判衡州。真宗時，官至兵部尚書，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

(三) 吳淑字正儀，潤州丹陽人，徐鉉之婿。宋初，官至職方員外郎，咸平五年卒。著有江淮異人錄，嘗預修太平廣記。

(四) 樂史字子正，撫州宜黃人，精通地理學。宋爲著作佐郎，景德四年卒，時七十八。著有太平寰宇記二百卷。

(五) 秦醇字子復，譙川人。譚意歌傳外，所著趙飛燕別傳，驪山記，溫泉記等篇，亦皆可誦。

# 王榭傳(一)

劉斧

唐王榭，(一)金陵人，家巨富，祖以航海爲業。一日，榭具大舶，(二)欲之大食國。(四)行踰月，海風大作，驚濤際天，陰雲如墨，巨浪走山，鯨鼈出沒，魚龍隱現，吹波鼓浪，莫知其數。然風勢益壯，巨浪一來，身若上於九天，大浪既回，舟如墜於海底。舉舟之人，輿而復顛，顛而又仆。不久，舟破，獨榭一板之附，又爲風濤飄蕩。開目則魚怪出其左，海獸浮其右，張目呀口，欲相吞噬。榭閉目待死而已。三日，抵一洲，捨板登岸，行及百步，見一翁媪，皆皂衣服，年七十餘。喜曰：「此吾主人郎也，何由至此？」榭以實對。乃引到其家。坐未久，曰：「主人遠來，必甚餒。」進食，殺皆水族。(五)月餘，榭方平復，飲食如故。翁曰：「至吾國者必先見君。向以郎倦，未可往，今可矣。」榭諾，翁乃引行三里，過闌闌。(六)民居亦甚煩會。又過一長橋，方見宮室臺榭，連延相接，若王公大人之居，至大殿門，闈者入報。不久，一婦人出，服頗美麗，傳言曰：「王召君入見。」王坐大殿，左右皆女人立，王衣皂袍烏冠。榭卽(七)殿階。王曰：「君北渡人也，禮

無統制，無拜也。』榭曰：『既至其國，豈有不拜乎？』王亦折躬勞謝。王喜，召榭上殿，賜坐，曰：『卑遠之國，賢者何由及此？』榭以風濤破舟，不意及此，惟祈王見矜。曰：『君舍何處？』榭曰：『見居（八）翁家。』王令急召來。翁至，曰：『此木鄉主人也。凡百無令其不如意。』王曰：『有所須，但論。』乃引去，復寓翁家。翁有一女，甚美色，或進茶餌，簾牖間偷視私顧，亦無避忌。翁一日召榭飲，半酣，白翁曰：『某身居異地，賴翁母存活。旅況如不失家，爲德甚厚。然萬里一身，憐憫孤苦，寢不成寐，食不成甘，使人鬱鬱。但恐成疾伏枕以累翁也。』翁曰：『方欲發言，又恐輕冒。家有小女，年十七，此主人家所生也。欲以結好，少適旅懷，如何？』榭答：『甚善。』乃擇日備禮，王亦遺酒穀采禮，助結姻好。成親，榭細視女，俊目狹腰，杏臉紺（九）鬢，體輕欲飛，妖姿多態。榭詢其國名，曰：『烏衣國也。』榭曰：『翁常目我爲主人，卽我亦不識，昔所不役使，何主人云也？』女曰：『君久卽自知也。』後常飲燕，在席之間，女多淚眼畏人，愁眉蹙黛。榭曰：『何故？』女曰：『恐不久睽別。』榭曰：『吾雖萍寄，得子亦忘歸，子何言離意？』女曰：『事由陰數（一〇），不由人也。』王召榭宴於寶墨殿，器皿陳設，俱黑，亭下之樂亦然。杯行樂作，亦甚清婉。但不曉其曲耳。王命玄玉杯（一一）勸酒，曰：『至吾國者，古今止兩人。漢有梅成，今有足下。願得一篇爲異。』

日佳話。」給箋，樹爲詩曰。

基業祖來興大舶，萬里梯航慣爲客。今年歲運頓衰零，中道偶然罹此厄。巨風迅急若追兵，千疊雲陰如黑色。魚龍吹浪泣血腥，全舟盡葬魚龍宅。陰火連空紫焰飛，直疑浪與天相拍。鯨目光連半海紅，鼇頭波湧掀天白。桅檣倒折海底開，聲若雷霆以分別。隨我神助不沉淪，一板漂來此岸側。君恩雖重賜宴頻，無奈旅人自悽惻。引領鄉原常涕零，恨不此身生羽翼。

王覽詩欣然曰：「君詩甚好，無苦懷家，不久令歸。雖不能生羽翼，亦令君跨烟霧。」宴回，各人作詩。女曰：「末句何相譏也？」樹亦不曉。不久，海上風和日暖，女泣曰：「君歸有日矣！」王遣人謂曰：「君某日當回，宜與家人敘別。」女置酒，但悲泣不能發言，雨洗嬌花，露沾弱柳，綠慘紅愁，香消膩瘦。樹亦悲感。女作別詩曰：

從來歡會惟憂少，

自古恩情到底稀。

此夕孤幃千載恨，

夢魂應逐北風飛。

又曰：『我自此不復北渡矣。使君見我非今形容，且將憎惡之，何暇憐我愛我，見君亦有嫉妬之情。今不復北渡，願老死於故鄉。此中所有之物，郎俱不可持去，非所惜也。』令侍中取丸靈丹來，曰：『此丹可以召人之神魂，死未逾月者，皆可使之更生。其法用一明鏡，致死者胸上，以丹安於項。以東南艾枝作柱灸（二三）之，立活。此丹海神祕惜，若不以崐崙玉盒盛之，即不可逾海。』適有玉盒，并付之以繫榭左臂，大慟而別。王曰：『吾國無以爲贈，』取箋詩曰：

昔向南溟浮大舶，

漂流偶作吾鄉客。

從茲相見不復期，

萬里風煙雲水隔。

榭辭拜，王命取飛雲軒來。既至，乃一烏毡兜子耳。命榭入其中，復命取化羽池水灑之，其毡乘。又召翁媪扶持榭回。王戒榭曰：『當閉目，少息即至君家。不爾，即墮大海矣。』榭合目，但聞風聲怒濤。既久，開目，已至其家，坐堂上，四顧無人，惟樑上有雙燕呢喃。榭仰視，乃知所止之國，燕子之國也。須臾，家人出相勞問，俱曰：『聞爲風濤破舟，死矣！何故遽歸？』榭曰：『獨我附板而生。』亦不告所居之國。榭惟一子，去時方三歲，不見，乃問家人曰：『死已半月矣。』榭感泣，因思靈丹之言，命開棺取尸如法灸。

之，果生。至秋，二燕將去，悲鳴庭戶之間。榭招之，飛集於臂，乃取紙細書一絕繫於尾云：

誤到華胥國裏來，  
玉人終日重憐才。

雲軒飄去無消息，  
淚灑臨風幾百回。

來春，燕來，徑泊榭臂，尾一小柬，取視，乃詩也。有一絕云：

昔日相逢真數合，  
而今睽隔是生離。

來春縱有相思字，  
三月天南無燕飛。

榭深自恨。明年亦不來。其事流傳衆人口，因目榭所居處爲烏衣巷。劉禹錫（一四）金陵五詠，有

烏衣巷詩云：

朱雀橋邊野草花，  
烏衣巷口夕陽斜。

舊時王榭（一五）堂前燕，  
飛入尋常百姓家。

卽知王榭之事非虛矣。（一六）

（一）王榭傳，原載斧所著青瑣高議別集卷四。（二）金陵，今南京市之舊名。（三）舶，傍伯切。或作舶，廣韻：海中



大船。集韻：蠻夷汎海舟曰舶。（四）大食，古國名，相傳屬印度。（五）水族，謂魚鼈之屬。（六）闐闐，讀若還潰，闐，市垣也。闐，市外門也。張衡西京賦：「通闐帶闐。」博雅云：道也。（七）卽，猶言至也。（八）見居，猶言被留住也。（九）紺，音讀，釋名：含也。青而含赤色也。說文云：帛深青褐赤色。（一〇）陰數，猶言冥漠間之定命。（一一）命玄玉杯，猶言持黑色之玉杯。（一二）跨煙霧，謂飛行也。（一三）灸，謂以熱法治療。（一四）劉禹錫，字夢得，唐詩人，有劉賓客集。（一五）樹原作謝。劉詩「舊時王謝堂前燕，飛入尋常百姓家。」王謝與尋常百姓對稱，自是指王導謝安子弟而言。（一六）此文本係傳奇，故引劉詩作證，如後來說部「有詩爲證」之例，不足據此以訂劉詩也。

## 劍客記（一）

張齊賢

萬州（三）白太保，名廷誨，卽致政中令諱文珂之長子也。任莊宅使時，權五司兼水北巡檢。（五）司者，莊宅，皇城，內園，洛苑，宮苑也。（平蜀有功，就除（三）萬州刺史，受代（四）歸，歿於荆南。白性好奇，重道士之術。從兄（五）廷讓，爲親事都將（六）不履行檢，屢遊行於鄆市（七）中。忽有，謂廷讓曰：「劍客嘗聞之乎？」廷讓曰：「聞。」「曾見之乎？」曰：「未嘗見。」客曰：「在前通利坊邁旅中，呼爲處士，

卽劍客也，可同往見之。」廷讓如其言，明日同詣逆旅中。見五六人席地環坐，中有一人，深目豐眉，紫墨色，黃鬚。廷讓至，黃鬚獨不起。客曰：「可拜。」廷讓拜，黃鬚倨受。徐曰：「誰氏子至？」客曰：「白令公姪，與某同來，專起居處士。」黃鬚笑曰：「同爾來，可坐共飲。」須臾，將一木盆至，取酒數瓶，滿其盆，各置一磁碗在面前，舁一案，驢肉置其側，中一人鼓刀切肉，作大櫛，用杓酌酒於碗中，每人前設一肉器。廷讓視之有難色。黃鬚一舉而盡，數輩亦然。且引手取肉啖之。顧廷讓，揚眉攝目若怒色。廷讓強飲半碗許，咀嚼少肉而已。酒食罷，散去。廷讓熟視，皆狗屠角抵輩。廷讓與同來客，獨住款曲。客語黃鬚曰：「白公，志士也。處士幸勿形跡。」黃鬚於床上取一短劍出匣，以手簸弄訖，以指彈劍，鏗然有聲。廷讓視之，意謂劍客爾，復起再三拜之，曰：「幸覩處士，他日終願乞爲弟子。」黃鬚曰：「此劍凡殺五十七人，皆恠（八）財輕侮人者。取首級煮食之，味如猪羊頭爾。」廷讓聞之，若芒刺滿身，恐悚而退。歸具以事語於弟廷誨。貴家子聞異人奇士，素所尙，且曰：「某如何得一見之？」「可謀於客。」遂告之。客曰：「但備酒饌俟之。」明日辰巳間，客果與具來，白兄弟迎接之，延入。白俱投拜。黃鬚悉倨受之。飲食訖，謂白曰：「君家有好劍否？」對曰：「有。」因取數十口置於前。黃鬚一一閱之，曰：「劍凡鐵也。」廷讓

曰：『某房中有兩口劍，』試取觀之。黃鬚置一於地，亦曰：『凡劍爾，』再取一，云：『此可。』乃令工磨之，黃鬚命取火筋至，引劍斷之，刃無復缺；黃鬚曰：『果稍堪（九）爾。』以手擲，若劍舞狀。久之告去。廷誨奇而留之，命止於廳側，待之甚厚。黃鬚大率少語，但應唯而已。忽一日，借一駿蹄暫出數日，徒步而來。曰：『馬驚逸，不知所之？』旬日，有人送馬至。又月餘，黃鬚謂廷誨曰：『於爾兄處，借銀十錠，皮篋一，好馬一匹，僕二人，暫至華陽（一〇）迴日，銀與馬却奉還。』白兄潛思之，欲不與，聞其多殺恠財者，欲與，慮其不返，猶豫未決。黃鬚果怒，告去，不可留。白昆弟遜謝之，曰：『十錠銀，一馬，暫借小事爾，却是選人力，恐不稱處士指顧。』悉依借與之，黃鬚不辭，上馬而去。白之昆仲，亦不之測。數日，一僕至曰：『處士至土壤，怒行遲，遣回。』又旬日，一僕至曰：『至陝州（一一）處士怒遣回。』白之昆仲，謂劍客不敢竊議，恐知而及禍，踰年不至。有買客乘所借馬過門者，白之左右皆識之，聞於白，詰之曰：『於華州（一二）八十千買之。』契券分明，賣馬姓名易之矣。方知其詐。三數年後，有人陝州見之，蓋素善鍛（一三）者也。白爲人平常厚貌深衷，未易輕信。黃鬚假劍術以惑人，可乎白之可欺（一四）也。書之者，亦鑄鼎備物之像，（一五）使人入出林逢之，不敢爾思，亦自古欺詐之尤者也。君子誌之，抑鑄鼎之類也。誠之，誠

之。(一六)

- (一) 劍客記原題白萬州遇劍客載洛陽摺紳舊聞記。
- (二) 萬州，即今四川萬縣。
- (三) 除，如云真除，謂受官也。
- (四) 受代，今言接事。
- (五) 從兄，堂兄也。
- (六) 都將，今言料理。
- (七) 鄜市，猶言街坊也。
- (八) 恠，同恪，家語「商甚恠於財」鄙慳之義。
- (九) 稍堪，謂差能用也。
- (一〇) 華陽，縣名，與成都同城。
- (一一) 陝州，今陝縣。
- (一二) 華州，今陝西華陰縣。
- (一三) 鍛，煉鐵也。
- (一四) 可乎……猶言知白之可欺。
- (一五) 鑄鼎，謂燭好也。
- (一六) 末尾述作意。

# 潘辰傳(一)

## 吳淑

潘辰者，大理評事潘鵬之子也。少居於和州，(一)樵採雞籠山，以供養其親。嘗過江，至金陵，泊舟秦淮口。有一老父，求同載過江。辰敬其老，許之。時大雪，辰市酒與同飲。及江中流，酒已盡。辰甚恨其少，不得醉。老父曰：『吾亦有酒。』乃解巾，於髻中取一小葫蘆子，頃之極飲。(二)不竭。辰驚，益敬之。及至岸，謂辰曰：『子事親孝，復有道氣，可教也。』乃授以道術。辰自是所為詭異，世號之為潘仙人。能掬(四)

水銀於手中，按之即成銀。嘗入人家，見池沼中有落葉甚多，謂主人曰：「此可以爲戲。」令以物漉（五）取之，置之於地，隨葉大小，皆爲魚矣。更棄於水，葉復如故。有蒯亮者，嘗至所親家，同坐者數人。見展過於門，主人召之，乃至。因謂展曰：「請先生出一術以娛賓。」展曰：「可。」顧見門前有鐵砧，謂主人曰：「得此鐵砧，可以爲戲。」因就假之。既至，展乃出一小刀子，細細切之，至盡。坐客驚愕。既而曰：「假人物不可壞之也。」乃合聚之，砧復如故。又於袖中出一幅舊方巾，謂人曰：「勿輕此，非一人有急，不可從余假之，他人固不可能得也。」乃舉以蔽面，退行數步，則不復見。能背本誦所未嘗見書。或卷而封之，置之於前，首舉一字，則誦之終卷。其間點竄塗乙，（六）悉能知之，所爲多此類，亦不復盡紀。後亦以疾卒。

（一）潘辰傳見江淮異人錄，錄共三卷，已散佚。此文錄自永樂大典。（二）和州，今安徽和縣。（三）極飲，痛飲也。

（四）掬，兩手捧之也。詩：「兩手曰掬。」說文：「在手曰掬。」掬即掬之俗寫。（五）漉，浚也，滲也。戰國策：「漉汁灑地。」

月令：「仲春毋漉陂池。」漉陂池之漉猶淘井之淘，與此義近。（六）點竄塗乙，謂修改之處。

## 綠珠傳(一)

## 樂史

綠珠者，姓梁，白州博白縣(二)人也。州則南昌郡，古越地，秦象郡，漢合浦縣地。唐武德(三)初，削平蕭銑，(四)於此置南州；尋改爲白州，取白江爲名。州境有博白山，博白江，盤龍洞，房山，雙角山，大荒山。山上有池，池中有婢妾魚。綠珠生雙角山下，美而豔。越俗以珠爲上寶。生女爲珠娘，生男爲珠兒，綠珠之字，由此而稱。晉石崇爲交趾采訪使，以眞珠三斛致之。崇有別廬在河南金谷澗。(五)澗中有金水，自太白源來。崇卽川阜置園館。綠珠能吹笛，又善舞明君。(明君，昭君也。避晉文帝諱，改昭爲明。)明君者，漢妃也。漢元帝時，匈奴單于入朝，詔王嬙配之，卽昭君也。及將去，入辭，光彩射人，天子悔焉，重難改更，漢人憐其遠嫁，爲作此歌。崇以此曲教之，而自製新歌曰：

「我本良家子，將適單于庭。辭別未及終，前驅已抗旌。(六)僕御流涕別，轅馬悲且鳴。哀鬱傷五內，涕泣霑珠纓。行行日已遠，遂造匈奴城。延佇於穹廬，(七)加我闕(於連切)氏(音支)(八)名。殊

類非所安，雖貴非所榮。父子見陵辱，對之慚且驚。殺身良不易，默默以苟生。苟生亦何聊，積思常憤盈。願假飛鴻翼，乘之以遐征。飛鴻不我顧，佇立以屏營。昔爲匣中玉，今爲糞上英。朝華不足歡，甘與秋草并。傳語後世人：遠嫁難爲情。」

崇又製懊惱曲以贈綠珠。崇之美豔者千餘人，妝飾一等，使忽視之，不相分別。刻玉爲倒龍佩，縈金爲鳳凰釵，結袖繞楹而舞。欲有所召者，不呼姓名，悉聽佩聲，視釵色。佩聲輕者居前，釵色豔者居後，以爲行次而進。趙王倫（九）亂常，賊類孫秀使人求綠珠。崇方登涼觀，臨清水，婦人侍側。使者以告，崇出侍婢數百人以示之，皆蘊蘭麝而披羅縠。曰：「任所擇。」使者曰：「君侯服御，麗矣。然受命指索綠珠，不知孰是？」崇勃然曰：「吾所愛，不可得也。」秀因是譖倫族之。收兵忽至，崇謂綠珠曰：「我今爲爾獲罪。」綠珠泣曰：「願效死於君前。」崇因止之，於是墜樓而死。崇棄東市。時人名其樓曰綠珠樓。樓在步庚里，近狄泉。狄泉在正城之東。綠珠有弟子宋緯，有國色，善吹笛。後入晉明帝宮中。今白州有一派水，自雙角山出，合容州江，呼爲綠珠江。亦猶歸州有昭君灘，（一〇）昭君村，昭君場；吳有西施谷，脂粉塘，蓋取美人出處爲名。又有綠珠井，在雙角山下。耆老傳云：「汲此井飲者，誕女必多美。」

麗。里閭有識者以美色無益於時，因以巨石鎮之。爾後雖有產女端妍者，而七竅四肢多不完具。『異哉！山水之使然。昭君村生女皆炙破其面，故白居易詩曰：『不取往者戒，恐貽來者冤。至今村女面，燒灼成癍痕。』又以不完具而惜焉。牛僧孺周秦行記（二）云：『夜宿薄太后廟，見戚夫人，王嬙，太眞妃，潘淑妃，各賦詩言志。別有善笛女子，短鬢窄衫，具帶，貌甚美，與潘氏偕來。太后以接坐居之，令吹笛，往往亦及酒。太后顧而謂曰：『識此否？石家綠珠也。潘妃養作妹。』太后曰：『綠珠豈能無詩乎？』綠珠拜謝，作曰：『此日人非昔日人，笛聲空怨趙王倫。紅殘鈿碎花樓下，金谷千年更不春。』太后曰：『牛秀才遠來，今日誰人與伴？』綠珠曰：『石衛尉性嚴忌，今有死，不可及亂。』然事雖詭怪，聊以解頤。噫，石崇之敗，雖自綠珠始，亦其來有漸矣。崇常刺荊州，劫奪遠使，沈殺客商，（二）以致巨富。又遺王愷（一三）鳩鳥，共爲鳩毒之事。有此陰謀，加以每邀客宴集，令美人行酒，客飲不盡者，使黃門斬美人。王丞相與大將軍嘗共訪崇，丞相素不能飲，輒自勉強，至於沈醉。至大將軍，故不飲以觀其變，已斬三人。君子曰：『禍福無門，惟人所召。』崇心不義，舉動殺人，烏得無報也。非綠珠無以速石崇之誅，非石崇無以顯綠珠之名。綠珠之墜樓，侍兒之有貞節者也。比之於古，則有曰六出。六出者，王進賢侍兒也。進



賢，晉愍太子妃。洛陽亂，石勒（一四）掠進賢渡孟津，欲妻之。進賢罵曰：「我皇太子婦，司徒公女。胡羌小子，敢干我乎！」言畢投河。六出曰：「大既有之，小亦宜然。」復投河中。又有窈娘者，武周時喬知之（一五）寵婢也。盛有姿色，特善歌舞。知之教讀書，善屬文，深所愛幸。時武承嗣（一六）驕貴，內宴酒酣，迫知之將金玉賭窈娘。知之不勝，便使人就家強載以歸。知之怨悔，作綠珠篇以敘其怨。詞曰：「石家金谷重新聲，明珠十斛買娉婷。此日可憐無復比，此時可愛得人情。君家閨閣未曾難，嘗持歌舞使人看。富貴雄豪非分理，驕矜勢力橫相干。辭君去君終不忍，徒勞掩面傷紅粉。百年離別在高樓，一旦紅顏爲君盡。」知之私屬承嗣家閹奴傳詩於窈娘。窈娘得詩悲泣，投井而死。承嗣令汲出，於衣中得詩，鞭殺閹奴。諷吏羅織知之，以至殺焉。悲夫，二子以愛姬示人，掇喪身之禍。所謂倒持太阿，授人以柄。易曰：「慢藏誨盜，冶容誨淫。」其此之謂乎。其後詩人題歌舞妓者，皆以綠珠爲名。庾肩吾（一七）曰：「蘭堂上客至，綺席清絃撫。自作明君辭，還教綠珠舞。」李元操云：「絳樹搖歌扇，金谷舞筵開。羅袖拂歸客，留歡醉玉杯。」江總云：「綠珠含淚舞，孫秀強相邀。」綠珠之沒已數百年矣，詩人尙詠之不已，其故何哉？蓋一婢子，不知書，而能感主恩，憤不願身，其志烈懷慄，誠足使後人仰慕歌詠也，至有享厚祿，

盜高位，亡仁義之性，懷反覆之情，暮四朝三，惟利是務，節操反不若一婦人，豈不愧哉。今爲此傳，非徒述美麗，窒禍源，且欲懲戒辜恩背義之類也。季倫死後十日，趙王倫敗。左衛將軍趙泉斬孫秀於中書，軍士趙駿剖秀心食之。倫囚金墉城，賜金屑酒。倫慚，以巾覆面曰：「孫秀誤我也。」飲金屑而卒。皆夷家族。南陽生曰：此乃假天之報怨，不然，何梟夷之立見乎！（一八）

（一）綠珠傳見琳瑯秘室叢書。

（二）白州博白縣，今廣西博白縣。

（三）武德，唐高祖年號。

（四）蕭銑，國號

梁，在隋唐之間僭稱皇帝，都江陵。建元鳳鳴，享國僅五年。爲李靖所平。

（五）金谷澗在洛陽西北，谷中之水自新安洛陽東

南流經此谷，更東南入纏河，古時入穀水，水經注謂之金水。石崇金谷詩序：「余有別廬，在河南金谷澗中，清泉茂樹，衆果竹柏

等物備具，又有水碓魚池。」（六）抗旌，謂舉旗前進也。（七）穹廬，爲胡人氈帳之名。（八）閼氏，匈奴王后之稱。

（九）趙王倫，司馬懿第九子，武帝時，封瑯琊郡王，尋改封於趙。因氏羌叛，徵還京師，與嬖人孫秀謀害太子，矯詔廢賈后，幽惠

帝，僭位。齊王冏等起兵討之，斬秀，惠帝復位，賜之死。（一〇）歸州，今湖北秭歸縣。昭君村在興山縣。（一一）周秦行記，實

係章瓊作。（一二）見晉書本傳：「在荊州劫遠使商客，致富不貲。」（一三）見晉書本傳：「崇在南中得鳩鳥雛，以與

後將軍王愷，時制鳩鳥不得渡江，爲司隸校尉傅祗所糾，詔原之，燒鳩於都街。」（一四）石勒本羯種，國號後趙，五胡十六

國中最強者。（一五）喬知之，馮翊人，有俊才，武后時，官左司郎中。（一六）武承嗣，在武后時，官至左相，嘗諷后爲武氏

立宗廟，立己爲皇太子，後卒不得志死。（一七）庾肩吾，晉時新野人，簡文帝時，官度支尚書。侯景破會稽，購得肩吾，將殺之，

以能詩得免。奔江陵，歷江州刺史，封武康縣公。（一八）「今爲此傳」結綠珠與石崇；「南陽生曰」結孫秀與趙王倫。

## 楊太真外傳（二）上

樂史

楊貴妃小字玉環，弘農華陰（二）人也。後徙居蒲州永樂（三）之獨頭村。高祖令本，金州刺史；父玄琰，蜀司戶。貴妃生於蜀。嘗誤墜池中，後人呼爲落妃池。池在導江縣前。（亦如王昭君生於峽州，今有昭君村；綠珠生於白州，今有綠珠江。）妃早孤，養於父河南府士曹玄璪家。開元二十二年十一月，歸於壽邸。二十八年十月，玄宗幸溫泉宮，（自天寶六載十月，復改爲華清宮，）使高力士取楊氏女於壽邸，度爲女道士，號太真，住內太真宮。天寶四載七月，册左衛中郎將韋昭訓女配壽邸。是月，於鳳凰園册太真宮女道士楊氏爲貴妃，半后服用。進見之日，奏霓裳羽衣曲。（霓裳羽衣曲者，是玄宗登三鄉驛，望女几山所作也。故劉禹錫詩有云：

「伏觀玄宗皇帝望女几山詩，小臣斐然有感：開元天子萬事足，惟惜當時光景促。三鄉驛上

望仙山，歸作霓裳羽衣曲。仙心從此在瑤池，三清八景相追隨。天上忽乘白雲去，世間空有秋風詞。」

又逸史云：「羅公遠天寶初侍玄宗，八月十五日夜，宮中翫月（四）曰：『陛下能從臣月中游乎？』乃取一枝桂，向空擲之，化爲一橋，其色如銀。請上同登，約行數十里，遂至大城闕。公遠曰：『此月宮也。』有仙女數百，素練寬衣，舞於廣庭。上前問曰：『此何曲也？』曰：『霓裳羽衣也。』上密記其聲調，遂回橋，卻顧隨步而滅。旦諭伶官，象其聲調，作霓裳羽衣曲。（以二說不同，乃備錄於此。）是夕，授金釵鈿合。上又自執麗水鎮紫庫磨金琢成步搖，至粧閣，親與插鬢。上喜甚，謂後宮人曰：『朕得楊貴妃，如得至寶也。』乃製曲子曰得寶子，又曰得靸（方孔反）子。」

先是，開元初，玄宗有武惠妃王皇后。后無子，妃生子，又美麗，寵傾後宮。至十三年，皇后廢，妃嬪無得與惠妃比。二十一年十一月，惠妃卽世。後庭（五）雖有良家子，無悅上目者，上心凄然。至是得貴妃，又寵甚於惠妃。有姊三人，皆豐碩修整，工於譴浪，巧會旨趣，每入宮中，移晷方出。宮中呼貴妃爲娘子，禮數同於皇后。册妃日，贈其父玄琰濟陰太守，母李氏隴西郡夫人，又贈玄琰兵部尙書，李氏涼國夫

人。叔玄珪爲光祿卿，銀青光祿大夫。再從兄釗拜爲侍郎，兼數使。兄銛又居朝列。堂弟錡尙太華公主。是武惠妃生，以母見遇過於諸女，賜第連於宮禁。自此楊氏權傾天下，每有囑請，臺省府縣，若奉詔勅。四方奇貨，僮僕，馳馬，日輸其門。時安祿山爲范陽節度，恩遇最深，上呼之爲兒。嘗於便殿與貴妃同宴，樂。祿山每就坐，不拜上而拜貴妃。上顧而問之：「胡不拜我而拜妃子，意者何也？」祿山奏云：「胡家不知其父，只知其母。」上笑而赦之。又命楊銛以下，約祿山爲兄弟姊妹，往來必相宴餞。初雖結義頗深，後亦權敵，不叶（六）。五載七月，妃子以妬悍忤旨。乘單車，令高力士送還楊銛宅。及亭午，上思之不食，舉動發怒。力士探旨，奏請載還，送院中宮人衣物及司農米麵酒饌百餘車。諸姊及銛初則懼禍聚哭，及恩賜浸廣，御饌兼至，乃稍寬慰。妃初出，上無聊，中官（七）趨過者，或笞撻之。至有驚怖而亡者。力士因請就召，旣夜，遂開安興坊，從太華宅以入。及曉，玄宗見之內殿，大悅。貴妃拜泣謝過，因召兩市雜戲以娛貴妃。貴妃諸姊進食作樂。自茲恩遇日深，後宮無得進幸矣。七載，加釗御史大夫，權京兆尹，賜名國忠。封大姨爲韓國夫人，三姨爲虢國夫人，八姨爲秦國夫人。同日拜命，皆月給錢十萬，爲脂粉之資。然虢國不施粧粉，自銜美豔，常素面朝天。當時杜甫有詩云：

「虢國夫人承主恩，平明上馬入宮門，卻嫌脂粉澹顏色，淡掃蛾眉朝至尊。」

又賜虢國照夜璣，秦國七葉冠，國忠鑲子帳，蓋希代之珍，其恩寵如此。鈞授銀青光祿大夫鴻臚卿，列棨戟，特授上柱國，一日三詔。與國忠五家於宣陽里，甲第洞開，僭擬宮掖，車馬僕從，照耀京邑。遞相誇尚，每造一堂，費逾千萬計，見制度宏壯於己者，則毀之復造，土木之工，不捨晝夜。上賜御食，及外方進獻，皆頒賜五宅。開元已來，豪貴榮盛，未之比也。上起動必與貴妃同行，將乘馬，則力士執轡授鞭。宮中掌貴妃刺繡織錦七百人，雕鏤器物又數百人，供生日及時節慶。續命楊益往嶺南。長吏日求新奇以進奉。嶺南節度張九章，廣陵長史王翼，以端午進貴妃珍玩衣服，異於他郡，九章加銀青光祿大夫，翼擢爲戶部侍郎。九載二月，上舊置五王帳，長枕大被，與兄弟共處其間。妃子無何（八）竊寧王紫玉笛吹。故詩人張佑詩云：「梨花靜院無人見，閑把寧王玉笛吹。」因此又忤旨，放出。時吉溫多與中貴人善，國忠懼，請計於溫。遂入奏曰：「妃，婦人，無智識。有忤聖顏，罪當死。既嘗蒙恩寵，只合死於宮中。陛下何惜一席之地，使其就戮？安忍辱於外乎？」上曰：「朕用卿，蓋不緣妃也。」初，令中使張韜光送妃至宅，妃泣謂韜光曰：「請奏：妾罪合萬死，衣服之外，皆聖恩所賜。唯髮膚是父母所生。今當卽死，無

以謝上。』乃引刀剪其髮一縷，附韜光以獻。妃既出，上憮然。至是，韜光以髮搭於肩上以奏。上大驚惋，遽使力士就召以歸，自後益嬖焉。又加國忠遙領劍南節度使。十載上元節，楊氏五宅夜遊，遂與廣寧公主騎從爭西市門，楊氏奴揮鞭誤及公主衣，公主墮馬。駙馬程昌裔扶公主，因及數搥。公主泣奏之，上令決殺楊家奴一人，昌裔停官，不許朝謁。於是楊家轉橫，出入禁門不問，京師長吏爲之側目。故當時謠曰：『生女勿悲酸，生男勿喜歡。』又曰：『男不封侯女作妃，君看女卻是門楣。』其天下人心羨慕如此。上一日御勤政樓，大張聲樂。時教坊有王大娘，善戴百尺竿，上施木山，狀瀛州方丈，令小兒持絳節，出入其間，而舞不輟。時劉晏以神童爲祕書省正字，十歲，惠悟過人。上召於樓中，貴妃坐於膝上，爲施粉黛，與之巾櫛。貴妃令詠王大娘戴竿，晏應聲曰：『樓前百戲競爭新，唯有長竿妙入神。誰謂綺羅翻有力，猶自嫌輕更著人。』上與妃及嬪御皆歡笑。移時，聲聞於外，因命牙笏黃紋袍賜之。上又宴諸王於木蘭殿，時木蘭花發，皇情不悅。妃醉中舞霓裳羽衣一曲，天顏大悅，方知迴雪流風，可以迴天轉地。上嘗夢十仙子，乃製紫雲迴，（玄宗嘗夢仙子十餘輩，御卿雲而下，各執樂器，懸奏之。曲度清越，眞仙府之音。有一仙人曰：『此神仙紫雲迴。今傳授陛下，爲正始之音。』上喜而傳受。寤後，餘響猶在。

旦，命玉笛習之，盡得其節奏也。并夢龍女，又製凌波曲。（玄宗在東都，夢一女，容貌豔異，梳交心髻，大袖寬衣，拜於床前。上問：「汝何人？」曰：「妾是陛下凌波池中龍女。衛宮護駕，妾實有功，今陛下洞曉鈞天之音，乞賜一曲以光族類。」上於夢中爲鼓胡琴，拾新舊之曲聲，爲凌波曲。龍女再拜而去。及覺，盡記之。會禁樂，自御琵琶，習而翻之。與文武臣僚，於凌波宮臨池奏新曲，池中波濤湧起，復有神女出池心，乃所夢之女也。上大悅，語於宰相，因於池上置廟，每歲命祀之。）二曲既成，遂賜宜春院及梨園弟子并諸王。時新豐初進女伶謝阿蠻，善舞。上與妃子鍾念，因而受焉。就按於清元小殿，寧王吹玉笛，上羯鼓，妃琵琶，馬仙期方響，李龜年箏篋，張野狐篋篥，賀懷智拍。自旦至午，歡洽異常。時唯妃女弟秦國夫人端坐觀之。曲罷，上戲曰：「阿瞞（上在禁中，多自稱也。）樂籍，今日幸得供養夫人，請一纏頭！」秦國曰：「豈有大唐天子阿姨，無錢用耶？」遂出三百萬爲一局焉。樂器皆非世有者，才奏而清風習習，聲出天表。妃子琵琶邏沙檀，寺人白季貞使蜀還獻。其木溫潤如玉，光耀可鑒，有金縷紅文，聲成雙鳳。絃乃末訶彌羅國永泰元年所貢者，淥水蠶絲也，光瑩如貫珠瑟瑟。紫玉笛乃姮娥所得也。祿山進三百事管色，俱用媚玉爲之。諸王、郡主、妃之姊妹，皆師妃，爲琵琶弟子。每一曲徹，（九）廣有獻遺。



妃子是日問阿蠻曰：「爾貧，無可獻師長，待我與爾爲。」命侍兒紅桃娘取紅粟玉臂支賜阿蠻。妃善擊磬，拊搏之音泠泠然，多新聲，雖太常梨園之妓，莫能及之。上命採藍田綠玉，琢成磬；上方造簾，流蘇之屬，以金鈿珠翠飾之，鑄金爲二獅子，以爲趺，綵繒縹麗，一時無比。先開元中，禁中重木芍藥，卽今牡丹，（開元天寶花木記云：「禁中呼木芍藥爲牡丹」也。）得數本紅紫淺紅通白者，上因移植於興慶池東沉香亭前。會花方繁開，上乘照夜白，以步輦從。詔選梨園弟子中尤者，得樂十六色。李龜年以歌擅一時之名，手捧檀板，押衆樂前，將欲歌之。上曰：「賞名花，對妃子，焉用舊樂詞爲？」遽命龜年持金花牋，宣賜翰林學士李白立進清平樂詞三篇。承旨猶苦宿醒，因援筆賦之。

第一首：「雲想衣裳花想容，春風拂檻露華濃。若非羣玉山頭見，會向瑤臺月下逢。」

第二首：「一枝紅豔露凝香，雲雨巫山枉斷腸。借問漢宮誰得似，可憐飛燕倚新粧。」

第三首：「名花傾國兩相歡，長得君王帶笑看。解釋春風無限恨，沉香亭北倚欄干。」

龜年捧詞進，上命梨園弟子略約詞調，撫絲竹，遂促龜年以歌。妃持玻璃七寶杯，酌西涼州蒲萄酒，笑領歌，意甚厚。上因調玉笛以倚曲。每曲遍將換，則遲其聲以媚之。妃飲罷，歛繡巾再拜。上自是顧

李翰林尤異於他學士。會力士終以脫靴爲恥，異日，妃重吟前詞，力士戲曰：「始爲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，何翻拳拳如是耶？」妃子驚曰：「何學士能辱人如斯？」力士曰：「以飛燕指妃子，賤之甚矣。」妃深然之。上嘗三欲命李白官，卒爲宮中所捍而止。上在百花院便殿，因覽漢成帝內傳，時妃子後至，以手整上衣領，曰：「看何文書？」上笑曰：「莫問。知則又殢人。」覓去，乃是「漢成帝獲飛燕，身輕欲不勝風，恐其飄翥，帝爲造水晶盤，令宮人掌之而歌舞。又製七寶避風臺，間以諸香，安於上，恐其四肢不禁」也。上又曰：「爾則任吹多少。」蓋妃微有肌也，故上有此語戲妃。妃曰：「霓裳羽衣一曲，可掩前古。」上曰：「我纔弄，」○爾便欲噴乎？憶有一屏風，合在待訪得，以賜爾。」屏風乃虹霓爲名，雕刻前代美人之形，可長三寸許。其間服玩之器，衣服，皆用衆寶雜廁而成。水精爲地，外以玳瑁水犀爲押，絡以珍珠瑟瑟，間綴精妙，迨非人力所製。此乃隋文帝所造，賜義成公主，隨在北胡。貞觀初，（一一）滅胡，與蕭后同歸中國，因而賜焉。（妃歸衛公家，遂持去。安於高樓上，未及將歸。國忠日午偃息樓上，至牀，覩屏風在焉。纔就枕，而屏風諸女悉皆下牀前，各通所號，曰：「裂繒人也。」「定陶人也。」「穹廬人也。」「當壚人也。」「亡吳人也。」「步蓮人也。」「桃源人也。」「班竹人也。」「奉五官人也。」

『温肌人也。』『曹氏投波人也。』『吳宮無雙返香人也。』『拾翠人也。』『竊香人也。』『金屋人也。』『解佩人也。』『爲雲人也。』『董雙成也。』『爲煙人也。』『畫眉人也。』『吹簫人也。』『笑鬢人也。』『垓中人也。』『許飛瓊也。』『趙飛燕也。』『金谷人也。』『小鬟人也。』『光髮人也。』『薛夜來也。』『結綺人也。』『臨春閣人也。』『扶風女也。』『國忠雖開目，歷歷見之，而身體不能動，口不能發聲。諸女各以物列坐。俄有纖腰妓人近十餘輩，曰：『楚章華踏謠娘也。』迺連臂而歌之，曰：『三朶芙蓉是我流，大楊造得小楊收。』復有二三妓，又曰：『楚宮弓腰也，何不見楚辭別序云：「婬約花態，弓身玉肌。」』俄而遞爲本藝。將呈訖，一一復歸屏上。國忠方醒，惶懼甚，遽走下樓，急令封鎖之。貴妃知之，亦不欲見焉。祿山亂後，其物猶存在宰相元載家，自後不知所在。

- (一) 楊太真外傳見唐代叢書。原分上下二卷，今仍之。此與長恨歌傳可以比閱。(二) 弘農郡，華陰縣，屬今陝西省。(三) 蒲州永樂，今屬山西省。(四) 翫，今俗作玩。翫月猶言賞月也。(五) 後庭，謂後宮。(六) 不叶，謂以權勢相競，亦不和也。(七) 中官，卽宦官。(八) 無何，猶言「未幾」。此句語法略異常習，通作「無何，妃子竊吹寧王紫玉笛。」則較爲曉暢。(九) 徹，終也。(一〇) 弄，戲也。(一一) 貞觀，唐太宗年號。

## 楊太真外傳下

## 樂史

初，開元（一）末，江陵進乳柑橘，上以十枚種於蓬萊宮。至天寶（二）十載九月秋，結實。宣賜宰臣，曰：『朕近於宮內種柑子樹數株，今秋結實一百五十餘顆，乃與江南及蜀道所進無別，亦可謂稍異者。』宰臣表賀曰：『伏以自天所育者不能改有常之性，曠古所無者乃可謂非常之感。是知聖人御物，以元氣布和，大道乘時，則殊方叶致。且橘柚所植，南北異名，實造化之有初，匪陰陽之有革。陛下玄風真紀，六合一家，雨露所均，混天區而齊被，草木有性，憑地氣以潛通。故茲江外之珍果，爲禁中之佳實。綠蒂含霜，芳流綺殿，金衣爛日，色麗彤庭。云云。』乃頒賜大臣。外有一合歡實，上與妃子互相持翫。上曰：『此果似知人意，朕與卿固同一體，所以合歡。』於是促坐，同食焉。因令畫圖，傳之於後。妃子既生於蜀，嗜荔枝。南海荔枝，勝於蜀者，故每歲馳驛以進。然方暑熱而熟，經宿則無味。後人不能知也。上與妃采戲，將北，唯重四轉，敗爲勝。連叱之，骰子宛轉而成重四，遂命高力士賜緋，風俗因而不易。廣南

進白鸚鵡，洞曉言詞，呼爲雪衣女。一朝飛上妃鏡臺上，自語：『雪衣女昨夜夢爲鷲鳥所搏。』上令妃授以多心經，記誦精熟。後上與妃遊別殿，置雪衣女於步輦竿上同去。嘗有鷹至，搏之而斃。上與妃歎息久之，遂瘞於苑中，呼爲鸚鵡塚。交趾(三)貢龍腦香，有蟬蠶之狀，五十枚。波斯(四)言老龍腦樹節方有。禁中呼爲瑞龍腦，上賜妃十枚。妃私發明馳使(明馳者眼下有毛，夜能明，日馳五百里)持三枚遺祿山。妃又常遺祿山金平脫裝具，玉合，金平脫鐵面碗。十一載，李林甫死，又以國忠爲相，帶四十餘使。十二載，加國忠司空。長男暄，先尙延和郡主，又拜銀青光祿大夫，太常卿，兼戶部侍郎。小男拙，尙萬春公主。貴妃堂弟祕書少監鑑，尙承榮郡主。一門一貴妃，二公主，三郡主，三夫人。十二載，重贈玄琰太尉，齊國公。母重封梁國夫人。官爲造廟，御製碑，及書。叔玄珪，又拜工部尙書。韓國壻祕書少監崔珣女爲代宗妃；虢國男裴徽尙代宗女延光公主，女爲讓帝男妻；秦國壻柳澄男鈞尙長清縣主，澄弟潭尙肅宗女和政公主。上每年冬十月，幸華清宮，常經冬還宮闕，去卽與妃同輦。華清宮有端正樓，卽貴妃梳洗之所；有蓮花湯，卽貴妃澡沐之室。國忠賜第在宮東門之南，虢國相對。韓國秦國，蔓棟相接。天子幸其第，必過五家，賞賜燕樂。扈從之時，每家爲一隊，隊著一色衣。五家合隊相映，如百花之煥發。遺鈿，墜鳥，

瑟瑟珠翠，燦於路岐，可掬。曾有人俯身一窺其車，香氣數日不絕。馳馬千餘頭，正以劍南旌節器仗前驅。出有餞飲，還有軟脚。遠近餉遺珍玩狗馬，閣侍歌兒，相望於道。及秦國先死，獨虢國韓國國忠轉盛。虢國又與國忠亂焉。略無儀檢，每入朝謁，國忠與韓虢連轡，揮鞭驟馬，以爲諧謔。從官媼嫗百餘騎，秉燭如晝，鮮裝袷服而行，亦無蒙蔽。衢路觀者如堵，無不駭歎。十宅諸王男女婚嫁，皆資韓虢紹介；每一人約一千貫，上乃許之。十四載六月一日，上幸華清宮，乃貴妃生日，上命小部音聲（小部者，梨園法部所置，凡三十人，皆十五已下。）於長生殿奏新曲。未有名，會南海進荔枝，因以曲名荔枝香。左右歡呼，聲動山谷。其年十一月，祿山反幽陵，祿山本名軋犖山，雜種胡人也。母本巫師。祿山晚年益肥，垂肚過膝，自秤得三百五十斤，於上前胡旋舞，疾如風焉。上嘗於勤政樓東間設大金雞障，施一大榻，卷去簾，令祿山坐。其下設百戲，與祿山看焉。肅宗諫曰：『歷觀今古，未聞臣下與君上同坐閱戲。』上私曰：『渠有異相，我禳之故耳。』又嘗與夜燕，祿山醉臥，化爲一猪而龍首。左右遽告帝。帝曰：『此猪龍，無能爲。』終不殺。卒亂中國，以誅國忠爲名。咸言國忠虢國貴妃三罪，莫敢上聞。上欲以皇太子監國，蓋欲傳位，自親征。謀於國忠。國忠大懼，歸謂姊妹曰：『我等死在旦夕。今東宮監國，當與娘子等併』

命矣。』姊妹哭訴於貴妃。妃銜土請命，事乃寢。十五載六月，潼關失守。上幸巴蜀，貴妃從。至馬嵬，右龍武將軍陳玄禮懼兵亂，乃謂軍士曰：『今天下崩離，萬乘震蕩。』（五）豈不由楊國忠割剝眈庶？（六）以至於此。若不誅之，何以謝天下。』衆曰：『念之久矣。』會吐蕃和好，使在驛門遮國忠訴事。軍士呼曰：『楊國忠與蕃人謀叛！』諸軍乃圍驛四合，殺國忠，并男暄等。（國忠舊名釗，本張易之子也。天授中，易之恩幸莫比。每歸私第，詔令居樓，仍去其梯，圍以束棘，無復女奴待立。母恐張氏絕嗣，乃置女奴嬪姝於樓複壁中。遂有娠，而生國忠。後嫁於楊氏。）上乃出驛門勞六軍。六軍不解圍，上顧左右責其故。高力士對曰：『國忠負罪，諸將討之。貴妃卽國忠之妹，猶在陛下左右，羣臣能無憂怖？伏乞聖慮裁斷。』（一本云：『賊根猶在，何敢散乎。』蓋斥貴妃也。）上迴入驛，驛門內傍有小巷，上不忍歸行宮，於巷中倚杖欹首而立。聖情昏默，久而不進。京兆司錄韋鏐（見素男也）進曰：『乞陛下割恩忍斷，以寧國家。』逡巡，上入行宮。撫妃子出於廳門，至馬道北墻口而別之，使力士賜死。妃泣涕嗚咽，語不勝情。乃曰：『願大家好住。妾誠負國恩，死無恨矣。乞容禮佛。』帝曰：『願妃子善地受生。』力士遂縊於佛堂前之梨樹下。纒絕，而南方進荔枝至。上觀之，長號數息，使力士曰：『與我祭之。』祭後，六軍尙未解。

圍。以繡衾覆牀，置驛庭中，勅玄禮等入驛視之。玄禮擡其首，知其死，曰：「是矣。」而圍解。瘞於西郭之外一里許道北坎下。妃時年三十八。上持荔枝於馬上，謂張野狐曰：「此去劍門，鳥啼花落，水綠山青，無非助朕悲悼妃子之由也。」初，上在華清宮日，乘馬出宮門，欲幸虢國夫人之宅。玄禮曰：「未宣勅報臣，天子不可輕去就。」上爲之迴轡。他年，在華清宮，逼上元，欲夜遊。玄禮奏曰：「宮外卽是曠野，須有預備。若欲夜遊，願歸城闕。」上又不能違諫。及此馬嵬之誅，皆是敢言之有便也。先是，術士李遐周有詩曰：

「燕市人皆去，函關馬不歸。若逢山下鬼，環上繫羅衣。」

燕市人皆去，祿山卽薊門之士而來。函關馬不歸，哥舒翰之敗潼關也。若逢山下鬼，嵬字，卽馬嵬驛也。環上繫羅衣，貴妃小字玉環，及其死也，力士以羅巾縊焉。又妃常以假髻爲首飾，而好服黃裙。天寶末，京師童謠曰：「義髻拋河裏，黃裙逐水流。」至此應矣。初，祿山嘗於上前應對，雜以諧謔。妃常在座，祿山心動。及聞馬嵬之死，數日歎惋。雖林甫養育之，國忠激怒之，然其有所自也。是時虢國夫人先至陳倉之官店。國忠誅問至，縣令薛景仙率吏人追之。走入竹林下，以爲賊軍至，虢國先殺其男徽，次



殺其女。國忠妻裴柔曰：「娘子何不借我方便乎？」遂并其女殺之。已而自刎，不死。載於獄中，猶問人曰：「國家乎賊乎？」獄吏曰：「互有之。」血凝其喉而死。遂併坎（七）於東郭十餘步道北楊樹下。上發馬嵬，行至扶風道。道傍有花，寺畔見石楠樹團圓，愛玩之，因呼爲端正樹，蓋有所思也。又至斜谷口，屬霖雨涉旬，於棧道雨中聞鈴聲隔山相應。上旣悼念貴妃，因採其聲爲雨霖鈴曲，以寄恨焉。

至德（八）二年，旣收復西京。十一月，上自成都還，使祭之。後欲改葬，李輔國等不從。時禮部侍郎李揆奏曰：「龍武將士以楊國忠反，故誅之。今改葬故妃，恐龍武將士疑懼。」肅宗遂止之。上皇密令中官潛移葬之於他所。妃之初瘞，以紫褥裹之。及移葬，肌膚已消釋矣。胸前猶有錦香囊在焉。中官葬畢以獻，上皇置之懷袖。又令畫工寫妃形於別殿，朝夕視之而歎歎焉。上皇旣居南內，夜闌登勤政樓，凭欄南望，煙月滿目。上因自歌曰：「庭前琪樹已堪攀，塞外征人殊未還。」歌歇，聞里中隱隱如有歌聲者。顧力士曰：「得非梨園舊人乎？遲明爲我訪來。」翌日，力士潛求於里中，因召與同去，果梨園弟子也。其後，上復與妃侍者紅桃在焉。歌涼州之詞，貴妃所製也。上親御玉笛，爲之倚曲。曲罷相視，無不掩泣。上因廣其曲。今涼州留傳者益加焉。至德中，復幸華清宮。從官嬪御，多非舊人。上於望京樓下命

張野狐奏雨霖鈴曲。曲半，上四顧淒涼，不覺流涕。左右亦爲感傷。新豐有女伶謝阿蠻，善舞凌波曲，舊出入宮禁，貴妃厚焉。是日，詔令舞。舞罷，阿蠻因進金粟裝臂環，曰：『此貴妃所賜。』上持之，淒然垂涕。曰：『此我祖大帝破高麗，（九）獲二寶：一紫金帶，一紅玉支。朕以岐王所進龍池篇，賜之金帶紅玉支。賜妃子。後高麗知此寶歸我，乃上言：『本國因失此寶，風雨僛時，民離兵弱。』朕尋以爲得此不足爲貴，乃命還其紫金帶。唯此不還。汝旣得之於妃子，朕今再覩之，但興悲念矣。』言訖，又涕零。至乾元元年，賀懷智又上言，曰：『昔上夏日與親王棋，令臣獨彈琵琶（其琵琶以石爲槽，鷓鴣筋爲絃，用鐵撥彈之。）貴妃立於局前觀之。上數捩子將輸，貴妃放康國（一〇）獮子（一一）上局亂之，上大悅。時風吹貴妃領巾於臣巾上，良久，迴身方落。及歸，覺滿身香氣。乃卸頭幘，貯於錦囊中。今輒進所貯幘頭。』上皇發囊，且曰：『此瑞龍腦香也。吾曾施於暖池玉蓮朶，再幸尙有香氣宛然。況乎絲縷潤膩之物哉。』遂淒愴不已。自是聖懷耿耿，但吟：『刻木牽絲作老翁，雞皮鶴髮與眞同。須臾舞罷寂無事，還似人生一世中。』有道士楊通幽自蜀來，知上皇念楊貴妃，自云：『有李少君（一二）之術。』上皇大喜，命致其神。方士乃竭其術以索之，不至。又能遊神馭氣，出天界，入地府求之，竟不見。又旁求四虛上下，東極，

絕大海，跨蓬壺。忽見最高山，上多樓閣。泊至，西廂下有洞戶，東向，闔其門，額署曰『玉妃太真院。』方士抽簪叩扉，有雙鬟童女出應門。方士造次未及言，雙鬟復入。俄有碧衣侍女至，結其所從來。方士因稱天子使者，且致其命。碧衣云：『玉妃方寢，請少待之。』逾時，碧衣延入。且引曰：『玉妃出。』冠金蓮，悅紫綃，佩紅玉，拽鳳鳥。左右侍女七八人，揖方士，問皇帝安否，次問天寶十四載以還。言訖憫然，指碧衣女取金釵鈿合，折其半授使者曰：『爲我謝太上皇，謹獻是物，尋舊好也。』方士將行，色有不足，玉妃因徵其意，乃復前跪致詞：『請當時一事，不聞於他人者，驗於太上皇。不然，恐金釵鈿合，負新垣平之詐也。』玉妃忙然退立，若有所思，徐而言曰：『昔天寶十載，侍輦避暑驪山宮。秋七月，牽牛織女相見之夕，上憑肩而望。因仰天感牛女事，密相誓心：『願世世爲夫婦。』言畢，執手各嗚咽。此獨君王知之耳。因悲曰：『由此一念，又不得居此，復墮下界，且結後緣。或爲天，或爲人，決再相見，好合如舊。』因言：『太上皇亦不久人間，幸唯自愛，無自苦耳。』使者還，具奏太上皇。皇心震悼。及至移入大內甘露殿，悲悼妃子，無日無之。遂辟穀服氣，張皇后進櫻桃蔗漿，聖皇並不食。常玩一紫玉笛，因吹數聲，有雙鶴下於庭，徘徊而去。聖皇語侍兒宮愛曰：『我奉上帝所命，爲元始孔昇真人。此期可再會妃子耳。』

非爾所寶，可送大收。』（大收，代宗小字。）即令具湯沐。『我若就枕，慎勿驚我。』宮愛聞睡中有聲，駭而視之，已崩矣。妃子死日，馬嵬媼得錦褥襪一隻。相傳過客一玩百錢，前後獲錢無數。悲夫，玄宗在位久，倦於萬機，常以大臣接對拘檢，難徇私欲。自得李林甫，一以委成。故絕逆耳之言，恣行燕樂。在席無別，不以爲恥，由林甫之贊成矣。乘輿遷播，朝廷陷沒，百僚繫頸，妃王被戮，兵滿天下，毒流四海，皆國忠之召禍也。

史臣曰：夫禮者，定尊卑，理家國。君不君，何以享國？父不父，何以正家？有一於此，未或不亡。唐明皇之一誤，貽天下之差。所以祿山叛亂，指罪三人。今爲外傳，非徒拾楊妃之故事，且懲禍階而已。（一三）

- （一）開元，玄宗最初所定年號。（二）天寶，玄宗改元後之年號。（三）交趾，國名，即今安南。（四）波斯，國名，在亞細亞西部。（五）萬乘震蕩，謂君上不安也。（六）甝庶，謂百姓。（七）坎，淺葬也。（八）至德，肅宗年號。（九）高麗，即今韓國。（一〇）康國，西域國名。（一一）獮子，一作獮，犬名。元微之詩：「嬌獮睡猶怒。」（一二）李少君，漢武帝時方士，能通神召鬼。（一三）「今爲外傳」云云，申明作意，結法與前篇同。

## 譚意歌傳（二）

## 秦醇

譚意歌小字英奴，隨親生於英州。(一)喪親，流落長沙，今潭州(二)也。年八歲，母又死，寄養小工張文家。文造竹器自給。一日，官妓丁婉卿過之，私念苟得之，必豐吾屋。乃召文飲，不言而去。異日復以財帛貺文，遺頗稠疊。文告婉卿曰：『文廛市賤工，深荷厚意。家貧，無以爲報。不識子欲何圖也？子必有告，幸請言之。願盡愚圖報，少答厚意。』婉卿曰：『吾久不言，誠恐激君子之怒，今君懇言，吾方敢發。竊知意哥非君之子。我愛其容色，子能以此售我，不惟今日重酬子，異日亦獲厚利。無使其居子家，徒受寒饑。子意若何？』文曰：『文揣知君意久矣，方欲先白。如是，敢不從命。』是時方十歲，知文與婉卿之意，怒詰文曰：『我非君之子，安忍棄於娼家乎？子能嫁我，雖貧窮家，所願也。』文竟以意歸婉卿。過門，意哥大號泣曰：『我孤苦一身，流落萬里，勢力微弱，年齡幼小。無人憐救，不得從良人。』聞者莫不嗟慟。婉卿日以百計誘之，以珠翠飾其首，輕煖披其體，甘鮮足其口，既久益勤，若慈母之待嬰兒。辰夕浸沒，則心自愛奪，情由利遷。意哥忘其初志，未及笄，爲擇佳配，肌清骨秀，髮紺眸長，美手纖纖。(四)宮腰擗擗，(五)獨步於一時。車馬駢溢，門館如市。加之性明敏慧，解音律，尤工詩筆。年少千金買笑，春風惟恐居後，郡官宴聚，控騎迎之。時運使周公權府會客，意先至府，醫博士及有故至府，升廳拜公，及美髯

可愛公因笑曰：『有句，子能對乎？』及曰：『願聞之。』公曰：『醫士拜時鬚拂地。』及未暇對答，意從旁曰：『願代博士對。』公曰：『可。』意曰：『郡侯宴處幕侵天。』公大喜。意疾既愈，庭見府官，多自稱詩酒于刺。蔣田見其言，頗笑之。因令其對句，指其面曰：『冬瓜霜後頻添粉。』意乃執其公裳袂，對曰：『木棗秋來也著緋。』公且慚且喜。衆口喟然稱賞。魏諫議之鎮長沙，遊岳麓（六）時，意隨軒。公知意能詩，呼意曰：『子可對吾句否？』公曰：『朱衣吏，引登青障。』意對曰：『紅袖人，扶下白雲。』公喜，因爲之立名文婉，字才姬。意再拜曰：『某微品也。而公爲之名字，榮踰萬金之賜。』劉相之鎮長沙，云一日登碧湘門納涼，幕官從焉。公呼意對。意曰：『某賤品也，安敢敵公之才。公有命，不敢拒。』爾時迤邐望江外湘渚間，竹屋茅舍，有漁者攜雙魚入脩巷，公相曰：『雙魚入深巷。』意對曰：『尺素寄誰家。』公喜，讚美久之。他日，又從公軒遊岳麓，歷抱黃洞望山亭吟詩，坐客畢和。意爲詩以獻曰：

真仙去後已千載，

此構危亭四望賒。

靈跡幾迷三島路，

凭高空想五雲車。

清猿嘯月千巖曉，

古木吟風一徑斜。

鶴駕何時還古里，江城應少舊人家。

公見詩愈驚歎，坐客傳觀，莫不心服。公曰：「此詩之妖也。」公問所從來，意哥以實對。公愴然憫之，意乃告曰：「意入籍驅使迎候之列有年矣，不敢告勞。今幸遇公，倘得脫籍爲良人箕帚之役，雖死必謝。」公許其脫。異日，詣投牒，公諾其請。意乃求良匹，久而未遇。會汝州民張正字爲潭茶官，意一見謂人曰：「吾得婿矣。」人詢之，意曰：「彼風調才學，皆中吾意。」張聞之，亦有意。一日，張約意會於江亭。于時亭高風怪，江空月明。陡帳垂絲，清風射牖，疎簾透月，銀鴨噴香。玉枕相連，繡衾低覆，密語調簧，春心飛絮。如仙葩之並蒂，若雙魚之同泉，相得之歡，雖死未已。翌日，意盡挈其裝囊歸張。有情者贈之以詩曰：

才識相逢方得意，

風流相遇事尤佳。

牡丹移入仙都去，

從此湘東無好花。

後二年，張調官，復來見。意乃治行，餞之郊外。張登途，意把臂囑曰：「子本名家，我乃娼類，以賤偶貴，誠非佳婚。況室無主祭之婦，堂有垂白之親，今之分袂，決無後期。」張曰：「盟誓之言，皎如日月，苟

或背此，神明非欺。『意曰：『我腹有君之息數月矣。此君之體也，君宜念之。』相與極慟，乃捨去。意閉戶不出，雖比屋莫見意面。既久，意爲書與張云：

陰老春回，坐移歲月。羽伏鱗潛，音問兩絕。首春氣候寒熱，切宜保愛。逆旅都輦，所見甚多。但幽遠之人，搖心左右，企望回轅，度日如歲。因成小詩，裁寄所思。茲外千萬珍重。

其詩曰：

瀟湘江上探春回，

消盡寒冰落盡梅。

願得兒夫似春色，

一年一度一歸來。

踰歲，張尙未回，亦不聞張娶妻，意復有書曰：

相別入此新歲，湘東地煖，得春尤多。溪梅墮玉，檻杏吐紅，舊燕初歸，煖鶯已囀。對物如舊，感事自傷。或勉爲笑語，不覺淚泠。數月來頗不喜食，似病非病，不能自愈。孺子無恙（意子年二歲），無煩流念。向嘗面告，固匪自欺。君不能違親之言，又不能廢己之好，仰結高援，其無口焉。或俯就微下，曲爲始終，百歲之恩，沒齒何報。雖亡若存，摩頂至足，猶不足答君意。反覆其心，雖禿十兔毫，罄三江楮，



亦不能口茲稠疊，上澆君聽。執筆不覺墮淚几硯中。鬱鬱之意，不能自已。千萬對時善育，無或以此爲至念也。短唱二闋，固非君子齒牙間可吟，蓋欲據情耳。

曲名極相思令一首：

湘東最是得春先，和氣煖如綿。清明過了，殘花巷陌，猶見鞦韆。對景感時情緒亂，這密意，翠

羽空傳。風前月下，花時永晝，灑淚何言。

又作長相思令一首：

舊燕初歸，梨花滿院，迤邐天氣融和。新晴巷陌，是處輕車轎馬，襖飲笙歌。舊賞人非，對佳時，一向樂少愁多。遠意沉沉，幽閨獨自顰蛾。正消黯無言，自感凭高遠意，空寄烟波。從來美事，因甚天教兩處多磨？開懷強笑，向新來寬卻衣羅。似恁地人懷憔悴，甘心總爲伊呵。

張得意書辭，情惊久不快，亦私以意書示其所親，有情者莫不嗟歎。張內逼慈親之教，外爲物議之非，更葦月，親已約孫貫殿丞女爲姻。定問已行，媒妁素定，促其吉期，不日佳赴。張回腸危結，感淚自零。好天美景，對樂成悲，凭高悵望，默然自己。終不敢爲記報意。踰歲，意方知，爲書云：

妾之鄙陋，自知甚明。事由君子，安敢深扣。一入閨幃，克勤婦道，晨昏恭順，豈敢告勞。自執箕帚，三改歲口。苟有未至，固當垂誨。遽此見棄，致我失圖。求之人情，似傷薄惡，揆之天理，亦所不容。業已許君，不可貽咎。有義則企，常風服於前書，無故見離，深自傷於微弱。盟顧可欺，則不復道。稚子今已三歲，方能移步。期於成人，此猶可待。妾囊中尚有數百緡，當售附郭之田畝，日與老農耕耨，別穰，臥漏復毳，鑿井灌園。教其子知詩書之訓，禮義之重。願其有成，終身休庇妾之此身，如此而已。其他清風館宇，明月亭軒，賞心樂事，不致如心久矣。今有此言，君固未信，俟在他日，乃知所懷。燕爾方初，宜君子之多喜，拔葵在地，徒向日之有心。自茲棄廢，莫敢凭高。思入白雲，魂遊天末。幽懷蘊積，不能窮極。得官何地，因風寄聲。固無他意，貴知動止。飲泣爲書，意緒無極。千萬自愛。

張得意書，日夕歎悵。後三年，張之妻孫氏謝世，湖外莫通信耗。會有客自長沙替歸，遇於南省書理間。張詢客意，哥行沒，客撫掌大罵曰：「張生乃木人石心也。使有情者見之，罪不容誅。」張曰：「何以言之？」客曰：「意自張之去，則掩戶不出，雖比屋莫見其面。聞張已別娶，意之心愈堅，方買郭外田百畝以自結，治家清肅，異議纖毫不可入。親教其子。吾謂古之李住滿女，不能遠過此。吾或見張，當唾

其面而非之。』張慚忸久之，召客飲於肆，云：『吾乃張生。子責我皆是，但子不知吾家有親，勢不得已。』客曰：『吾不知子乃張君也。』久乃散。張生乃如（七）長沙。數日，既至，則微服遊於肆，詢意之所爲。言意之美者不容刺口。默詢其鄰，莫有見者。門戶瀟灑，庭宇清肅。張固已惻然。意見張，急閉戶不出。張曰：『吾無故涉重河，跨大嶺，行數千里之地，心固在子。子何見拒之深也，豈昔相待之薄歟？』意云：『子已有室，我方端潔以全其素志。君宜去，無浼我。』張云：『吾妻已亡矣。曩者之事，君勿復爲念，以理推之可也。吾不得子，誓死於此矣。』意云：『我向慕君，忽遽入君之門，則棄之也容易。君若不棄焉，君當通媒妁，爲行吉禮，然後口敢聞命。不然，無相見之期。』竟不出。張乃如其請，納彩問名，一如秦晉之禮焉。事已，乃挈意歸京師。意治閨門，深有禮法，處親族皆有恩意，內外和睦，家道已成。意後又生一子，以進士登科，終身爲命婦。夫婦偕老，子孫繁茂。嗚呼，賢哉！（八）

（一）譚意歌傳見青瑣高議別集卷五。（二）英州，在今雲南。舊楚雄府境，唐置州。（三）潭州，即今湖南省城。

（四）蕘，手纖纖，茅之始生曰蕘，讀若啼。詩碩人「手如柔荑」。纖纖，細小也。（五）擗擗，通作嫋嫋，細弱也。（六）岳麓，

山名，在湘江上。（七）如，往也。（八）此傳以聯語詩詞函札錯綜成文，亦傳奇常例。末尾以二字作結，非復如樂史諸作

論斷之繁，略近唐人。

## 梅妃傳(一)

無名氏

梅妃姓江氏，莆田(二)人。父仲遜，世爲醫。妃年九歲，能誦二南；(三)語父曰：『我雖女子，期以此爲志。』父奇之，名曰采蘋。(四)開元中，高力士使閩粵，妃笄矣。見其少麗，選歸侍明皇，大見寵幸。長安大內，大明，興慶，三宮，東都大內，上陽兩宮，幾四萬人。自得妃，視如塵土。宮中亦自以爲不及。妃善屬文，自比謝女。(五)淡妝雅服，而姿態明秀，筆不可描畫。性喜梅，所居闌檻，悉植數株，上榜曰梅亭。梅開賦賞，至夜分尙顧戀花下不能去。上以其所好，戲名曰梅妃。妃有蕭，蘭，梨園，梅花，鳳笛，玻盃，剪刀，綺窗八賦。是時承平歲久，海內無事。上於兄弟間極友愛。(六)日從燕間，必妃侍側。上命破橙往賜諸王，至漢邸，潛以足躡妃履，登時退閣。上命連宣，報言適履珠脫綴，綴竟當來。久之，上親往命妃。妃拽衣迓上，言胸腹疾作，不果前也。卒不至，其恃寵如此。後上與妃鬪茶，顧諸王戲曰：『此梅精也。賜白玉笛，作驚鴻舞，一座光輝。鬪茶今又勝我矣。』妃應聲曰：『草木之戲，誤勝陛下。設使調和四海，烹飪鼎鼐，萬乘自

有心法，賤妾何能較勝負也。」上大悅。會太真楊氏入侍，寵愛日奪，上無疎意。而二人相疾，避路而行。上嘗方之英皇，(七)議者謂廣狹不類，竊笑之。太真忌而智，妃性柔緩，亡以勝。後竟爲楊氏遷於上陽東宮。後上憶妃，夜遣小黃門滅燭，密以戲馬召妃至翠華西閣，敍舊愛，悲不自勝。繼而上失寤，侍御驚報曰：「妃子已屈閣前，當奈何？」上披衣抱妃藏夾幙間。太真既至，問：「梅精安在？」上曰：「在東宮。」太真曰：「乞宣至。今日同浴溫泉。」上曰：「此女已放屏，無並往也。」太真語益堅。上顧左右不答。太真大怒曰：「肴核狼籍，御榻下有婦人遺鳥。夜來何人侍陛下寢，權醉至於日出不視朝？陛下可出見羣臣，妾止此閣以俟駕回。」上愧甚，拽衾向屏復寢曰：「今日有疾，不可臨朝。」太真怒甚，徑歸私第。上頃覓妃所在，已爲小黃門(八)送令步歸東宮。上怒斬之，遺鳥并翠鈿，命封賜妃。謂使者曰：「上棄我之深乎？」使曰：「上非棄妃，誠恐太真無情耳。」妃笑曰：「恐憐我則動肥婢情，豈非棄也。」妃以千金壽高力士，求詞人擬司馬相如爲長門賦，(九)欲邀上意。力士方奉太真，且畏其勢，報曰：「無人解賦。」妃乃自作樓東賦，略曰：

玉鑑塵生，鳳奩香殄。懶蟬鬢之巧梳，閑縷衣之輕練。苦寞寂於蕙宮，但凝思乎蘭殿。信標落之

梅花，隔長門而不見。況乃花心颺恨，柳眼弄愁，煖風習習，春鳥啾啾。樓上黃昏兮，聽鳳吹而回首。碧雲日暮兮，對素月而凝眸。溫泉不到，憶拾翠之舊遊。長門深閉，嗟青鸞之信修。憶太液清波，水光蕩浮，笙歌賞燕，陪從宸旒。奏舞鸞之妙曲，乘畫鷁之仙舟。君情繾綣，深致綢繆。誓山海而常在，似日月而無休。奈何嫉色庸庸，妒氣沖沖，奪我之愛幸，斥我乎幽宮。思舊歡之莫得，想夢著乎朦朧。度花朝與月夕，羞懶對乎春風。欲相如之奏賦，奈世才之不工。屬愁吟之未盡，已響動乎疎鐘。空長嘆而掩袂，躊躇步於樓東。

太真聞之，訴明皇曰：『江妃庸賤，以庾詞（一〇）宣言怨望，願賜死。』上默然。會嶺表使歸，妃問左右：『何處驛使來，非梅使耶？』對曰：『庶邦貢楊妃果實使來。』妃悲咽泣下。上在花萼樓，會夷使至，命封珍珠一斛密賜妃。妃不受，以詩付使者曰：『爲我進御前也。』詩曰：

柳葉雙眉久不描，  
殘粧和淚污紅綃。

長門自是無梳洗，  
何必珍珠慰寂寥。

上覽詩，悵然不樂。令樂府以新聲度之，號一斛珠，曲名始此也。後祿山犯闕，上西幸，太真死。及東

歸，尋妃所在不可得。上悲，謂兵火之後，流落他處。詔有得之，官三秩，錢百萬。搜訪不知所在。上又命方士飛神御氣，潛經天地，亦不可得。有宦者進其畫真，上言似甚，但不活耳。詩題於上曰：

憶昔嬌妃在紫宸，鉛華不御得天真。

霜綃雖似當時態，爭奈嬌波（一一）不顧人。

讀之泣下，命模像刊石。後上暑月晝寢，髣髴見妃隔竹間泣，含涕障袂，如花朦霧露狀。妃曰：「昔陛下蒙塵，妾死亂兵之手。哀妾者，埋骨池東梅株傍。」上駭然流汗而寤，登時令往太液池發視，不獲。上益不樂。忽寤溫泉池側有梅十餘株，豈在是乎？上自命駕令發視，纔數株得屍，裹以錦衾，盛以酒槽，附土三尺許。上大慟，左右莫能仰視。視其所傷，脅下有刀痕。上自製文誄之，以妃禮易葬焉。

贊曰：明皇自爲潞州別駕，以豪偉聞，馳騁犬馬鄠杜之間，與俠少游。用此起支庶，踐尊位，五十餘年，享天下之奉，窮奢極侈，子孫百數，其閱萬方美色衆矣。晚得楊氏，變易三綱，濁亂四海，身廢國辱，思之不少悔。是固有以中其心，滿其欲矣。江妃者，後先其間，以色爲所深嫉，則其當人主者，又可知矣。議者謂或覆宗，或非命，均其媚忌自取。殊不知明皇耄而伎忍，至一日殺三子，如輕斷螻蝻之

命。奔竄而歸，受制昏逆，四顧嬪嬙，斬亡俱盡，窮獨苟活，天下哀之。傳曰：『以其所不愛，及其所愛。』蓋天所以酬之也。報復之理，毫忽不差，是豈特兩女子之罪哉。

漢興，尊春秋，諸儒持公穀角勝負。左傳獨隱而不宣，最後迺出。蓋古書歷久始傳者極衆。今世圖畫美人把梅者，號梅妃，泛言唐明皇時人，而莫詳所自也。蓋明皇失邦，咎歸楊氏，故詞人喜傳之。梅妃特嬪御擅美，顯晦不同，理應爾也。此傳得自萬卷朱遵度家，太中二年七月所書，字亦端好。其言時有涉俗者。惜乎史逸其說，略加修潤，而曲循舊語，懼沒其實也。惟葉少蘊與予得之，後世之傳，或在此本，又記其所從來如此。(一二)

(一)梅妃傳，唐代叢書作唐曹鄴撰，非也。原文見說郛卷三十八，又見顧氏文房小說，說郛本較長。(二)莆田，今福建莆田縣，故城在今縣治東南。(三)二南謂詩中周南、召南。(四)采蘋，召南之一章，詩序云：「大夫妻能循法度也。」

(五)謝女，謂東晉謝安姪女道韞，王凝之妻也。(六)唐玄宗曾在宮中西偏建花萼相輝之樓，時時登之，聞諸王作樂，必亟召升樓。又嘗與諸王共覆大被，最篤友愛之情。(七)英皇謂舜之二妃，娥皇、女英也。(八)小黃門，宦者之稱。(九)

漢武陳皇后失寵，退居長門宮，賂司馬相如作長門賦，武帝見而傷之，復得親幸。(一〇)庾詞，隱語也。(一一)嬌波，謂女子嬌美之眼色。(一二)案：朱遵度卒于景德(宋真宗年號)四年，葉少蘊爲紹聖(宋哲宗年號)四年進士，年代遠不相及，少蘊何從得遵度書，此跋語殊不足信。



## 李師師外傳（一）

無名氏

李師師者，汴京東二廂永慶坊染局匠王寅之女也。寅妻既產女而卒，寅以菽漿代乳乳之，得不死。在襁褓（一）未嘗啼。汴俗，凡男女生，父母愛之，必爲捨身佛寺。寅憐其女，乃爲捨身寶光寺。女時方知孩笑。一老僧目之，曰：『此何地，爾乃來耶？』女至是，忽啼。僧爲摩其頂，啼乃止。寅竊喜，曰：『是女真佛弟子。』爲佛弟子者，俗呼爲師，故名之曰師師。

師師方四歲，寅犯罪繫獄死。師師無所歸，有倡籍李姥者收養之。比長，色藝絕倫，遂名冠諸坊曲。徽宗皇帝卽位，好事奢華，而蔡京（二）章惇（四）王黼（五）之徒，遂假紹述爲名，勸帝復行青苗諸法。長安中粉飾爲饒樂氣象。市肆酒稅，日計萬緡。金玉繒帛，充溢府庫。於是童貫（六）朱勔（七）輩，復導以聲色狗馬，宮室苑囿之樂。凡海內奇花異石，搜采殆徧。築離宮於汴城之北，名曰艮嶽，帝般樂其中。久而厭之。更思微行爲狎邪遊。內押班張迪者，帝所親倖之寺人也。未宮（八）時，爲長安狎客，往來諸

坊曲，故與李姥善。爲帝言隴西（九）氏色藝雙絕，帝心豔焉。（一〇）翼日，命迪出內府紫茸二匹，霞氍二端，瑟瑟珠二顆，白金二十鎰，詭云大賈趙乙，願過廬一顧。姥利金幣喜諾。暮夜，帝易服雜內寺四十餘人中，出東華門二里許，至鎮安坊。鎮安坊者，李姥所居之里也。帝麾止餘人，獨與迪翔步而入。堂戶卑庳，姥出迎，分庭抗禮，慰問周至。進以時果數種，中有香雪藕，水晶蘋婆，而鮮棗大如卵，皆大官所未供者。帝爲各嗜一枚。姥復款洽良久，獨未見師師出拜。帝延佇以待。

時迪已辭退，姥乃引帝至一小軒，堯（一一）几臨窗，縹緗（一二）數帙，窗外新篁，參差弄影。帝倚然兀坐，意興閒適，獨未見師師出侍。少頃，姥引帝至後堂，陳列鹿炙雞酢，魚膾羊臠等肴，飯以香子稻米。帝每進一餐，姥侍傍款語多時，而師師終未出見。帝方疑異，而姥忽復請浴，帝辭之。姥至帝前耳語曰：『兒性好潔，勿忤。』帝不得已，隨姥至一小樓下，漏室中，浴竟，姥復引帝坐後堂，肴核水陸，盃盞新潔，勸帝歡飲，而師師終未一見。良久，姥纔執燭引帝至房。帝褰帷而入，一燈熒然，而絕無師師在。帝益異之，爲倚徙几榻間。又良久，見姥擁一姬，珊珊而來，淡妝不施脂粉，衣絹素，無豔服。新浴方罷，嬌豔如出水芙蓉。見帝意似不屑，貌殊倨，不爲禮。姥與帝耳語曰：『兒性頗愎，勿怪。』帝於燈下凝睇物色之，幽

姿逸韻，閃爍驚眸。問其年，不答。復強之，乃遷坐於他所。姥復附帝耳曰：『兒性好靜坐，唐突弗罪。』遂爲下幃而出。師師乃起解玄絹褐襖，衣輕綈，捲右袂，援壁間琴，隱几（二三）端坐，而鼓平沙落雁之曲。輕攏慢撚，流韻淡遠，帝不覺爲之傾耳，遂忘倦。比曲三終，雞唱矣。帝亟披帷出，姥聞亦起。爲進杏酥飲，棗糕，餠飴諸點品。帝飲杏酥杯許，旋起去。內侍從行者，皆潛候於外，卽擁衛還宮。時大觀三年八月十七日事也。姥私語師師曰：『趙人禮意不薄，汝何落落乃爾？』師師怒曰：『彼賈奴耳，我何爲者！』姥笑曰：『兒強項，（一四）可令御史裏行。』已而長安人言籍籍，皆知駕幸隴西氏。姥聞大恐，日夕惟涕泣，泣語師師曰：『洵是夷吾族矣。』師師曰：『無恐。上肯顧我，豈忍殺我。且疇昔之夜，幸不見逼，上意必憐我。惟是我所竊自悼者，實命不猶，流落下賤，使不潔之名，上累至尊，此則死有餘辜耳。若夫天威震怒，橫被誅戮，事起佚遊，上所深諱，必不至此，可無慮也。』

次年正月，帝遣迪賜師師蛇跗琴。蛇跗琴者，琴古而漆黝，則有紋如蛇之跗，蓋大內珍藏寶器也。又賜白金五十兩。三月，帝復微行如隴西氏。師師仍淡裝素服，俯伏門階迎駕。帝喜，爲執其手令起。帝見其堂戶忽華敞，前所御處，皆以蟠龍錦繡覆其上。又小軒改造傑閣，畫棟朱闌，都無幽趣，而李姥見

帝至，亦避匿。宣至，則體顛不能起，無復向時調寒送暖情態。帝意不悅，爲霽顏，以老娘呼之，諭以一家子，無拘畏。姥拜謝，乃引帝至大樓，樓初成，師師伏地，叩帝賜額。時樓前杏花盛放，帝爲書醉杏樓三字賜之。少頃置酒，師師侍側，姥匍匐傳樽爲帝壽。帝賜師師隅坐，（一五）命鼓所賜蛇跗琴，爲弄梅花三疊。帝銜杯飲聽，稱善者再。帝見所供肴饌器皿，皆龍鳳形，或鏤或繪，悉如宮中式，因問之，知出自尙食房廚夫手，姥出金錢倩製者。帝亦不憚，諭姥今後悉如前，無矜張顯著。遂不終席，駕返。帝嘗御畫院，出詩句試諸畫工。中式者歲間得一二。是年九月，以『金勒馬嘶芳草地，玉樓人醉杏花天』名畫一幅，賜隴西氏；又賜藕絲燈，煖雪燈，芳苡燈，火鳳銜珠燈各十盞；鸕鷀盃，琥珀盃，琉璃盃，鏤金偏提，各十事；月團鳳團蒙頂等茶百斤；飴飴寒具銀餠餅數盒，又賜黃白金各千兩。時宮中已盛傳其事，鄭后聞而諫曰：『妓流下賤，不宜上接聖躬。且暮夜微行，亦恐事生叵測。願陛下自愛。』帝頷之。閱歲者再，不復出。然通問賞賜，未嘗絕也。

宣和二年，帝復幸隴西氏，見懸所賜畫於醉杏樓，觀玩久之。忽回顧見師師，戲語曰：『畫中人乃呼之竟出耶？』即日賜師師辟寒金鈿，映月珠環，舞鸞青鏡，金虬香鼎，次日。又賜師師端谿鳳味硯，李

廷珪墨，玉管宣毫筆，刻谿綾紋紙。又賜李姥錢百千緡。迪私言於上曰：『帝幸隴西，必易服夜行，故不能常繼。今良嶽離宮東偏，有官地表延二三里，直接鎮安坊。若於此處爲潛道，帝駕往還殊便。』帝曰：『汝圖之。』於是迪等疏言：『離宮宿衛人，向多露處。臣等願捐貲若干，於官地營室數百楹，廣築圍牆，以便宿衛。』帝可其奏。於是羽林巡軍等，布列至鎮安坊止，而行人爲之屏迹矣。四年三月，帝始從潛道幸隴西，賜藏鬪（一六）雙陸等具，又賜片玉棋盤，碧白二色玉棋子，畫院宮扇，九折五花之簾，鱗文蓍葉之蓆，湘竹綺簾，五綵珊瑚鈎。是日帝與師師雙陸不勝，圍棋又不勝，賜白金二千兩。嗣後師師生辰，又賜珠鈿金條脫各二事，璣珩一篋，毳錦數端，鸞毛繒翠羽緞百匹，白金千兩。後又以減遼慶賀，大賚州郡，加恩宮府。乃賜師師紫綃絹幕，五綵流蘇，冰蠶神錦被，卻塵錦褥，鈎金千兩；良醞則有桂露流霞香蜜等名。又賜李姥大府錢萬緡。計前後賜金銀錢繒帛器用食物等，不下十萬。帝嘗於宮中集宮眷等讌坐，韋妃私問曰：『何物李家兒，陛下悅之如此？』帝曰：『無他。但令爾等百人，改豔裝，服玄素，令此娃雜處其中，迴然自別。其一種幽姿逸韻，要在色容之外耳。』

無何，帝禪位，自號爲道君教主，退處太乙宮，佚遊之興，於是衰矣。師師語姥曰：『吾母子嬉嬉，不

知禍之將及。』姥曰：『然則奈何？』師師曰：『汝第勿與知，唯我所欲。』

是時金人方啓釁，河北告急。師師乃集前後所賜金錢，呈牒開封尹，願入官助河北餉。復賂迪等，代請於上皇，願棄家爲女冠。上皇許之，賜北郭慈雲觀居之。未幾，金人破汴，主帥鬪嬾索師師云，金主知其名，必欲生得。乃索累日不得。張邦昌等爲蹤迹之，以獻金營。師師罵曰：『吾以賤妓，蒙皇帝眷，寧一死無他志。若輩高爵厚祿，朝廷何負於汝，乃事事爲斬滅宗社計。今又北面事魏虜，冀得一當爲呈身之地。吾豈作若輩羔雁贄耶？』乃脫金簪自刺其喉，不死，折而吞之，乃死。道君帝在五國城，知師師死狀，猶不自禁其涕泣之洑瀾也。

論曰：李師師以娼妓下流，猥蒙異數，所謂處非其據矣。然觀其晚節，烈烈有俠士風，不可謂非庸中佼佼（一七）者也。道君奢侈無度，卒召北轅之禍，宜哉。

「道君北狩，在五國城，或在韓州，凡有小小凶吉喪祭節序，北人必有賜賚。一賜必要一謝表。北人集成一帙，刊在推場中傳寫，四五十年。士大夫皆有之。余曾見一本，更有李師師小傳，同行於時。

道君幸李師師家，偶周邦彥先在焉。知道君至，遂匿於床下。道君自攜新橙一顆云：『江南初進

來。』遂與師師諛語。邦彥悉聞之，隲括成少年遊云：『并刀如水，吳鹽勝雪，殲手破新橙。』復云：『城上已三更，馬滑霜濃，不如休去，直是少人行。』李師師因歌此詞。道君問誰作，李師師奏云：『周邦彥詞。』道君大怒，坐朝宣諭蔡京云：『開封府有監稅周邦彥者，聞課額不登，如何京尹不案發來？』蔡京罔知所以，奏云：『容臣退朝，呼京尹叩問，續得復奏。』京尹至，蔡以御前聖旨諭之。京尹云：『惟周邦彥課額增羨。』蔡云：『上意如此，只得遷就將上。』得旨，周邦彥職事廢弛，可日下押出國門。隔一二日，道君復幸李師師家，不見李師師。問其家，知送周監稅。道君方以邦彥出國門爲喜。既至，不遇，坐久至更初，李始歸。愁眉淚睫，憔悴可掬。道君大怒云：『爾往那裏去？』李奏：『臣妾萬死，知周邦彥得罪，押出國門，略致一杯相別，不知官家來。』道君問：『曾有詞否？』李奏云：『有蘭陵王詞。』今柳陰直者是也。道君云：『唱一徧看。』李奏云：容臣妾奉一杯，歌此詞爲官家壽典終。道君大喜，復召爲大晟樂正，後官至大晟樂樂府侍制。邦彥以詞行，當時皆稱美成詞。殊不知美成文筆，大有可觀。作汴都賦，如箋奏雜著，皆是傑作。可惜以詞掩其他文也。當時李師師家有二邦彥，一周美成，一李士美，皆爲道君狎客，士美因而爲宰相。吁，君臣遇合於倡優下賤之家，國之安危治亂，可想而知矣！（一八）

- (一) 李師師外傳見琳瑯祕宣叢書。(二) 襁褓，乃繡紉之屬，用以裹嬰兒者也。(三) 蔡京，字元長，仙遊人，熙寧進士。紹聖初，權戶部尚書，徽宗時，因童貫以進，累遷左僕射。(四) 章惇，字子厚，浦城人。王安石賞其才，其後力排元祐黨人者。(五) 王黼，字時明，與蔡京黨比，欽宗時，誅死。(六) 童貫，字延輔，開封人。以平方臘功，授太師，轉廣臨郡王，金兵南下，貫奔入都，遂謫，後亦受誅。(七) 朱勔，南安人。徽宗好花石，勔搜東南珍異，稱爲「花石綱」，擾民騷州郡，爲害凡二十年。(八) 宮爲五刑之一，其法去男子之勢也。(九) 李氏族望爲隴西，故以稱李氏。(一〇) 翼，俗作翌，謂次日也。(一一) 堯，俗作棐，書案也。(一二) 縹緗，古人以帛爲書卷，色或淺黃，或青白。(一三) 隱几，卽憑几之謂。(一四) 強項，剛不能屈之義。後漢書：「董宣爲洛陽令，殺湖陽公主蒼頭，光武使小黃門持宣使謝主，宣兩手據地不肯俯，帝敕曰：強項令出！」(一五) 隅坐，謂一旁侍坐也。(一六) 藏圖，行圖進酒之法，雙陸爲古博具。(一七) 後漢書：「卿所謂鐵中錚錚，庸中佼佼矣。」佼佼，美好也。(一八) 「論曰」以下，並非正文。「道君幸李師師家，偶周邦彥先在焉。」一節，見張端義貴耳集。



# 附錄

## 讀稗偶記

錄有關於本書者二十五則

盧前

## 枕中記

汪辟疆曰：「唐時佛道思想，遍播士流，故文學受其感化，篇什尤多。枕中記於短夢中忽歷一生，其間榮悴悲懽剎那而盡，轉念塵世實境，等類齊觀，出世之想，不覺自生，影響所及，逾於莊列矣。」前案：四部所分，小說隸「子」。此蓋取其作意，與「子」爲同；若言其體，應屬諸「史」，而文筆鋪陳，實出於「賦」。傳奇文爲小說之一體，其結構較「平話」與後來之「章回體」不同；而融理於情，以事實暗示人生各面則一也。此記主腦在一「適」字，生之初見呂翁曰：「吾此苟生耳，何適之謂。」

生既夢覺，呂翁乃謂之曰：「人生之適，亦如是矣。」適者不適，不適則適，作者於此立論，雖不必方駕莊周，視列禦寇故無不合也。

### 謝小娥傳

余讀樂府詩愛秦女休行，謝小娥傳者，傳奇文中之秦女休行也。傳奇所傳，多不近實；此傳獨異，何也？正史據以立傳也。然此傳終是傳奇文，與史傳不同；何也？爲表示小娥之義烈，故爲鋪張也。夢中之謎，報仇之狀，削髮之行；作者以自身牽入，宜其所述，易於動人。乃作者本春秋之義，爲錄之以爲旌美，不免拘於士夫之習已！

### 馮媼傳

「宵話徵異，各盡見聞，」是此傳之造，非關創作，不過敘所聞於高鉞之言。敘所聞之故事，又何足以稱傳奇文也？雖然，此傳固非屢敘此故事已耳。其寫梁女之泣，二老人之咕囁，與縣東甲第人物

紛然相對稱，不獨使人有幽明異路，夫婦乖違之感，於董江膠續，隱寓悲喟；終以董江罪馮媼爲妖妄，則又最近常理。後來夜雨秋燈之錄，本是傳者不可勝計，卽論文章技巧，視此不如。

### 南柯太守傳

南柯與枕中情事相類。所異者此傳中將蟻人化，以一切人間榮華名位，下至宮臺器物之美，悉歸諸此區區之蟻。小者大之，正所以以小視大；則所謂人間世者不過集無數量之可憐蟲而已。枕中所敘是幻境，南柯所敘亦是幻境；一則出於心中思想，一則使之眼中見證；而「蟻聚何殊」之歎，戒「天壤名位」之驕，較枕中多一層諷諫之義。湯臨川以之登紅氍毹上，正有取於是耳。

### 柳毅傳

明胡應麟二酉拾遺有云：「唐人小說如柳毅傳書洞庭事，極妄誕不根，文士亟當唾去，而詩人往往好用之。夫詩中用事，本不論虛實，然此事特誑而不情，造言者至此，亦橫議可誅者也。何仲默每

戒人用唐宋事，而有一應井潮深柳毅祠」之句，亦大鹵莽。今特拈出，以爲學詩之鑒。黎惟敬本學仲默詩，而與余遊西山玉龍洞，有一對書誰識洞庭君」之句。暗用柳毅而不露，而語獨奇俊，得詩家三昧。總之不如不用爲善，然二君用事，偶經意不經意耳。」又云：「唐人傳奇小傳，如柳毅、陶峴、紅綫、虬髯客諸篇，撰述濃至，有范曄李延壽之所不及。」其自家議論矛盾如此。然「妄誕不根」「撰述濃至」正傳奇之本色也。以評柳毅傳尤爲正確。范李本史家，史傳與傳奇，各異其體，比擬爲不倫；至詩中可否用唐宋事實，則另一問題，茲不論。

### 霍小玉傳

胡應麟曰：「唐人小說紀閨閣事，綽有情致。此篇尤爲唐人最精采動人之傳奇，故傳誦弗衰。」杜甫少年行有云：「董衫年少宜來數，不見堂前東逝波。」大歷中，甫正在蜀，想有好事傳去，遂作此詩。案此傳特色，在暗寫李益心理，如「驚躍神飛」「寐懼不諧」「大愆四期」「感物傷人」以成線索，自相連貫。小玉對話，罔不精妙。余昔年嘗戲謂：世說與唐稗，爲說話範本。世說多鶴鳴，唐稗多

鶯啼。此傳中小玉之言，無一語不宛轉滴的圓也。

## 李娃傳

白行簡爲樂天之弟，又與公佐友善，故亦善於文辭。俞理初癸巳存稿十四，有李娃傳一條，評云：「本筆極工。」顧此傳之長，不在文筆，以其故事最能深入民間，諺所謂：「敗子回頭金不換」者，鄭生適足爲其典型人物。其後生之成功，乃由平康一妓，婦人操烈，轉在句闌，行簡之作，其有刺於當時之婦教乎？薛近兗本此作繡襦記，鄭元和和流爲乞丐之際，高唱醜齋醉太平曰：「鄭元和和俺當日拜爲師，」余嘗引爲笑談。理初嘗以此傳爲長安圖志及北里志言坊曲之佐證，此又爲供談掌故者之資料矣。

## 長恨歌傳

余嘗謂楊玉環馬嵬亭之賜死，在玄宗爲理智與情感交戰之結果。謂之愛江山不愛美人可也。

陳鴻此傳與樂天之詩，皆割取情感之片斷，以反映其賜玉環死爲不得已！此爲人類性天之事，然爲國家終不免爲理智所制服。若在今日，當從理智著眼以表現玄宗之能「自我犧牲」就文體論，「反袂掩面，」「三載一意，」與求方士致神，則皆傳奇文應有之筆，爲得體也。

### 東城老父傳

陳大亮有開元升平源，此傳之作，猶其意也。末節，賈昌論開元之理亂，約而言之，有四端：一，邊將惟知輸供後宮之玩好。二，民食之調整，與民兵之無常制。三，取士任官，不以宏詞拔萃。四，北胡與本國通婚，服履多從胡制，是少年已有胡心。余每讀其文，撫今感昔，每不能自己。讀是傳者，無但責諸鬪雞走馬之事，其要故著於後篇。

### 異夢錄

沈下賢所著傳奇文，最爲綺豔。異夢錄與李公佐馮媪傳情事相類，而下賢狀女以高鬟長眉，穿

插以春陽曲，筆致絕美。重以王炎一節，益使情事迷離，然其中必有所指，或亦與秦夢同意耳。

### 秦夢記

此記托秦弄玉事，疑暗指主家。唐代公主每多隱事，下賢故出之以幽渺，而文章頑艷，直是傳奇文家之溫李。義山有擬沈下賢詩：「千二百輕鸞，春衫瘦著寬。倚風行稍急，含雪語應寒。帶火遺金斗，兼珠碎玉盤。河陽看花過，曾不問潘安。」馮浩之註，引下賢此文，亦云：疑暗詠主家事。惜無左證耳。

### 湘中怨解

廣韋敖樂府，而有此作，蓋所以「應其詠」者，爲傳奇文之別體，猶陳大亮長恨歌傳也。汜人之稱，雅近龍女，事亦略同；使有本事，疑亦秦夢之類。下賢諸作，惟馮燕寫豪俠，餘恐不外乎此也。

### 虬髯客傳

汪辟疆考虬髯客傳與史實不合者三：「一，李靖於高祖未定京師之先，無交文皇之理。二，煬帝幸江都時，楊素已先卒十一年。三，扶餘非國名，乃高麗之一城，位中國東北，非東南也。」前案：唐人行卷，有用傳奇文者。此傳不過張文皇之威德，非果有虬髯其人也。南部新書：「太宗文皇帝虬鬚上可挂一弓。」酉陽雜俎亦云：「太宗虬鬚，常戲張弓矢。」杜甫詩：「虬鬚似太宗。」是虬髯亦文皇，作者故分離之爲二人耳。傳中次第出一人物，必用精警文字以點醒之。寫人之技巧，爲傳奇文中之最工者。

### 柳氏傳

許堯佐所作柳氏傳，以所敘韓翃爲詩人，故孟棻本事詩錄入情感卷中。但事同文異，如傳中所敘相待道政里門一節，較孟文「明日，如期而往，」厓「終身永訣」一語盡之者，則傳奇與詩話文體之殊可見焉。

### 無雙傳



胡應麟莊嶽委談：「王仙客事大奇而不情，蓋潤飾之過。或烏有無是之類不可知。」案：范攄雲溪友議所敘崔郊事與之類。據與薛調同爲咸通時人。各據所聞，筆諸篇籍，疑薛直取向來豔傳之無雙附會其事，此又傳奇文嗜奇之習，故不必求其切近人情也。

### 崑崙奴傳

寫紅綃與崔生是賓，磨勒是主。吾友鄭振鐸乃謂崑崙云者，是非洲尼格羅人。裴氏外，唐賢筆下常及之，殆以胸中磊塊借一理想中外域之人以澆之，亦今人「逃避」之謂也。日本鹽谷溫以此傳之豔麗，比諸會真記，殊非稿論。

### 懶殘傳

袁郊此傳，可謂傳奇文中之神仙道化科也。啗芋一段，故神其相人之術，爲通篇主腦。左右，則伏下文虎啣之結局。篇幅雖短，章法井然。後世小說，每以此爲張本，不獨爲詞章家習用之典實也。

## 王榭傳

往余註謝疊山唐詩絕句，亦摘舉劉斧此傳附夢得金陵五詠詩後。青瑣高議所記多似此，如韓湘度叔事，稱述至今不衰。斧之所作，蓋皆「傳說」之類也。唐代傳奇文作者每幻造故事以寫其意，此故事雖迹近幻造，而作意特少；此其所以不能登上乘也。至於筆端描畫，如「雨洗嬌花，露沾弱柳」之喻，刻意學下賢輩之口吻；又以夢得烏衣巷詩作結，以證「王榭之事非虛」，無違傳奇之體。要亦一時作者，惜胸懷略隘，貪增卷帙，不能精勁耳。

## 劍客記

師亮之寫黃鬚，極意效杜光庭之狀虬髯客，逆旅相見，席地環坐情景，何其似風塵三俠相聚一堂時也！然黃鬚畢竟非其人，後半所敘，雖未能曲折盡致，而此故事之演進，自然可採；後來小說若儒林外史之書張鐵臂等悉本諸此。「素善鍛者」一語，妙如畫龍點睛，惟「書之者」以下，在師亮自

述作意，然終不免蛇足之誚。

### 潘辰傳

余嘗謂記事與傳奇不盡同，傳奇雖亦記事者，然記事外，尙有一「事外之事」，讀者要知言外之意，斯爲得耳。正儀之江淮異人錄，錄此人盡此事而已，是尋常記事文而非傳奇之正宗也。是開蒲松齡聊齋志異一派筆記者，傳奇文之作意至是而漸失矣。

### 綠珠傳

樂子正既自述其作綠珠傳之意，曰：「今爲此傳，非徒述美麗，窒禍源，且欲懲戒辜恩負義之類也。」蓋子正身爲史官，故於文中鉤勒穿插，悉本史法。敘越俗命名與白州河流，無唐稗誇張之習；而「噫」及「悲夫」兩結束處，亦合史傳之體。然垂誠篇末，終嫌辭費；不能使讀者於文中自求之，曉然惟恐不知其命意所在，以視唐賢，瞠乎後已！周樹人（魯迅）乃謂垂誠亦如唐人，而增其嚴冷，

是宋人之積習。吁，是烏得謂爲知言！

### 楊太真外傳上下兩卷

子正此作，多拾舊文；探明皇雜錄，開天傳信記，長恨歌傳，西陽雜俎，安祿山事蹟諸篇，排比貫串，遂成外傳。在傳奇文中爲輯錄之楷模，亦史家之手法；卽論剪裁，頗足取則。在子正本爲著述之餘事，然可以徵傳奇之作，要在博覽；其太平寰宇記引書都一百數十種，偶爲小說家言，宜其詳贍若是。

### 譚意歌傳

意哥之名，辛文房嘗於唐才子傳中及之：顧無事跡。此文所述，當係秦子復自家結構，不過竊用其名而已。卽此一端，大是唐人作意，惜無甚寄托，遂使辭意蕪劣，然其規撫唐人，故煞費苦心也。周樹人小說史略謂其「托之古事，不敢及近，由士習拘謹所致。」是傳奇之體爲然，不能爲子復病也。

## 梅妃傳

以梅妃傳與長恨歌傳較，可知唐宋兩代傳奇之異。濃情異采，此文不如陳鴻，然宛曲襯托，簡潔峭勁，視長恨亦無愧色。顧太真尙有本事，梅妃實無其人；則所敘不能同一法則，亦其宜也。

## 李師師外傳

錢遵玉讀書敏求記謂：「吳郡錢功甫祕冊藏有李師師小傳，牧翁曾言懸百金購之而不獲者。偶聞邑中蕭氏有此書，急假錄一冊，文殊雅潔，不類小說家言。」未知小傳抑卽此外傳否。記敘祕聞，流傳掌故，自可羽翼史書，然寫宮室之美，顏色之盛；與夫李姥耳語，瑣屑絮陳，又烏能不謂之小說！三月微行一節，寫師師母女情態，與前段「長安人言籍籍」遙接，金聖歎論水滸可謂「草蛇灰線法」者，非歟？



中華民國九拾玖年玖月拾日
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初版  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四月三版

(30326)

中學國文補充  
讀本第一集  
唐宋傳奇選一冊

定價國幣叁元

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

選註者 盧 冀 野

發行人 朱 經 農  
上海河南中路

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 
商務印書館

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 
各地

版權所  
翻印必究

國家圖書館



001707699



籍